

NOBEL

LITERARY WINNERS'

PRIZE SERIES

1904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伟大的牵线人

〔西班牙〕埃切加赖

（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沈石岩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伟大的牵线人

[西班牙]何塞·德·埃切加赖
(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沈石岩译

漓江出版社



何塞·埃切加赖（1832—1916）

（19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 2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骏、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AK69:13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贵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彬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 8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子挂林

• 译本前言 •

不是傻气十足就是品德圣洁

沈石岩

艰辛的童年与科学家的起步(1832—1868)

1832年3月19日，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出生在马德里城的尼尼澳大街。父亲何塞·埃切加赖是萨拉戈沙人。母亲堂娜·马努埃拉·德·埃伊萨吉雷是阿兹科提尔人。埃切加赖这个姓是巴斯克人的姓。他的父亲是位医生，但是主顾很少。而且他对医学也没有什么兴趣，于是边行医边在中学兼课讲授植物学，以便补充家庭经济收入之不足。五岁前埃切加赖是在马德里度过的。以后随父亲迁到木尔西亚城。埃切加赖在父亲任教的中学学习，各门课程都是优秀。不过他最喜欢理科。一次在拉丁文课堂上，由于一个顽皮的同学

的过错，老师罚了全班同学下跪，当然埃切加赖也在其中。他对这种不公正的体罚十分不满，这是他学习生涯中受到的唯一一次惩罚。课后，他常用纸叠成军队士兵做游戏或是外出放风筝，要么就大量阅读小说。这些感人的小说情节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中悬念的设置给予了极大的启迪。

在木尔西亚居住的童年时代，他有一件绿色连衣裤，小得穿起来难受，遮住双臂就不能盖住双脚。他把它看成是对自己自由的一种束缚，后来终于丢弃不再穿了，而这一天恰恰是玛丽亚·克里斯蒂娜^①这个时期发生了争夺王位的第一次卡洛斯战争。被废黜、埃斯帕特罗^②上台摄政的日子。他梦想西班牙也会像他摆脱那件绿衣裤一样，有朝一日成为自由的国家。

另一个童年的经历也足以说明埃切加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舞刀弄枪的戏剧场景。在木尔西亚他经受过可怕的内战洗礼，那种当时让人习以为常的残酷场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随着年代推移、岁月流逝，他的脑海里流血的场面最终化作戏剧舞台上的一幕幕高潮。

^①玛丽亚·克里斯蒂娜(1808—1878)。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第四任妻子。国王死后，由于接班人伊莎贝尔女王二世尚未成年，由母后摄政(1833—1840)。

^②埃斯帕特罗(1793—1879)，维多利亚公爵，西班牙将军，1833年支持立伊莎贝尔为国王并与卡洛斯党的军队作战，1841年逼迫克里斯蒂娜将摄政权让给他。

埃切加赖一直对数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初次接触立体几何，就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从此兴趣大增。任何数学问题都难不倒他。当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中学学业，选择大学志向时，父亲问他对什么专业感兴趣。“我想当土木工程师。”父亲听后很吃惊地对他说：“孩子，你想过没有，工程师这一行是最难学好的专业。”埃切加赖说：“我知道，但是我要学习最需要的专业，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父亲犹豫道：“但是，这是一个开支很大的专业，你知道，咱们又不是富人。”埃切加赖很有信心地说：“其他专业的开支也不会比它少多少，在马德里的开支对什么专业都一样，我可以住在最便宜的公寓里，如果可能，我还可以给低班的学生补习功课，增加收入。”父亲望着儿子渴望答复的表情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他的父母一心希望他成为神父，而毫不考虑他的个人兴趣。为了不违背父意，他进了神学院，最后还是从神学院逃了出来，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谋生的出路。不，绝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了。他想要当工程师，那就相信他一定能完成自己的诺言，好心的父亲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848 年夏，埃切加赖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马德里，住进一家最便宜的公寓，准备入学考试。一切安排就绪后，父

亲又嘱咐了一番才放心地回到木尔西亚。埃切加赖开始了大学预科生活，健康的体魄使他能坚持学习，从未缺课，也能忍受公寓提供的劣质饭菜。尽管他日益消瘦，但很结实。他口袋里总是塞满栗子，常常边走边嚼，借以充饥。在准备报考工学院的这一年里，他每天都与书本为伍，甚至很少求教辅导老师，以便培养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被工学院录取后成为住宿生，自然学校的伙食比小客栈的包伙要好，虽然无需再吃栗子充饥了，但已经养成吃栗子的癖好。

早在木尔西亚的时候，他就对戏剧产生了兴趣，看过不少戏剧演出，还在小朋友家扮演过独幕喜剧《买雷那的集市》中的一个角色。他兴趣十足地扮演角色，排练剧本，但并不满足于做个业余演员，认为这不是他的归宿。他在马德里学习，只要有可能就去看戏，有时囊空如洗，只好把买栗子的钱用来买戏票，从而有机会观看一些由著名演员参加的首场演出。他特别崇拜塔马约·巴乌斯^①。《疯狂的爱情》《安赫拉》《玻璃屋顶》等都是他最喜爱的剧目。这时来自厄斯特列马杜拉的年轻人阿德拉多·洛佩斯·德·阿亚拉^②，在马德里写了一个剧本《国务活动家》，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搬上舞台，最后在内务大臣圣·路易斯伯爵的关怀下于 1851 年 1 月 25

^①塔马约·巴乌斯(1829—1898)，西班牙戏剧家。

^②洛佩斯·德·阿亚拉(1828—1879)，西班牙戏剧家。

日在西班牙剧场首场演出。埃切加赖非常想去看，只好冒着受宿舍学监惩罚的危险，偷着去了剧场。这是埃切加赖唯一的一次触犯校规。

1853 年，他以极为优异的成绩从土木工程学院毕业，同年 9 月，被派往格拉纳达任助理工程师，1854 年初方启程上任，后又派往阿尔梅里亚城的公路局工作。由于养路工作轻松，他经常在俱乐部阅读荷马、巴尔扎克的作品。他既不靠后台也不靠推荐，仅凭自己的本事，于 1856 年被调回母校土木工程学院教书。23 岁时他被任命为该校秘书，从此开始了为期十五六年的教师生涯。他 25 岁成家，膝下生有一女，但靠教师的工资无法维持家庭生计。这时他开办了一家补习学校，报名学习的学生很多。补校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财源，不仅维持了生计而且还颇有结余。尽管生活节奏紧张，但他是一位已经习惯于超负荷工作的人。学校校长认为这一双重职业是伤风败俗之举，可是当时所有教师都从事第二职业，校长只得睁一眼闭一眼，而唯独对身为学校秘书的埃切加赖寸步不让。埃切加赖只得向上级领导——公用局局长提出辞呈，校长闻讯后立即谒见局长请求协助挽留埃切加赖，因为埃氏是学校里最好的教师，是“学校的灵魂”。经局长说服后，埃切加赖以大局为重毅然关闭补校，重返讲

台。此后不久，西班牙第一批企业家中的萨拉曼卡侯爵在意大利投资建筑铁路，知道埃切加赖是位少有的优秀工程师。他专程登门拜访埃切加赖并以高于埃氏十倍年俸（一万八千雷亚尔）的重金聘请他出山。校方以学校需要他，西班牙也需要培养工程师为理由再次挽留他。埃切加赖也就谢绝了这一待遇丰厚的聘请。在工作中他潜心研究工程科学，讲授数学、力学、几何学和水利学等课程，同时，撰写科普文章、技术性论文，还出版了一部西班牙数学史。他的科普作品深入浅出，清晰明了，且具有文学价值。后来在 1883 年，他还出版了题为《现代物理学理论：材料力学》的学术著作。同时，他也压抑不住对戏剧创作的渴望，为了消遣练笔写了几部剧本，有的被他烧了，有的保存下来，后来才搬上舞台。这样就开始了他生活历程中的第一阶段：勤奋刻苦的科学家。埃切加赖生平的大致分期还是很清楚的：科学家生涯，政治家生涯，戏剧家生涯。另有一些人如凯因斯，也是集经济学者、金融家、美学家于一身。他在生命旺盛时期同时从事各种活动，而埃切加赖在其生命旺盛的阶段里则是有节制地从事各项活动。正因为如此，埃切加赖活到 84 岁。而凯因斯只活了 65 岁。

他作为数学家蜚声于西班牙。他在科学会堂做的第一个

演讲是有关宇宙星辰的学术报告。会场座无虚席，听众反应良好。艰苦的劳动和丰硕的成果使他在 33 岁时，即 1864 年 4 月 3 日被选为自然科学院院士。1865 年 3 月 11 日在就职院士席位的会上，他作了题为《数学史与数学在西班牙的应用》的报告。埃切加赖认为，西班牙是各个领域的伟大艺术家——画家、雕塑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摇篮，同时还是在不少大陆赢得荣誉的勇敢远征队队长、造诣极深的哲学家、发现新海域的航海家的摇篮，但是西班牙却没有第一流的数学家，甚至连第二三流的也没有。作为科学家，他已经表现出能言善辩的口才，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但经过“反刍”后，他的论点引起不少人的不满甚至酿成一场论战。埃切加赖以种种事实阐述他的论点反驳对手。这场笔墨官司一直打到 1868 年“圣丹尼尔之夜”——西班牙“光荣革命”前夕的政治事件爆发才被迫暂停。他晚年做的有关西班牙银行改革的报告是他的演讲中最好的。这个报告层次清晰、观点明确，表现出他对西班牙政治经济发展的远见卓识和巨大影响。

活跃的政治家(1868—1874)

早在 1856 年埃切加赖就对自由贸易理论、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自由贸易派，反对当时的保护贸易

制。他在报刊发表文章，进行演讲，口诛笔伐捍卫自由贸易理论。1868年伊莎贝尔二世下台后，成立了以鲁伊斯·索利亚等左派政治家为首的中央政府。作为索利亚的朋友，埃切加赖被动员出来从政，担任公用事业局局长，还被指定为阿斯图利亚斯的议员候选人，以后又担任过开发发展大臣。尽管那个时代政府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发挥阁员的专业技术特长，但他碍于朋友的情面接受了任命，由一个著名学者变为真正的政治家。从事繁忙的部门行政管理工作自然使他介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不过，学者出身的他毕竟缺乏那个时代政客的两个主要条件：好斗和野心。他作为自由派政治家以能言善辩而闻名。他的演讲推理性强又富于戏剧性，使他成为当时与加斯特拉尔^①在西班牙，婴儿一诞生就接受天主教的洗礼，自然成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指允许脱离宗教或改信其他宗教。，曾在议会演讲时当场拿出从宗教裁判所焚烧异教徒的篝火废墟中挖掘出的一条受害妇女的发辫，做了一场极富鼓动性的报告。此外，他还鼓吹经济自由化、各种文学流派的多样性的自由发展等。虽然演讲获得不少掌声和欢呼声，但他并不精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权术。由于当时西班牙正处于王位被废黜后，应选择何种

^①加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作家、政治家。并驾齐驱的著名演说家。他最著名的演讲是有关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政体的十字路口，他管辖的开发发展部的工作并不十分受到重视。

当时他参与了选择君主立宪制王位继承人的工作。普里莫将军^①最后决定，由意大利国王之子阿普鲁索斯公爵阿马德奥来西班牙做新国王。但 1870 年普里莫被暗杀，将埃切加赖推到动荡莫测的政治漩涡之中。埃切加赖被迫接受与另外两个大臣一同去卡塔赫纳^②迎接新国王的任务。这个港口城市分裂主义者很多，还有人扬言要刺杀新国王。为了保证新国王的安全和让民众了解与拥戴他，埃切加赖发挥其卓越的口才不断替国王讲话，大力宣传君主立宪制，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他还和别人一起起草了国王在君主立宪会议上的即位演讲词。最后，参加完马德里举行的普里莫的葬礼和新国王的登基仪式后，他辞职回家，又回到土木工程学院任教。1872 年他再度担任开发发展大臣，后又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巩固摇摇欲坠的新国王的地位，但国王终于被废。他进入常务委员会，为产生新的国家元首做准备。这时政局发生戏剧性变化：共和派掌权，武装分子占领了国会大厦，开始追捕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埃切加赖在加斯特拉

^①普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政治家，参加 1868 年的“光荣革命”，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1870 年被暗杀。

^②西班牙布尔西亚的港口城市。

尔的帮助下携妻逃亡法国。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卡洛斯党^①在北部，联邦派在各省举兵反对马德里的共和派中央政府。最后，帕维亚将军以武力解散国会，宣布立波旁王朝的阿丰索十二世为新国王，从而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埃切加赖经过七个月的流亡又返回祖国。当时，由于连年内战，国家财政危机重重，他又被请去担任财政大臣。为了使国家摆脱危机，1874年埃切加赖首先创建了西班牙银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金，成为恢复经济、稳定政局、战胜叛乱分子的有力武器，并使西班牙摆脱了“外国高利贷者的束缚”。后来在谈到创建西班牙银行的原因时，他说：“1874年我创建了西班牙银行。当时不能按我个人意愿立即建立，而是必须与银行，与所有银行进行接触，谈判，订协议，这需要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在促进我国工业发展中有一个得心应手而又强有力的工具。何必隐瞒这点呢？那时我还希望手中有一个对付那场战乱的强大武器。我坚决需要这个武器，我需要有人借贷给我，但不得带有使我屈辱的任何附加条件。这样，我创建了西班牙银行。”

埃切加赖上面所提到的战乱是指试图把西班牙拉回中

^① 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驾崩后，在他的弟弟堂·卡洛斯与他的女儿伊莎贝尔之间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支持前者的被称为卡洛斯派或卡洛斯党。

世纪的、卡洛斯党发动的争夺王位的战争。他创建西班牙银行的功绩比击败卡洛斯分子叛乱与迎来复辟时期的将领们的贡献还要大，至少是旗鼓相当。现在人们很清楚了：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真正自主。当经济在他的调整下很快走入正轨后，他再度辞官，转身投入他向往已久的戏剧创作之中。后来，他参加过共和党，于1880年与萨尔梅隆^①、加尔多斯等人发表进步共和党宣言。不过，有人认为埃切加赖从政的这个阶段对于科学和文学来说无疑是个损失，甚至那些善于发明新词的人把这些年称作“愚蠢的年代”。其实，如果埃切加赖的一生不曾经历过这一动荡复杂的阶段，那么他可能创作不出后来壮丽辉煌的戏剧作品。还有人认为他对西班牙政治经济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后来在文学上的贡献。纵观埃切加赖一生的为人与贡献，应如何评价？我们不妨借用他的一出戏剧题目，“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但改为“不是傻气十足就是品德高尚”，笔者认为他应当属于后者。

多产的剧作家(1874—1905)

^①萨尔梅隆(1838—1908)，哲学家、政治家，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总统。

早在巴黎流亡的七个月中，埃切加赖虽然逃脱了政治危险，却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开始考虑退出政界后的出路问题。他曾考虑再开设补习学校来增加收入。不过，文学创作是他向往已久的心愿。他很早就看到弟弟米盖尔（说唱剧作家）用轻而易举地写出的小剧本换取了丰厚的收益，认为自己有雄厚的文化基础、丰富的生活经历，更能写出好的剧本来。何况他已经成家，添了个女儿，这一切都需要钱。他利用流亡阶段的空闲时间，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写了一个剧本《支票簿》，回国后用了个与自己姓名谐音的笔名，谎称是一位流亡者的作品，把剧本送到一个剧团。一位好管闲事的朋友从署名上发现了这部作品与埃切加赖的直接关系。剧团的团长也感到，新上任的财政大臣的这部不赖的作品一定会带来好生意，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马德里城很快就传出新的财政大臣写了剧本的消息。围绕剧本的上演曾经有过这样一件轶闻：一天，实权人物克里斯蒂诺·马尔托斯把埃切加赖叫到首相官邸谈话：“您知道，目前政治形势很严峻。多亏您的努力，我们解决了经济问题……您已经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楷模。但是，我们的政敌保守派一直在设法搞垮我们，现在又在造您的谣言，我们必须尽快辟谣。真是荒唐！竟说您这样一位严肃的、身居高位的大臣，扭转

西班牙财政的救星，准备在阿波罗剧场上演一出什么小剧，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埃切加赖站起身，用手扶扶盖维多^①式的眼镜，这是他要对某些重要事情表态的习惯性动作，说：“我不能出来辟谣，因为这是事实。”他还纠正马尔托斯所谓“小剧”的蔑视性提法：“尽管是独幕的，但那是一出诗体喜剧。”马尔托斯劝他别拿自己已经享有的威信开玩笑，要他从维护“政党”利益的角度、从巩固西班牙民主政权的方面考虑，停止这出独幕剧的上演。埃切加赖断然拒绝，回答道：“政敌愿意怎么做文章就让他们去做吧！政府要垮台就让它垮吧！但我的剧本首演不能停。”1874年2月18日成为埃切加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大转变——弃政从文。他在42岁时发表并上演了第一部戏剧作品《支票簿》。首演式上座无虚席，观众反应强烈，成为长时间轰动文坛、尽人皆知的大事，为他以戏剧家的身份进入文坛打开了大门。埃切加赖出现之际，戏剧舞台空荡荡的，整个西班牙戏剧正处于低潮。随着索利亚^②、塔马约、加西亚·古铁雷斯^③等退出剧坛，前期浪漫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阿亚拉基本弃文从政，三年后就去世了。只有欧亨尼奥·塞列斯和莱奥波尔多·卡诺仍坚持浪

^①盖维多（1580—1645），西班牙著名诗人。

^②索利亚（1817—1893），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

^③加西亚·古铁雷斯（1813—1884），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

漫主义创作方向。

从 1874 年《支票簿》上演，直到 1905 年这 30 多年中，他不停地进行戏剧创作，由于白天其他工作繁忙，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写作，并已养成习惯。关于这种创作习惯，他在《伟大的牵线人》的序曲中，通过埃内斯托之口转述出来：“黑夜，你庇护我吧！与笼罩着蔚蓝色天幕的白昼相比，在你黑黢黢的怀抱里我更容易迸发出灵感与创作激情。”他陆续写出了 64 部剧本，有正剧、喜剧、情节剧，几乎完全占据了戏剧舞台。人们惊叹他的成功，认为这位大器晚成的戏剧家终于把失去的年华找回来了。他的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首先以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独幕剧《支票簿》打开局面。随后，基本是用离奇的情节对浪漫主义历史剧进行改头换面的再现。他把扣人心弦的暴力冲突与出人意料的结局奇妙地编排在一起，使观众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自然，这类戏剧作品往往缺乏真实性，不过，他开创了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埃切加赖“戏剧现象”。写了《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后，他又恢复撰写反映时代精神的剧作。此阶段作品中最具有风格、最显示天才特点的是：《复仇者的妻子》(1874)、《在剑柄里》(1875)、《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1877)、《有几次在这儿》(1878)、《在

死亡的气氛里》(1879)、《无边的海洋》(1879)、《嘴唇上的死亡》(1880)。他戏剧创作的辉煌顶点是 1881 年上演的《伟大的牵线人》。此后开始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埃切加赖后期较受观众欢迎的剧作有《两种义务间的冲突》(1882)、《贱民》(1886)、《初出茅庐的批评家》(1891)、《玛丽亚娜》(1892)、《溅血濯耻》(1895)、《污点》(1895)等。最后的这两部虽在同一年首演,但反响不同。前者是由女演员演重头戏,年初上演获得极大成功,而后者由男演员演重头戏,年终上演,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应就平淡得多。他的作品时而赢得观众如痴如狂的欢迎,时而又得到嘘声四起喝倒彩的结局,可以说毁誉参半。

即使声名显赫,他仍是个认真踏实的学者。为了做有关埃菲尔铁塔的一个讲座,在 1889 年 9 月,他天天去马德里科学会堂图书馆,一丝不苟地查阅有关资料。他早在 1882 年就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士。因为他选了作家、政治家卡斯特拉尔为他做入院就职仪式上的介绍报告,而卡斯特拉尔工作繁忙,所以他一直拖到 1896 年才正式履行入院的就职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班牙杰出的戏剧演员们以高超的演技完美地表达了埃切加赖的作品。埃切加赖也公正地把自

己的荣誉同他们分享。这些演员包括：维科家族的安东尼奥和马努埃尔，其中安东尼奥作为当时最擅长朗诵的演员因演出埃切加赖的作品而出名；卡尔沃家族的拉斐尔和里卡多，多纳托·希梅内斯，费尔南多·迪亚斯·德·门多萨、迪亚斯小姐、拉马德里小姐、巴敦小姐、孔特莱拉斯小姐、玛丽亚·格雷罗小姐等，都因扮演埃切加赖戏剧中的角色而受到观众的另眼相待。尤其在最后阶段，门多萨—格雷罗夫妻好几次成功地挽救了不太被观众接受的作品或多少减轻了失败的程度。从《劣等遗传基因》(1902)开始，他的作品明显失去观众的青睐，以后接二连三地失败。最后一部作品是《向上爬》(1905)，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通病——虚伪，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部抑恶扬善的优秀情节剧。还有人将它与后来贝纳文特

贝纳文特(1866—1954)，西班牙戏剧家，一生发表了近200部剧作，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类似主题剧相提并论。此后，他明智地退出文坛，重新回到他的初恋——数学中去了。

最终的荣誉(1904—1916)

大约在25年的时间里，埃切加赖在西班牙的戏剧舞台上独领风骚。正像西班牙传统戏剧分三幕那样，他的一生也

如此巧合地明显分为三个阶段。

19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希望选一个西班牙人，最后挑中了 72 岁的埃切加赖。在《伟大的牵线人》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今世道无情多变，
再大的才华被弃于一边。
谢世三百年后，
也许才会被发现和追认。

或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想要表明：对埃切加赖等在文学上有很大贡献的老人的承认并不需要花费三百年。与他同时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 74 岁高龄的法国普罗旺斯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他们两人各获一半奖金。由于埃切加赖当时年事已高，无法亲自去斯德哥尔摩参加领奖仪式，故委托西班牙驻瑞典公使巴斯托·伊·贝多亚先生代为领取。1905 年初，瑞典通过驻西班牙大使，将折合为 13.5 万比塞塔的奖金转交给埃切加赖。1905 年 3 月 18 日，西班牙国王阿丰索十三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庄严仪式上，正式将奖章和证书交给埃切加赖，全国各政党组织、艺术团体的领袖和各界

知名人士参加了这一仪式。3月19日官方又组织了群众性庆祝活动。马德里人倾城出动参加庆典和游行。当晚在科学会堂知识界也欢聚一堂，向埃切加赖表示祝贺。著名医生拉蒙·伊·卡哈尔

拉蒙·伊·卡哈尔（1852—1934），西班牙医生，1906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小说家加尔多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宣读了著名学者梅嫩德斯·佩拉约、小说家巴莱拉等人的贺信。为了锦上添花，还组织了一个由当时最著名演员参加的班子，上演《伟大的牵线人》，使活动达到高潮。他获得的19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状和奖章，至今仍存放在西班牙国家银行的珍品陈列室里。

不过，就在官方组织举国欢庆之际，一批青年文学家却发表宣言，强烈抗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埃切加赖。这批反对者中有后来蜚声文坛的“98年一代”成员阿索林^①、巴列·英克兰^②等。当时，马努埃尔·布埃诺^③就说：“为什么年轻人对埃切加赖的巨大成就持仇视态度呢？当整个西班牙（指官方的）的无聊政客、低级趣味的平民百姓、盲从的贵族们、保守的报刊一起祝贺埃切加赖，为他开庆功会时，为什么我们

^①阿索林(1873—1967)，西班牙“98年一代”代表作家。

^②巴列·英克兰(1866—1936)，西班牙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③马努埃尔·布埃诺(1874—1936)，西班牙小说家、记者。

对他嗤之以鼻？我们心胸坦荡地回答：埃切加赖对我们来说是个局外人，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佩服他，对他毫无感情……”这批年轻学者当时的态度反映出他们把埃切加赖当做保守西班牙的代表，表现出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要求变革的决心。实际上，他们的反对呼声更带有政治性而不是文学性。

埃切加赖是公认的金融专家，受到普遍的欢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04年，他第三次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努力拯救自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后陷入重重危机的西班牙财政，仅用一年时间，治理整顿就富有成效，使国家的财政预算出现顺差，为西班牙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随后，在众人敬佩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中，他告别政坛和文坛完全引退，此时他仍是国会议员、语言科学院院士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在西班牙国家银行的主楼前厅里，还竖立着一座埃切加赖的大理石塑像，纪念他作为该银行创始人所作的贡献。另外，与另外两位著名作家——诗人希梅内斯^①和小说家加尔多斯一样，埃切加赖的肖像被印在流行于西班牙的纸币上。当银行庆祝建行五十周年的时候，银行特意铸造了一枚铜质纪念章，正面铸有他的头像和一行拉丁文：西班牙银行委员

^①希梅内斯(1881—1958)，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会献给受人尊敬的何塞·埃切加赖。背面的贺词是：传授了水利科学的自然法则，以满腹诗文描绘了生活激情，使西班牙祖国从外国高利贷中解放出来的正直官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西班牙增添了光辉。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自然科学学院也专门设立埃切加赖奖，此奖于1916年3月第一次授予了著名数学家堂·莱昂纳多·托莱斯·盖维多^①。同年9月14日，埃切加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中悄悄谢世。他的死如此宁静，即使在最善于牢记一个人尤其是故人功绩的西班牙人当中也没有造成很大的触动。埃切加赖集工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诗人于一身，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出类拔萃。也许他过于集大成，也许环境条件不甚理想，才没有机会使他成为西班牙的爱因斯坦、俾斯麦、凯恩斯或者莎士比亚。

埃切加赖戏剧的艺术特色

从总体看，埃切加赖的戏剧既立足于本民族光辉戏剧传统之上，又接受了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就是说既富于地方传统特色，又借鉴了外来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作为浪漫主义戏剧家，他具有丰富的幻想力和强烈的抒情性，他的作品产生的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惊叹。

^①托莱斯·盖维多(1852—1931)，西班牙工程师、数学家。

埃切加赖的作品无论题材还是创作方式都具有强烈的、本国观众喜闻乐见的西班牙传统特色。他充分地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抒情性,追求过于离奇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他既无视古典艺术程式的束缚,更不受现实生活的局限,过多地运用了信手拈来的乔装、巧合和有意安排的机关布景等造成表面的戏剧效果的手段,从而他笔下的剧中人仅有一个大致轮廓,并非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但是这种“无本之木”的剧中人,凭着埃切加赖的纯真热情的抒情力量才栩栩如生,具有了舞台上的生命力而博得喝彩,所以只能轰动一时,寿命均不长。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在埃切加赖眼中很高尚的、各种不自然的现象到了后世观众的眼里则变成荒谬可笑的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埃切加赖的“戏剧现象”在西班牙戏剧史上填补了一个空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埃切加赖深受西班牙传统文化的影响。维护名誉这一古老的题材多次在他的戏剧中出现。早在黄金时代的戏剧作品中,荣誉观是最重要的主题。埃切加赖的很多戏剧也以此为题材。一种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荣誉观,即为了所谓贞操,丈夫可以杀死对自己不忠的妻子,父亲或兄弟可以杀死给家族丢脸的女儿或姐妹。这类剧中男人都是自私透顶、冷酷无

情、丧失人性的怪物，例如：《在死亡的气氛里》中的海梅事实上将与他同父异母兄弟私通的妻子送上了死路。《溅血濯耻》中的女主人公马蒂尔德杀死了她热恋着的男友费尔南多的不忠的新婚妻子恩里克塔。当然也有为了母亲的名誉而献身的儿子费尔南多（《在剑柄里》）。另一种是为了维护个人正直的荣誉以致癫狂、走上绝路的荣誉观。埃切加赖笔下出现了不少把荣誉当做“人们灵魂的财富”、类似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例如：《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中的洛伦索，认为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玷污荣誉的大问题。此外，指引他天才创作的唯一向导是幻想、突发的奇想和随意性。他毫不在乎古典流派的传统和规则，这点是很西班牙式的。西班牙的古老民族流派只承认突发的灵感才是创作的法则，广大观众的掌声才是对作品的赞同。虽然他也受到外来流派的不少影响，但往往是在新的装潢和服饰的外观下，继续走古老的“西班牙喜剧”的老路。他继承了洛佩的不少创作手法，也有埃斯普隆塞达^①、哈森布斯^②、索利亚的痕迹，还对阿亚拉、塔马约的资产阶级戏剧进行了继承和模仿。以往传统戏剧家表现一种有节制和局限的心灵世界，而他则努力将浪漫主义式激情融于感伤戏剧里去。曾激烈反对埃切加赖获诺

^①埃斯普隆塞达(1808—1842)，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②哈森布斯(1817—1893)，西班牙戏剧家。

贝尔文学奖的阿索林，在 1906 年对坎普罗东等人的甜蜜剧做了比较后认为，埃切加赖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追求“美学活力”，即“激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剧本中反映高尚的或卑鄙的、优美的或可怕的种种对立的情感。

埃切加赖的戏剧能够得到西班牙观众的青睐也是因为他了解观众的艺术需求。西班牙观众有两个传统特点。其一，拥有能够毫不困难地看懂一部内容极其复杂的传奇故事的天赋。其二，具有一种能够在适当时候迸发出热烈的情感浪潮的才能。早在伟大的黄金时代^①，王子剧院或者十字架剧院中，无论是包厢里的绅士还是正厅后排的一般观众，都能毫无困难地理清“斗篷与剑”的喜剧中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情节。一部蒂尔索^②、洛佩、卡尔德隆或罗哈斯^③的剧，一旦触动了观众的同情心或激发了他们易于膨胀的想象力，所有的观众，不分贵族平民，都能共同随着感情的波浪起伏跌宕，为人物的命运颤抖、悲伤、欣喜和欢呼。这是一群过于细腻又过于狂热的观众。到了埃切加赖的时代，观众的口味变化不大。只要找到通向观众心灵的路，或者满足了他们追求超出普通法则的题材的口味，剧作家就能把观众极其驯服地引

^①黄金时代，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称为黄金时代或黄金世纪，包括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叶。

^②蒂尔索(1584—1648)，西班牙戏剧家。

^③罗哈斯(1607—1648)，西班牙戏剧家。

入剧情之中。埃切加赖做到了这点，他就在广大观众中获得了划时代的辉煌的成功。历史地看，西班牙观众对艺术效果总表现出宽大为怀，给予艺术家成功的机会很多。因此，无穷无尽、数量众多的虚构内容，往往过于庞大繁杂的情节安排，跌宕起伏的情感冲突，诗意般壮观的灵感发挥，就有可能牢牢地吸引住有才智的人们。所以，埃切加赖的新浪漫主义一出现就轰动了整个社会。

除了从传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汲取艺术营养，埃切加赖也从莎士比亚、雨果、小仲马和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中有所借鉴。法国浪漫主义流派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最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是维克多·雨果。埃切加赖时常运用似是而非的笔法和浪漫主义的修辞对仗，这也是雨果的特色。另外，小仲马对他也有一定影响。例如，《玛丽亚娜》《总是出丑》、初出茅庐的批评家》等的场景总是使人联想到小仲马的对话。而《玛丽亚娜》中的堂·华金和《溅血濯耻》中的堂·胡斯托又很像是小仲马作品里的道德规劝者。

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早期作品对他很有影响。首先，《堂·胡安之子》的发表把易卜生式的魔鬼主题带到西班牙舞台上，所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当年易卜生给整个欧洲带来的轰动。其次，这还表现在《不是精神失常

就是品德圣洁》和《伟大的牵线人》中，有人认为，《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中洛伦索对安赫拉的一段话简直就是易卜生戏剧话语的再现：“伊内斯，你，我，还有大家，我们都陷进耻辱之中。”另外，在《欢乐的生活与悲惨的死亡》中也有所反映。不过，另一些文学批评家则有相反的见解：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易卜生戏剧对他有很大影响，但比较剧本发表的年代，这种影响的程度值得商榷。比如，易卜生的《群鬼》虽然发表于 1881 年，但是很长时间并不为人所知。它的法文版本到 1890 年才发表，此后才引起人们对这位挪威戏剧家的注意。而《堂·胡安之子》发表于 1892 年，这中间的间隔很短，而且，埃切加赖是否能很早就读到外文版本值得探讨。尽管有人认为，以追求绝对真理和公正为题材的《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1877)与易卜生的《布兰德》(1866)相似，但是另一派人则指出，它更多来自对传统的堂吉诃德式人物的模仿，如书中主人公洛伦索自己就说：“读过的《堂吉诃德》与其他现代的哲学思想相交融。它们在我的大脑皮层的蜂房里不停地游荡、翻腾……”还把自己比作“不朽的塞万提斯笔下的不朽的英雄”。所以，这些评论家否认易卜生对埃切加赖有重大的直接影响。

至于埃切加赖艺术流派属性问题，他自称发明了“写喜

剧的新技巧”。他的诗学与洛佩的很类似，诗歌不建立在任何固定原则上，只凭着一时灵感前进，解释的是他偶然的奇想、伟大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他是个独立又变幻莫测的天才，E. 梅里美认为很难判断他的流派属性，就像被称为“天才的凤凰”“大自然的怪物”^①的洛佩一样令评论家难以琢磨。他的创作与前辈阿亚拉、塔马约、埃吉拉斯^②、哈森布斯虽有共性，却更像是“堂·阿尔瓦罗”^③、“吟游歌手”^④和“美男子堂·卡洛斯”时代的作品。从他的作品的艺术特点看，不能归于现实主义作家范畴，也不是新古典主义作家，更不是古典派作家。总体上看，埃切加赖作品显示出浪漫派作家风格，帕尔多·巴桑^⑤认为他是个“掉队的”浪漫主义流派作家。巴塞罗那报界的一些人士把他的戏剧称为“浪漫主义作品的糟粕”。而他的朋友、作家卡斯特拉尔认为，他是那些学问渊博的浪漫主义作家中“最具有玄学理论和宗教特性的唯灵论诗人”。《西班牙浪漫主义运动史》中称他是位“浪漫主义叛逆传统的主要坚持者”，外来戏剧思潮与其说改变不如说加

^①大自然的怪物，是塞万提斯送给洛贝·德·维加的赞语。

^②埃吉拉斯(1830—1874)，西班牙民间诗人、小说家。

^③《堂·阿尔瓦罗》，又名《命运的力量》，是里瓦斯公爵(1791—1865)的代表剧作。

^④《吟游歌手》(1835)，是西班牙戏剧家加西亚·古铁雷斯(1813—1884)的剧作。

^⑤巴桑(1851—1921)，西班牙女小说家。

强了他对浪漫主义叛逆传统的偏爱。总之，几乎所有评论文章都承认他与浪漫主义叛逆传统有共同之处，甚至把他的作品同 18 世纪末缺乏文学性、但想象力丰富的情节剧相联系，有些人还觉察出他的作品带有象征主义的成分。不过，正如文学评论家 F.C.萨因斯在《西班牙戏剧史与选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他不是浪漫主义式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算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作家，倒更像是个新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和大师。因为他试图在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和初露萌芽的咬文嚼字的创作方式之间，发展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文体。

作为一位公认的新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中占优势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抒情性。他刻意追寻独特的主题，追寻非同凡响的、强烈的、超人道的情感；追寻意外的相逢，追寻只有命运才能引导和结束的局面。为了追求轰动的效应，把性格的设计、品德的评价、心理的真实等所有一切都完全屈从于产生最佳戏剧效果这唯一目的。他是公认的效果主义流派的大师，作品充斥很多意外之事、使人惊讶甚至恐怖的场面，因而，“哗众取宠”成为他艺术的巨大动力。由于过分追求戏剧效果，他的戏剧内部存在很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素，自然，缺乏真实性、人物形象苍白、文体

晦涩难懂、结构松弛等缺点也就暴露出来。下面就具体谈谈埃切加赖的上述创作特点。

从他的作品的标题上反映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虽然不少剧讲的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主人公用的是现代人的名字，但仍使人们感到那是远离日常生活十万八千里的事情。《复仇者的妻子》《路标与十字架》《死亡为了不再苏醒》《在死亡的气氛里》《嘴唇上的死亡》《铁之子与肉之子》《无所作为的权力》《平静地死去》，这些标题无不反映出浪漫主义的特色。而且，有的标题本身像个谜，只有看过剧后才能找到谜底，如《路标与十字架》《在剑柄里》《嘴唇上的死亡》。也有的标题过于难懂，即使观众看完剧后仍不能理解，例如《无边的海洋》《有几次在这儿》等。不过，埃切加赖的创作灵感基本上还是见物生情、一触即发获得的。比如，他参观了巴利阿多里德城疯人院后决定写《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在死亡的气氛里》则是他在巴黎参观了地下墓地后引发了创作欲望，而《伟大的牵线人》则是建立在他从政这番经历之上的，是对人性的普通弱点的一种更深层的认识。

埃切加赖追求过于离奇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效果。情节极其复杂，富于戏剧性。剧情充满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离

奇古怪的事情。有时能产生一种扣人心弦的效果，一些场面如此令人恐惧或使人怜悯，以至于观众身不由己地投入到剧情中，被深深地感动或震动了。例如：《在死亡的气氛里》是一部传奇悲剧。它的剧情发生在 1285 年的阿拉贡领地。海梅镇守着比利牛斯山上的一个城堡。由于法国人的围困，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夫人堂娜·贝亚特里斯得救，海梅决定让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私生子）曼弗莱多带着贝亚特里斯从一条暗道逃出去。曼弗莱多一直狂热地爱着嫂子。贝亚特里斯觉察到小叔子的不健康感情，坚决反对与他一起逃跑，但海梅坚持己见。两人离开城堡不久，守将贝伦格尔献出一条击败敌人的计策；让海梅假装投诚讲和，然后把法国人引入暗道，将外面的河水改道引入淹死法军。考虑到引水入洞的口子正是贝亚特里斯他们逃出城堡的出口，海梅拒绝了这个计划。为了防止贝伦格尔把这事透露出去，海梅以决斗方式杀死了他，决心与城堡共存亡。贝亚特里斯和曼弗莱多安全逃回阿尔赫莱斯伯爵领地。他们以为海梅已为国捐躯。贝亚特里斯终于接受了小叔子曼弗莱多的求爱。青年侍从罗赫尔发现他们俩私通。然而，海梅只是受了点轻伤，平安返回。正好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堂·佩德罗三世也来到这里视察。不明真相的国王准备奖赏伯爵抗法有功。伯爵不敢接受，同时

他也不愿意国王去奖赏曼弗莱多，如果这样，等于承认了这个私生子与他这个伯爵享有同等地位。曼弗莱多反对国王奖赏伯爵，因为伯爵毕竟是投诚后回来的，接受奖励等于使家族蒙受耻辱。国王对曼弗莱多的反对态度很不满。这时，贝亚特里斯的贴身女仆胡安娜向国王告发，曼弗莱多在家族墓地里杀害了她的丈夫罗赫尔。国王答应追究此事。胡安娜在地下墓地发现了丈夫的尸体和临死前用血写在羊皮纸上的一封信。信中称，他亲眼见到贝亚特里斯与曼弗莱多私通，并称曼弗莱多为了掩盖真情才将他杀害。胡安娜把信交给国王，国王当众公开了信的内容。贝亚特里斯和曼弗莱多承认了所犯罪行。伯爵得知妻子与他视为一母同胞的兄弟之间的私通关系后，恼羞成怒，先杀了胡安娜，因为她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国王认为应该把曼弗莱多处死，将贝亚特里斯终身监禁在巴塞罗那的监狱里。但是伯爵要求国王准许他自己处理贝亚特里斯和曼弗莱多。经过激烈争执，国王同意由伯爵自己处理家丑，随后离开了领地。海梅把自己同妻子、兄弟一起关进地下墓室，锁上只有他才能打开的铁栅栏门。接着是一场可怕景象：丈夫和小叔子一个接一个地自杀，妻子在黑暗的墓穴里伴随着良心的谴责和恐怖的气氛慢慢死去。总之，在他写的所有剧本中，在他设计的所有情节中，即使

是最晦涩难懂和最为败笔之处，都或多或少地有动人心弦的地方和辉煌壮丽的场面。

此外，丰富的想象力是他的又一特点。他不惜牺牲真实性，发挥想象力去追求悲剧的、血淋淋的、恐惧的场面。在他的剧作中，他“杀死”了数不胜数的人，为剧中人设计了种种死亡的方式，从埋葬在一座埃及庙宇的地下坟墓（《在埃及的奇迹》）到惨死在一座封建城堡的地下墓地里（《在死亡的气氛里》）；从下毒（《复仇者的妻子》）到自杀（《在剑柄里》《两种义务间的冲突》）。死亡的结局在他的作品中司空见惯，甚至过于泛滥了。如果人们亲眼看到这位在科学会堂图书馆温文尔雅地安静读书的埃切加赖，很难想象他曾在作品里打死、毒死、刺死、吊死、勒死和淹死这么多的人。大概他相信，只有抹去人物才能解决戏剧冲突，所以为了效果过多地运用了这种方式。在上演这些可怕的剧作时，观众内心会情不自禁地呼唤：“不！等一等！除了匕首和毒药还有其他解决办法。贵族老爷，把剑放回刀鞘！夫人，丢掉你的药瓶！”可是，他们充耳不闻，怒火中烧，一味要去杀人或者自相残杀，即使存在另一种更稳妥的解决方式。其实，他完全错了，这种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式会很快使观众厌烦。也许因为埃切加赖是个数学家，所以喜欢运用“除法”

来解决问题,剧中一个人物挡道,妨碍了他,他就“除”掉他!另外,埃切加赖还常常以疯癫式人物作为主人公,如《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上帝,疯子》《初出茅庐的评论家》《堂·胡安之子》《疯女人》等,借主人公癫狂的话语表达他对社会、世人的看法,用主人公痴迷的神态、夸张的动作吸引和取悦观众。

有几部剧反映埃切加赖的创作的更深层次和更现代化发展的倾向,它们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零散分布。E·梅里美还认为,从某种角度看似乎超出浪漫主义体系的一般特点,可能是受创作的主题、创作的偶然性或受国外文学模式影响的结果。这些剧主要是有关道德的主题剧,描绘的是对立的情感的斗争。这种斗争强迫意识倾向于某种理想,刻意创造出人物,专门为了人物思想或情感的某个冲突设计情节,解决冲突的方案就是作者追求的真正目标。例如,《支票簿》^①、《嘴唇上的死亡》^②、《两种义务间的冲突》^③等,其中

^① 《支票簿》讲的是一位叫卡洛斯的丈夫,背着妻子玛丽亚与一个叫洛莱托的女人有暧昧关系,不断通信。不巧,卡洛斯的朋友堂·路易斯想讨好玛丽亚,离间他们夫妻,就把这些情书给了玛丽亚。为此,玛丽亚设计了一场十分巧妙的报复丈夫的方法。她取下情书的空白页,按同样日期,准确地模仿和改写,杜撰出了一封她与堂·路易斯之间的情书。然后,她故意让丈夫看到,认为这样就使他得到了足够的惩罚,随后又把丈夫的真情书与她的假情书一页一页对照,说明如果丈夫的背叛是真实的,那么她的就是假的。

^② 《嘴唇上的死亡》的情节是,一个卡尔文派的狂热教徒瓦尔特在日内瓦以凶残出名。他得知卡尔文派痛恨的一名叫米盖尔·塞维特的阿拉贡人就藏在城里,

最富戏剧性的感伤剧是《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

《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的主人公是个类似哲学家的人，热衷于正义，对品德高尚的疯人堂吉诃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纠正错误和使美德战胜邪恶，他置社会的冷嘲热讽于不顾。这位诚实的人有个幸福的家庭，女儿即将嫁给爱德华多。他是阿蒙特公爵夫人的儿子。突然，有一天，他得知他根本不是洛伦索·德·阿文达尼奥，不仅财产不属于他，连名字也不属于他。他原来是个冒名顶替的孩子，是个穷佣人的儿子。这个佣人为贫困所迫同时也出于母爱，同意了女主人要她出让孩子的请求。他不相信这些，但是他的生母在向他揭示这个秘密的同时还向他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是

便凭着特务的嗅觉来到一位上了岁数的医生家，家里还有医生的女儿马加丽塔和她的情人孔拉特。塞维特正藏在医生这里。就在一切要被发现之际，瓦尔特挨了重重的一击，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医生和塞维特有种药能救活他。孔拉特认为他死是罪有应得。塞维特认为还是应该救活他。最后马加丽塔说服了孔拉特。瓦尔特得救了，但塞维特却丧命了。孔拉特想保护塞维特也被杀害。不过，瓦尔特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最终发现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正是他的亲兄弟。

① 《两种义务间的冲突》的内容是：一位叫堂·华金的富有的银行家，幸福地与女儿安帕罗和秘书雷蒙多律师住在一起。雷蒙多很快要成为他的女婿。就在这时，从美洲来了两个孤儿：安帕罗童年的好友多洛雷斯和她的兄长巴尔塔萨。兄妹俩是来寻求正义的。他们的父亲是一起神秘谋杀案的牺牲品，凶手的名字就在密封好的文件袋中。他们要把这些文件交给委托办案的律师。在安帕罗再三请求下，雷蒙多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并发誓要替他们讨回公道。他收下文件，细细一读，发现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他未来的岳父堂·华金，他在无证人在场的一次决斗中杀死了要毁灭他的人。怎么办？如果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就要失去大恩人，伤害无辜的未婚妻，从而毁了他一生的幸福。他犹豫，搪塞，寻找权宜之计。然而结果更糟，巴尔塔萨与他打架，文件被抢走，弄得他一筹莫展。最后，银行家得知此事，为了摆脱未来女婿的困境，自杀身亡。

应该把一切恢复本来面目？还是应该毁掉他和家人的一切，永远毁掉他钟爱的女儿的幸福？他犹豫着，终于决定服从于责任。然而，他说出的故事过于荒唐，他的表现过于神秘癫狂，他的态度过于顽固不化，这一切使亲友们吃惊、担忧。他是不是疯了？他读的书太多，满脑子是人道主义的梦想，不会是承受不了出了毛病吧？这时，他要别人找个公证人来，以便发表一个放弃所有财产的声明，并把财产正式移交给合法拥有者。他准备交出人们向他索取的证据，而这个证据被放在一个信封里。然而，别人叫来的不是公证人和法律方面的人士，而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和两个疯人院看守员。接着是一幕令人难受的景色：阿文达尼奥以一种走向祭台的神圣表情，走过去，拿起信封，拆开……只有一张白纸。所有的人都沉默了，确信这个证据本来就只存在于他的病态的梦想之中。然而，证据确实存在过，由于他的生母对她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很后悔，于是用一张白纸换下了那张证据，希望这样做能够挽救一切。不过，她恰好死了。真相再也不能公之于世了。再也不容置疑了，阿文达尼奥疯了，他女儿明白这里有某种可怕和神秘的缘故，扑向父亲，紧紧搂住他脖子，说她永远不会抛弃他。人们把他俩分开。疯人院的看守员把可怜的阿文达尼奥制服了，他将永远消失。

另一出剧《伟大的牵线人》无疑是他创作顶峰时期最伟大的杰作。他在公正地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类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他的剧作中，这是艺术风格表现得最完善、最吸引人的一部。但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剧中运用了强烈对比与夸张。他过多地使用了信手拈来的巧合和机关布景造成的表面戏剧效果。早在但丁的《神曲》的《地狱篇》第五歌的诗句中，就出现过一个叫加勒奥托的角色：“他全身发抖地亲了我的嘴：这本书 / 和它的作者都是一个‘加勒奥托’。”后来在克雷蒂安·德·特罗亚^①改写的古代法兰西传奇《湖上的朗斯罗》中，也有一个叫加勒奥托的年轻侍从，他是游侠骑士和美丽的归内维尔皇后之间的爱情的牵线人。但埃切加赖的这个剧本借用上述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命名——伟大的加勒奥托。《伟大的牵线人》，却颇有新意。这是一部在他的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三重唱：丈夫、妻子与养子之间的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某年的马德里。这部三幕诗体剧由一个散文体对话作为开场白，通篇以累赘啰唆但铿锵有力的八音节或十二音节的韵文写成。品德高尚、慷慨大方的中老绅士堂·胡利安和年轻美丽的妻子特奥多拉、养子堂·埃内斯托住在一起。埃内斯托是个诗人，具有炽热的情感和诚实的

^①克雷蒂安·德·特罗亚(1135?—1191?), 法国作家、诗人。

良心。他正酝酿写一部各种人物无所不包的大型戏剧。他构思的主人公叫“大家”，“大家”在全剧仅用“一闪而过的眼神”“窃窃私语”和“背后搞小动作”表现剧情。埃内斯托想以“大家”作为他要谴责的对象，写一部“所有内容应该是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剧本。他认为“戏剧本身不是靠外在表面现象去表现的，而是人物的内在表现，情节缓慢地发展，今天抓住观众的思想，明天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它是靠潜移默化的力量去征服观众的”。然而，正是“大家”的窃窃私语酿成了埃内斯托后来的不幸遭遇。他对保护人堂·胡利安的妻子特奥多拉很是倾慕。不过他很好地克制了这种感情。假如没有那些伟大的牵线人——“大家”帮忙，事情还不致如此。“大家”包括的人物太多，无法按照埃内斯托的设想——登场亮相，故由胡利安的弟弟塞维罗、弟媳梅塞德斯和侄子佩皮托代表。他们三人向胡利安发出警告：他的善良受到威胁。起先，胡利安对这些含沙射影的话不屑一顾。后来造谣中伤和诽谤愈演愈烈。为了平息这一切，胡利安同意埃内斯托搬到外面，他单独租了一套房子。埃内斯托给了对特奥多拉有不恭之词的内布莱达子爵一记耳光。这事又由传声筒佩皮托传到胡利安的耳朵里。他先一步向侮辱了特奥多拉的那个子爵进行决斗。特奥多拉得知此事，跑

到埃内斯托的新居，劝他不要决斗，因为这是无意义的牺牲。正争论着，有人来敲门了。特奥多拉为了避免麻烦，躲进卧室中。埃内斯托打开门，原来是决斗场的证人把身负重伤的胡利安抬来了。他们想把他放到埃内斯托的床上，埃内斯托百般阻挠，这使他们很吃惊。这时，特奥多拉只好从卧室里出来了。他们俩再怎么表白自己的无辜也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俩在一起本身这件事就证明了他们有罪。塞维罗、梅尔塞德斯和佩皮托添油加醋地一说，更使人认为他们两个无可否认地有罪。胡利安感到被自己最疼爱的两个人欺骗了，在辱骂了埃内斯托、诅咒了特奥多拉之后含恨死去。塞维罗要把她赶出家门。这时绝望的埃内斯托对可怜的特奥多拉充满怜悯，向她表达了爱情。恶毒的谣言成为事实，最后促成了美满的结合。

《伟大的牵线人》首演后获得巨大成功。著名小说家帕拉西奥·巴尔德斯^①热烈地祝贺演出成功，称这部“现代正剧终于讲出了某些有益的东西，得到观众的青睐，左右了观众的情绪，终于使坚冰融化”。不过，他也指出埃切加赖戏剧中存在人物形象不鲜明、情节虚假、过多暴力场面等缺陷。也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剧“废话连篇”，又落入荣誉观的俗套，

^①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西班牙小说家。

埃内斯托受到造谣中伤要用决斗保持名誉,其实他内心一直在名誉和爱情之间做着矛盾的选择。全剧自始至终以哗众取宠来博得观众的欢心。为了追求轰动的效果,作家紧抓一个情节就随它任意发展、起伏跌宕地克服种种虚构出来的艰难险阻,至于整部戏的剧情发展的逻辑性、真实性则完全置之脑后。回忆一下这部戏的一段不太真实的剧情吧:埃内斯托搬到新居,特奥多拉又愚蠢地跑来表白他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正谈着,胡利安在决斗中负伤,而决斗的场地恰恰在埃内斯托的住房上边,公证人又恰恰跑到埃内斯托的新居请求急救。听到门铃声,埃内斯托偏偏叫特奥多拉躲进卧室中,他们的对话又告诉人们这卧室正好没第二个门。当埃内斯托极力反对人们把受伤的胡利安抬进卧室的床上时,特奥多拉虽然心中无鬼,但也躲不出去,只好跑出来抢救在决斗中负伤的丈夫。所有人都亲眼见到她从卧室出来,谣言有了证据,伟大的牵线人——“大家”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实,这场戏在第二幕结尾就应该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收场。可是,埃切加赖又给它安排了一个场景很好但荒谬而不真实的结局。

除了反映道德的题材,埃切加赖作品中也偶尔涉及哲学、宗教和政治题材。不过,作品中很少明确反映他的哲学或宗教观。他没有把舞台当做审判台。他既谈卡尔文主义(《嘴

唇上的死亡》），又议论天主教(《路标与十字架》)。《在埃及的奇迹》《两个宗教狂》《黑衣人》中仅能部分反映出世俗与教会的斗争。虽然他拥有很多政治素材，但仍坚持以宽容的态度进行不伤人的讽刺(《没有结局的喜剧》)。看来，塞万提斯所说的“典范般地批评而不是血腥般地抨击”，对埃切加赖的创作有某种影响。埃切加赖的创作主题大多是谈论道德的。这些主题既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也无改革性或社会性主张。它们既不是对抗法律的辩护词，又不是针对当代突出问题提出的大胆答案，也不是对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现存日常事物的尖锐批评。总之，埃切加赖既不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也不是一个劝人改宗的传教士。创作后期他还写了几部以妇女形象为主的作品，如《玛丽亚娜》《爱记仇的女人》《街头歌女》《疯女人》《溅血濯耻》等。如在后一部剧中，读者可以看到两个迥然不同的妇女形象：真心实意地爱着男主人公费尔南多的马蒂尔德和靠不正当手段获取与费尔南多结婚的恩里克塔。被误解、冷落在一边的前者得到恩里克塔的情夫的一封信，并把它交给了费尔南多。愤怒的马蒂尔德杀死自己热恋着的费尔南多的新婚妻子，而溅到她手上的血迹变成了费尔南多为了维护自身荣誉所需要的“洗刷耻辱的血迹”。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以女性为主的戏

剧中，也没减少情节的恐怖程度与危言耸听的弊端。

自然，由于追求戏剧效果，强烈的不真实性构成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中的一个特点。他的剧作是以他的个人愿望为基础的，是依赖一系列必须不断发生的偶然的奇迹而站住脚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命运的参与，一切都将是虚无的。在观看或阅读他的剧作时，我们最初很可能牢牢地被吸引住，盲目而顺从地追随剧情的发展直到剧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和热烈辩论一下，剧情的小毛病、不连贯性和不真实性就立即显示出来，整个结构上的缺陷就暴露无遗。这就好像一座摄影棚的建筑物模型，只有正面华丽的门脸，进去细看，只能发现由薄板条、破裂的石膏、剥落的油漆和细麻绳构成的材料。

我们应该承认，实际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离奇的遭遇、纯粹的巧合，剧作家把生活中或历史上实际出现的一些充满偶然性的奇闻轶事搬到舞台上，不应该被指责为歪曲现实。亚里士多德和布瓦洛在谈到真实性时就说过：真实有时可以不像真的事。不过，埃切加赖把他的整个戏剧体系过多地建筑在偶然性上面了。其实戏剧并不是由偶然构成的，如果说戏剧中有偶然性，那也是作者凭主观愿望和突发奇想强加进去的。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偶然性——命运应该是不期而

遇的、盲目的，然而，埃切加赖戏剧中的偶然性则完全是在事先策划好的目的之下想象出来的某种或某一连串明显不真实的奇怪事情，是故意安排好的某种剧情剧变。再举几个不真实性的例子：《复仇者的妻子》中奥罗拉突然失明和又奇迹般地复明；《在剑柄里》和《在死亡的气氛里》中均有某个垂死的人用剑蘸着鲜血写下长长的信；《如始如终》中妻子很容易地杀死了黑屋中的丈夫，其实，只需一根火柴这部剧就全垮了。再例如，《无边的海洋》中莱昂诺尔被莱昂纳多呼之即来的安排就明显不真实。因此，如果只是为了剧情的突变，而不顾客观环境，这种做法就显得过分做作，从整体上也就暴露出人为的痕迹，即使作品有很强的抒情性，也掩盖不了这种人为制造的、极其明显的不真实感。如果达到这种程度，它与普通情节剧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埃切加赖在悲剧中注重揭示美德无法战胜邪恶。他把故事的结局安排得像命运一样，盲目而无情。他既杀好人又杀坏人，对弱者毫不留情。可怜的丈夫堂·巴勃罗被妻子亲手误杀（《如始如终》）；有骑士风度的阿文达尼奥只因为过于诚实而被关进疯人院（《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许多人的悲惨命运引起观众的怜悯，同时又使观众为正不压邪而感到愤怒。作者承认的唯一一次善有善报的情况是在

《有几次在这儿》中，拉斐尔完成了职责得到回报。作者为人们指示的答案是：美德最终肯定会在天堂得到回报，只是人们要有点耐心。这实际是作者一种消极人生观的流露。他设计的戏剧结局往往是差强人意和充满感伤主义的。例如，《总是出丑》里试图揭示人们越是正直，也就越可笑，说明“行善，别人就把你当傻瓜”。一位年轻人具备一切正直的品格，然而却被一个朋友和自己的妻子所骗。为了避免再出丑，就自杀了。实际上，他展现的这种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他酝酿出来的戏剧并非一场真正人类冲突中的活生生的复制，而是事先就列出主题，并按照预定的逻辑灾难性地发展剧情，所有事件都必须严格地走向这个事先安排好的结论。戏剧中的人物不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一些有血有肉的形象，而是一种由确定的力量促成的一些抽象的拟人化的形态。他的矛盾性就表现在：一方面，努力要使大家屈服于他的题材的典范性展现，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这种围绕题材的情感的随意和自然的发展禁锢于某种预先设计好的效果中。对这种效果的执意追求使他的作品过分缺乏心理上的真实性。

埃切加赖的全部戏剧作品对人物的个性刻画都不够充分，人物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戏剧存在于情景之中，正是情

景本身决定了角色，制造了每个人物的特点。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在乎真实性和善良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最初考虑设计场景，并使整个行为围绕这一场景运动。人物的行为不是从人物个性中推理出来的，相反，个性是按照行动所希望的样子塑造出来的，换言之，人物个性是不存在的。在他的六十多部剧本中，很难列举出两三个能给人永不磨灭的印象的典型角色。而这点无论是莫里哀还是莎士比亚都能轻易做到。虽然他的戏剧轰动一时，但几乎所有人物很快就在观众的记忆中消失了，原因是他们的特征很模糊，太雷同，不醒目，难以捉摸。结果，他们一个一个地出现，又一个一个地像影子一样很快相互重合，混淆在一群同他们一样既无个性又无特征的群体之中。由于埃切加赖全力以赴地追求戏剧效果，首要目的是用事件使观众吃惊，对观众心灵有所撞击，把观众牢牢吸引住，所以，缺乏对人物个性的心理描述，故事内容不太真实，整个结构逻辑性不强。真实塑造人物个性并使人物按照其性格行动，这比创造一种真实行动更困难。创造一种真实行动只需要普通的理性就够了，然而为了描绘一幅与心灵相似或与人类意识相似的图画，并把它们按实际状况展示出来，这就需要艺术家进行思索，需要某种关键的洞察力和哲学思想。 内容来自半壁江

不少人认为，埃切加赖对人物缺乏观察力或者说观察力不够透彻。究其原因，一些人说他像所有科学家一样仅仅从外部来看待世界，生活经历几乎总是与真正的知识不相容。甚至有人说，他具有的科学态度只能损害他的创作，因为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文学家的相反。他这样一位科学家并非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不了解人类心灵和人类灵魂深处，他对“社会契约”只是一知半解。对他来说，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几乎像处理数学方程式那样容易。另一些人认为，由于他长期埋头于书本之中，远离现实生活，形成了存在于他想象力中的一种抽象人性，他经历过的生活还不如他思考过的生活多。其实，如此分析笔者认为未免失之偏颇。因为，正确的推理习惯和严格的演绎方式并不是导致人们犯错误和失真的先决条件。很好地解决一个高等数学问题和有逻辑性地安排一个剧情，这是两个肯定不同但绝非必然对立的行为。诚然，埃切加赖是工程师出身，难道一位工程师就不能获得与专职戏剧家或小说家一样的对世界的认识吗？莫拉廷^①曾是金银匠，哈森布斯是木器工人，布莱东·德·罗斯·埃雷罗斯

布莱东·德·罗斯·埃宙罗斯(1796—1873)，戏剧家、诗人。在 1808 年爆发的西班牙反法独立战争中当了十年的士兵，

^①莫拉廷（1760—1828），西班牙戏剧家，著有《姑娘们的同意》《新喜剧》等。

1837 年当选为西班牙王家语言科学院院士。只是个士兵。难道埃切加赖对人类的了解程度还比不上这些人吗？至于说埃切加赖缺乏生活经验，这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从阅历来看，他是一位紧密地参与商业竞争和政治生活的人，是紧跟时代发展的人。他曾五次出任大臣，先后在马德里、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居住过。而且，他从事戏剧创作时已经 42 岁，在这个年纪是不可能缺乏社会经历的。如果要寻找埃切加赖戏剧的缺陷的根源，既不能只从他的生活轨迹中找，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他的思维习惯，而是应该探讨影响他形成戏剧创作目的和情节处理方式概念的流派，同时，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西班牙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实际上，不管埃切加赖愿不愿意承认，他的艺术观从本质上与黄金时代伟大的剧作家没什么差别，也与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观极其接近。洛佩、蒂尔索、卡尔德隆以及后来的戏剧家没有在作品中采纳更多的心理描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或是缺少知识和阅历，而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公众才写作的，他们认为只要有令人吃惊的突变、繁多庞杂的情节和生活的表面化处理就足以满足观众了。过分追求戏剧效果也使心理分析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埃切加赖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文艺界一些人士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埃切加赖的狂

风暴雨式戏剧都是以一切贡献于一时的效果为目的的，在理性、观察力、道德的真实性方面明显过于薄弱。虽然借助于精神力量，观众获得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旦心平气和，就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观众再细心地思考一下，更会毫不留情地发现创作概念或制作过程中的弱点。埃切加赖的戏剧缺乏温柔。他作为伟大的情感煽动家却无视情感中的温柔、细腻和宽容的一面。他可能使人们心潮激荡，但绝不会把人们牢牢吸引住。他笔下的人物可能是观众心目中的英雄，但绝不会是观众的朋友。这是由心理分析方面的缺陷造成的。

埃切加赖即兴创作的剧本缺乏文笔，细读时尤其会有这种感触。他的一生始终在诗剧和散文剧之间徘徊，早期他以诗剧为主。西班牙诗剧有某些缺点，例如，过分使用空洞而夸张的雄辩辞藻，常常利用含混的和音替代准确和清晰的思想，不断运用各式各样的修辞装饰打扮自己，过多沿用古老的正在复兴的贡戈拉文体中的繁琐文笔。受此影响，埃切加赖诗剧中用词不当、粗糙模糊、生硬拼凑韵律的缺点表现明显。后来，他比较倾向于散文剧的创作。E. 梅里美、索贝哈诺等人认为他的散文剧比诗体剧好。与诗剧相比，散文剧更要求准确性，更限制了空虚和夸张的情感和思想的随意发

挥，也就更接近于普通人们的生活。他的 60 多部作品中有大约 30 部是用散文写的。这些散文剧运用隐喻、想象、拟人等手法，具有一种浪漫主义和古典的色彩。而且，他最好的作品大部分是散文剧。

如果客观地对埃切加赖的艺术创作进行一个总的评价的话，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首先，从现代人的角度看，他的艺术确实不太朴实，不太多思，不太尊重逻辑和真实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缺点越来越暴露无遗，文笔夸张、浮华，缺乏完整的心理描述，矫揉造作。他笔下的人物好像不是人而是一些盲进的力量。无情的命运压迫他们，推动他们，碾碎他们。为了触发观众的灵感，将观众引入一种悲惨和恐怖的场景之中，他真是不惜剧情失真并且处理手法幼稚。没人比他更爱用这些手法了：毒药、匕首、药剂、暴露的信件、秘密、戒指、圣母十字架等。他不惜牺牲一切来达到艺术效果和悲剧性的高潮，而这种高潮是以恐怖和震惊的方式刺激观众心灵的，也的确得到了观众的掌声。一位评论家说，埃切加赖的戏剧不是在说服，似乎也不是在打动，而是在吓唬观众，竭尽全力使观众的神经末梢紧张起来。还有人说，他是“一位尚未摆脱少年时代的天才”。阿索林对埃切加赖做过严厉的抨击，称他的戏剧“不合乎逻辑”，是“畸形物”。戏

剧人物好像卡通片，动作夸大生硬。戏剧中的悲壮场景“荒唐透顶”让人产生一种可笑的担忧感，情节的前后衔接也极不合情理。卡萨杜埃罗则用精练的一句话对埃切加赖作出评价：空洞无物、哗众取宠、矫揉造作的最高顶峰。一些现代文艺评论家干脆称之为“废话正剧”。今天，埃切加赖的戏剧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一件历史展品，只有社会学家要从文学角度进行社会研究时，才会对这件古董感兴趣。但是，埃切加赖的戏剧今天被某些评论家称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垃圾”，也许后世会被称为经典佳品，就如同我们今天把黄金时代的戏剧作家加以肯定、称赞，而 18 世纪的学院派学者们却把他们的作品称之为“垃圾”一样。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受当时的文艺思潮影响，由那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埃切加赖选择了更趋向于自由地发挥、更看重突发的奇想、更追求对观众心灵撞击的这种创作方式，它合乎当时观众的口味，也因此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埃切加赖戏剧现象”使他称霸戏剧舞台长达 25 年之久，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萨因斯比喻说：“埃切加赖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让观众目瞪口呆，令评论界瞠目结舌。所有的人就像看到大自然中的奇观——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天空那样，对埃切

加赖的出现无言以对。”埃切加赖以一种特别的技巧操纵着所有极端感情的狂流，让这些感情听从他的安排，让命运变成他的合作者和同谋，结果，他成为他那个时代获得成功最多、征服观众最多的戏剧家，他对于整整一代人具有的思想支配力至今仍令人惊异。如果仅从他获得辉煌的成功这点看，阿尼阿诺·皮尼亚认为：“埃切加赖把黄金时代的戏剧精华、卡尔德隆的‘名誉至高无上’主题的外在表现形式、浪漫主义哗众取宠的表演方式与从易卜生戏剧中得到的方法论启迪完美地结合起来，将它置于生动感人的戏剧结构之中，再配以无病呻吟的诗句来表达情感，最后，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他所处时代的‘大自然的怪物’。”一些文学评论家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他的作品。索贝哈诺按照创作体裁将埃切加赖的戏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早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品，以诗剧为主，属于“十分感人的真正废话”；第二类是取材于当代生活还能让人忍受的散文剧。1930年纽约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史》则说：“有时埃切加赖把观众带到不太可能存在的深渊之中，但同时又想方设法把他们领出来。”即使埃切加赖的创作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冷静的观众也能够很快发现这些缺点，但是在观看演出时，很少有人不被剧情深深地感动。

克拉林^①曾说过：“埃切加赖的戏剧可能不太理想，但是除他之外我们没有第二个戏剧家，这是目前的现状。”可以说他是浪漫主义叛逆运动的文学领袖，他有一批弟子，正如路易·阿隆索在1881年出版的《当代戏剧家》一书中所说：“在戏剧领域中，埃切加赖在戏剧舞台上革命性地塑造了他自己，他点燃了西班牙舞台，而且这场火仍旧在燃烧。”就连一位无论政治思想还是创作方法都与埃切加赖大相径庭的著名戏剧评论家伊格内西奥·何塞·埃斯科瓦尔，在目睹了《伟大的牵线人》的首演带来的轰动效应后，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影响力，并四方寻求支持，努力促成埃切加赖戏剧选集的出版。作为埃切加赖成功的主要见证人，他在为《埃切加赖戏剧选集》写的前言中说道：“我出席了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您写的剧本的首场演出。说实话，我并不是作为您的热情崇拜者参加的（请原谅我的坦率），而是以一种对任何普通东西都有极大兴趣的态度观看的。我听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也目睹您每部戏剧带来的热烈争辩场面；我听到过某些人失去理智的言论，也看到过另一些人谩骂抨击的表现；我读过评论家用手术刀完成的细致剖析，也听见如醉如痴的戏迷们大唱的赞歌。从这一切现象中，我明白了，现在我要公开宣布：

^①克拉林(1852—1901)，西班牙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任何人对您的作品都不会无动于衷……尽管对您作品中的那些倾向（艺术的、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倾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自觉自愿地赞同，尽管我也从未被您最富戏剧性的场面感动得落泪，但是，我仍然被您的戏剧征服了。必须承认，您是这个时代最具有畅想力的戏剧诗人。特别是 1881 年 3 月 19 日这个难忘的夜晚看到《伟大的牵线人》首场演出后，对您的评价已经不存在分歧和争斗，有的只是步调一致的祝贺、颂扬和掌声。对我们这些曾一度受舆论影响徘徊不前的人来说，这次得到了感观上的最大满足。”

埃切加赖是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不是以其诗句而是以其源源不断的灵感，实现了从梦中唤醒整整一代人的奇迹。他让这一代羞怯的、被无聊和偏见折磨的、被虚伪和陈旧的传统束缚的人们去追求伟大的、标新立异的、独创的思想，去追求向往自由的情感，去追求悲壮的爱情。埃切加赖的戏剧使人们学会了梦想，学会展开思想的翅膀飞翔。

伟大的牵线人

三幕诗剧

沈石岩 译

演 员 表

剧中人物	扮演者
特奥多拉	门多萨小姐
堂·胡利安	多纳托先生
堂娜·梅塞德斯	卡尔德隆夫人
堂·塞维罗	巴伦廷先生
佩皮托	卡尔沃(里卡多)
埃内斯托	卡尔沃(拉斐尔)
证人之一	卡尔沃(何塞)
仆人甲	帕里斯
仆人乙	卡尔沃(费尔南多)

年代:18……年

地点:马德里城

仅将此剧献给大家。因为该剧获得的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大家的良好意愿而并非我个人的功绩。确实是献给大家的。献给从首次上演就以高层次的鉴赏能力与我这部戏剧进行思想沟通的、品德高尚的观众。在他们的庇护下，该剧受到青睐。献给对我如此慷慨厚爱并给予无限同情的、令我终身难忘的报界。献给演技高超细腻、情感深厚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演员们。他们时而以声如贯珠、铿锵有力的声调伸张正义，时而以艺术大师的朗诵技艺表现诙谐场景，甚至不露破绽地避开舞台上的偶发性纰漏，从而使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

我以上述这些微不足道的、干瘪的然而充满真情实意与终身铭感的言词献给我应献给的诸位。

何塞·埃切加赖

对 话

书房右侧有一扇门，左侧一个阳台，一张堆满书籍与纸张的桌子置于舞台中央。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

第 一 场

埃内斯托坐在桌前准备写作。

埃内斯托 头脑里一片空白，这不可能。这正是要与这种不可能的现象进行斗争的。思路在这儿呐：它在我脑海里上下翻腾。我感觉到它了。有时我的内心世界还照见了它。我已经看到它了，但它轮廓模糊且飘浮不定。突然它从藏匿的深处发出声响：痛苦的呻吟，爱抚的叹息，痉挛般的狂笑……思路活跃起来了，思想里的灵感迸发出创作火花，它正在扩大、延伸。它在我周身显现。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赶紧拿起笔，屏气息声低首面对铺好的稿纸准备落笔。可是，“只字全无”却戏弄了我，浮现在脑海里的轮廓消失了，呻吟

与叹息也听不到了。我周围只是一片空白，面前只有白纸一张，思路迟钝，心灰意懒，更有甚者，手中的笔怎么也不听使唤。在这张白纸里，没有注入任何生命与思想。啊！“一片空白”的表现形式种种，它们一声不响地与我们这些创作者们为难。它们可以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一块未经任何加工的原始大理石，没有任何优美音符跳出的一片混杂的噪音，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的“一片空白”，再也没有比这只不起作用的秃笔更让人气恼、更蛮不讲理、更为可恨的了。（把笔扔在一边）还有这张白纸呢。嘿，写满文字，我无能为力，但我能毁掉你，你这个总是让我卑躬屈膝的、不得实现雄心壮志的帮凶！对，就这样撕，这样撕，撕得更碎些。（撕掉稿纸，略停）我这是怎么了？幸亏没人看见。这种无名火也太可笑了，是不应该的。我不能就此罢休、退却和让步。让我再想一想，直到灵感出现。我还没有被任何困难吓倒过。来，来，看看是不是再这么想想看。

第 二 场

埃内斯托、堂·胡利安。后者站在舞台右侧，身着礼服，大衣搭在手臂上。

胡利安 （在门口探头，但没进来）喂，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利安 还在工作呐！打扰你了吗？

埃内斯托 （站起来）打扰？看在上帝份上，瞧你说的，堂·胡利安。请进，请进。特奥多拉呢？（堂·胡利安进来。）

胡利安 我们刚刚从皇家剧院回来。她跟我兄弟上三楼去了。去瞧瞧梅塞德斯买的什么东西。我回房间的时候，经过这儿看见你的灯还亮着，才来向你道个晚安。

埃内斯托 剧场里的人很多吗？

胡利安 跟往常一样，人不少。咱们认识的朋友都在打听你呢。你没去看戏，他们还觉得很奇怪呐。

埃内斯托 啊，他们竟对我有这么大兴趣。

胡利安 对你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但我还觉得不够劲儿呢。这么说你只身一人在家充分利用了充满灵感的这三个钟点？

埃内斯托 三个钟头的孤独倒是真的，但灵感一点都没来，尽管我顶礼膜拜地恭候它的降临。

胡利安 它没有按时赴约？

埃内斯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尽管我还是一无所获，白白等待，但是我总算有一大发现。

胡利安 发现了什么？

埃内斯托 发现了这个：我成了个可怜的魔鬼。

胡利安 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

埃内斯托 是个十足的魔鬼。

胡利安 干吗你跟自己这么过不去？难道说你要写的剧本写不出来？

埃内斯托 必须得写出来，解铃还靠系铃人啊。世上没有救世主，全靠我自己了。

胡利安 那灵感与剧本联合起来与咱们这位好人埃内斯托作对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埃内斯托 问题在于当我进行构思时,从戏剧形式到场次安排,我觉得内容挺丰富的,可是一动笔,很奇怪,反而难产,写不出来了。

胡利安 你所说的写不出来,指的是什么?你给我说说,我对这个很好奇。(他在沙发上坐下。)

埃内斯托 您知道,在一部戏剧里主角是它的灵魂,他让剧情运转、发展。但这个制造灾难、战胜灾难或深受灾难之害的主角我却无法写出来。

胡利安 这个剧中人很丑?还是让人讨厌或是很坏?

埃内斯托 我指的不是这个。说他丑嘛,他与任何人长得一样,就像你,就像我。也不是坏人,既不好也不坏。事实上也不让人讨厌。我既不是怀疑主义者,也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不是一个对生活感到失望的人,不管生活是好是坏。

胡利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原因在于我刻画描绘的剧中人在舞台上装不下。

胡利安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难道是一出神话剧?剧里有很多泰坦^①式的人物?

埃内斯托 是泰坦式的人物,但却是当代的泰坦。

胡利安 总共有多少?

埃内斯托 这个剧中人是……“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

胡利安 “所有的人”!对,你说得对,舞台上容不下“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也是经过无数次证实的真理。

埃内斯托 那么,现在您该说我还是有道理的了。吧。

^① 泰坦指巨人。

胡利安 不完全对。“所有的人”可以高度地概括在某些人物的典型性或特征上。我在这方面是个门外汉，但我听说那些戏剧大师们不止一次是这么做的。

埃内斯托 是这样的。但在我的具体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我的戏剧里，不能这么办。

胡利安 为什么？

埃内斯托 原因很多，解释起来话就长了。但是今天太晚了，没时间了。

胡利安 没关系，你可以说说其中几个原委。

埃内斯托 您看，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即我称之为“大家”或者当代的泰坦的这个千手千眼怪物的每个脑袋，总要在我的戏剧里占据片刻时光吧，说一句话吧，使个眼色吧；也许在整个故事里他们的全部表演只是一个微笑的动作，出现瞬间随即消逝。这是个没有什么激情的、没有什么残暴和恶作剧场面的作品，是无关紧要与娱乐性的。

胡利安 那又怎么样呢？

埃内斯托 从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台词里，从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眼光里，从所有这些无动于衷的微笑里，从所有这些窃窃私语与小小的恶作剧里，从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戏剧之光的、小小的火花里，这些火花被聚集在一个焦点上，浓缩在一个家庭里，定能点燃起一场熊熊大火或引起爆炸，挑起一场格斗并造成无数牺牲者。如果我用典型人物、象征人物去表现“所有的人”即整个群体的话，那么我势必得把实际上分散在这个群体每人身上的东西浓缩集中在几个象征人物身上，结果人物变得虚假，只是舞台上的几个让人讨厌的、干尽坏事的不真实人物了。结果他们的恶行成为无本之木。此外，我还得冒被认为只是喜欢描绘一个

腐朽的、卑鄙的、残酷的社会的危险，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打算显示一些司空见惯的、无所谓好坏的细微情节，因为这些情节积少成多，再受到现代生活神秘影响，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戏剧效果。

胡利安 行了，行了，别再说下去了。你说的都是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好似我从云山雾罩中看到了一点东西。总之，这方面你比我在行。假如我们谈的是汇票、行情、期票以及提前贴现，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埃内斯托 噢，不对，您有很高的鉴赏力。这是最重要的。

胡利安 谢谢，埃内斯托，你过奖了。

埃内斯托 您被说服了吧？

胡利安 还没有。应该有某种方式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埃内斯托 只有一种方式那就好了。

胡利安 还有其他方式？

埃内斯托 我想还有。那么请您告诉我，什么是一出好戏的“戏剧支柱”？

胡利安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什么是你所说的“戏剧支柱”，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没有爱情的戏，特别是不幸的爱情的戏；我是不爱看的。因为幸福的爱情在我们家里，在特奥多拉和我身上早已体验到了。

埃内斯托 好，好极了。可是在我写的戏剧里几乎不能有爱情存在。

胡利安 那可不好，糟透了。喂，在你的剧本里写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怀疑这种剧本会让人感兴趣。

埃内斯托 我跟您讲过。爱情这东西会让人产生嫉妒情绪。

胡利安 那么，就写些带有震动效果的、场面生动的戏剧。

埃内斯托 不，不，先生，这样写绝对不行。所有的内容应该是简

单、普普通通的，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如戏剧本身不是靠外在表面现象去表现那样，而是人物的内在表现、情节缓慢地发展。今天抓住观众思想，明天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它是靠潜移默化的力量去征服观众的。

胡利安 但是，你说的这些，怎么才能让人看到，这种内在的腐蚀作用怎样表现出来？是由谁去传达给观众？在什么地方能看到这种内在的腐蚀作用？难道整个夜晚我们这些观众都得留神演员们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眼神，每一个叹息，还有那些只言片语吗？孩子，这就不叫娱乐了。进行哲学研究才需要如此细致的观察呐。

埃内斯托 哈！而您现在就像回音壁一样正在提出我在思考的问题呐。

胡利安 不，不，我也不是想让你泄气。你能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唉！剧本有些苍白无力，好像让人兴趣索然。即使这样，总得有个悲惨结局或一个突发式的戏剧变化吧？

埃内斯托 悲惨的结局与戏剧式的突变，几乎是发生在大幕降落的那个片刻。

胡利安 那就是说，剧情終了才是它的将将开始。

埃内斯托 尽管我是想让您对这个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得告诉您，是这样的。

胡利安 喂，你要做的是写“第二个剧本”了。也就是说，当第一个结束后，继续剧情发展的第二个剧本。根据你的看法，第一个是无足轻重的，第二个才至关重要。

埃内斯托 我想是这样的。

胡利安 那么这个问题咱们两个就谈到这儿，看来你很有办法而且逻辑性又如此之强，给它个什么标题呢？

埃内斯托 标题？那是另一码事，不会有标题的。

胡利安 什么？你说什么？连个题目都没有？

埃内斯托 没有，先生，正如堂·厄莫赫内斯^①所说，“除非为了标题明确、清晰去求助于希腊文”。

胡利安 行了，行了。埃内斯托，刚才我到你门口的时候，你正在打瞌睡呢，你在瞎说些什么，在说梦话吧。

埃内斯托 做梦？……是的，瞎说？……也许。我是在白日说梦。您很有眼力，都让您说着了。

胡利安 在这种情况下，猜中了，还是很容易的。这是一部主人公不出场的戏剧，与平日一样什么也没发生，当最后一幕的大幕下落时，戏才开始，它还没有标题。我真不知道这种剧本怎么去写，怎么去演，更不知道谁能讲得出什么才是正剧。

埃内斯托 哎，就是正剧。整个问题在于如何给它个外在形式，而我不知道怎样赋予它。

胡利安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埃内斯托 您的看法？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第二个父亲的意见？堂·胡利安？

胡利安 得了，得了。埃内斯托，在咱们都认为难以写出你那部戏的情况下，现在就此搁笔，别再写那部伤感剧了。我不是问过你是否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埃内斯托 我说过想听听。

胡利安 不开玩笑。你现在去躺下睡觉吧，明天一早跟我去打猎，打几只石鸡。也免得你在你的剧本里杀戮角色，也许观众还会怪你。最后你会感谢我的。

埃内斯托 绝对不去。我要写剧本。

^① 莫拉廷《新喜剧》里的主人公。

胡利安 哎，倒霉蛋，你这样苦苦地冥思苦想，是自找罪受。

埃内斯托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还是设想出来了。在我的头脑里我感觉到它了，它在翻腾，它要求给它个戏剧外形，我一定得满足它的要求。

胡利安 但是，你就不能找另一个情节去写？

埃内斯托 但是，这个木已成舟的构思，怎么办？

胡利安 让它见鬼去吧。

埃内斯托 噢，胡利安！您以为，这个在头脑里业已形成的固定念头，为了让我们双方都满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丢掉？我很愿意去构思另外一出戏，但这个伤脑筋的难题一定得让它开花结果。

胡利安 那么，好吧。愿上帝助你成功吧。

埃内斯托 问题就在这儿，就像哈姆雷特说的。

胡利安 （低声并带着神秘而诙谐的口吻）你不至于让这个剧本像育婴堂的孤儿那样无名无姓，置于佚名作家的作品里吧？

埃内斯托 啊，堂·胡利安！我是个正直的人。我的孩子，不管他们表现得好坏，都是我的合法子女，都姓我的姓。

胡利安 （准备起身离开）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埃内斯托 我也是这么期待着，不幸的是还没写出来。不过没关系，如果我写不出来，会有别的人写出来的。

胡利安 那么就动手吧，祝你好运，但愿没人抢在你前头。

第 三 场

埃内斯托、胡利安和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在外边）胡利安！胡利安！……

胡利安 是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你在这儿吗？胡利安。

胡利安 （把头伸出门外）是的，我在这儿，进来吧。

特奥多拉 （进入）晚上好，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晚上好，特奥多拉。他们唱得好吗？

特奥多拉 跟平日一样。您写了很多吗？

埃内斯托 跟往日一样，一无所获。

特奥多拉 与其这样，您还不如陪我们去看戏呢。我所有的女友都向我打听您呢。

埃内斯托 看来，“所有的人”都对我感兴趣。

胡利安 我不怀疑这点！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成为你剧本里的主人公了。请注意，不知他们与你交朋友是否还感兴趣。

特奥多拉 （好奇地）一个剧本？

胡利安 别做声！这是个谜，不管是标题、人物、情节还是悲惨结局，你都别多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晚上好，埃内斯托，咱们走吧，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再见，堂·胡利安！

特奥多拉 明天见。

埃内斯托 晚安。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梅塞德斯心事重重,不知为什么?

胡利安 塞维罗还勃然大怒。

特奥多拉 为了什么?

胡利安 我怎么知道。佩皮托还在一边幸灾乐祸。

特奥多拉 他总是这样,他从没说过别人的好话。

胡利安 这才是埃内斯托的剧中人物呢。(特奥多拉、胡利安从右侧下。)

第 四 场

埃内斯托 不管堂·胡利安怎么说,我决不放弃我的创作,除非懦弱被看作是伟大的壮举。不,不,我不能退却……只能向前。(站起来,急促地在室内走,最后走到阳台)黑夜,你庇护我吧!与笼罩着蔚蓝色天幕的白昼相比,在你黑黢黢的怀抱里我更容易迸发出灵感与创作激情。位于闻名遐迩的城里的千家万户,为了这位诗人剧作家的创作需要,掀开你们的屋顶吧!就像那个顽皮的瘸腿魔鬼做过的那样,让我看看经过一天紧张的户外活动后,你们的男女主人公们是怎样在密室里休憩与打发时光的。让我敏锐的耳朵听到胡利安和特奥多拉曾问过我的那些“只言片语”吧!如同光亮透彻的玻璃散发出的千万条光芒汇聚成强大的焦点光源那样,如同无数条交织的阴霾汇集成乌云那样,如同无穷无尽的土粒筑成高山那样,如同点滴的水珠汇成汪洋大海那样,我要

从你们散失在各处的“只言片语”里，从你们含糊的微笑里，从你们奇特的眼神里，从你们在咖啡馆、剧院、会议厅以及看演出时留下的无关紧要的、业已飘然而逝的“只言片语”里汇集并形成我的正剧。尽管我这块具有搜罗阴霾与聚光能力的、聪明的透镜质地不高，但也得让它迸发出戏剧火花、形成悲壮的场景。我的正剧已从头脑里涌现出来，还有了标题。因为透过那盏煤油灯的光线，我看见了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不朽名作，在剧目命名上给我以极大的启迪。弗兰齐丝嘉和保罗，你们的爱情轶事啊^①！（坐到写字台前，准备写作）动手！我的正剧开了头！第一页已不是空白了。有了题目。（写着）伟大的牵线人。^②（奋笔疾书。）

① 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在其名著《神曲》的《地狱篇》第五歌中，描绘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当但丁游历到第二层地狱时，一对幽灵向他飘来。他们是弗兰齐丝嘉和保罗。他们俩向诗人泣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弗兰齐丝嘉的父母于1275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把她许配给残疾贵族贾乔托为妻。贾乔托的弟弟保罗是个英俊青年，常和弗兰齐丝嘉一起阅读《圆桌故事》。这一读物——他们称之为加勒奥托——使他们俩互相产生爱慕之情。十年后，贾乔托撞见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已婚的弟弟保罗在一起这一隐私，就用刀把这对情人杀死了。

② 原剧的题目是《伟大的加勒奥托》。

第 一 幕

堂·胡利安家中大厅。舞台深处有一扇大门，接着是一条走廊通道，后面则是饭厅大门。这扇门在第一幕结束以前始终关闭着。舞台左侧前景处有一个阳台，中景处有另一扇门。舞台右侧的前景与中景处各有一扇门。舞台前方右侧陈列一个沙发，左侧，一张小台子和一把扶手椅。大厅陈设考究、豪华。

第 一 场

特奥多拉和堂·胡利安。特奥多拉站在阳台向外张望。堂·胡利安坐在沙发上沉思。

特奥多拉 迷人的夕阳西下，
多美的浮云、太阳与天空。
如果真像
诗人们所描绘的
双亲们所认同的那样：

在这蓝宝石般的玉宇里
主宰人类命运的星辰
记载着人类神秘的未来，
那么在这光彩如画的下午，
预言着我们的今后与将来，
是什么样的运气在等待？
将会是什么样的美好未来？
我的天空里有多少道霞光普照？
咱们的生活将会多么充实美好？
难道不是这样吗？（转向胡利安）
喂，你在想什么？
怎么不回答？

胡 利 安 （心不在焉地）什么事？

特奥多拉 你没听见我的话？

胡 利 安 对你，
我一向唯命是听，
你是我的核心，磁铁一块。
但有时
生意、忧虑与烦恼
也会不合时宜地
把我的思路引开。

特奥多拉 是为烦心事苦恼
并非对我情感有变，
我有什么可担心？
胡利安，什么事将你缠扰？（极其亲昵地）
有些事正让你分心，
让你沉默寡言。

我的胡利安，你内心痛苦？
我的第六感官已向我宣告。
假如我的幸福也是你的，
你的苦恼我也理应分担。

胡 利 安 你生活得幸福，我的苦恼从何而来？
当我沐浴在
特奥多拉的欢快的海水里，
当我看到
你体魄健美、双峰丰满，
那对火焰般明亮的双眸——内心世界的窗口
在两个小天地里闪烁发光时，
每当我自豪地想到
只有我才是你的主人时，
痛苦、悲伤、阴影、苦恼
都无法阻挡我成为
世上最最幸福的人儿。

特奥多拉 生意上也没有
不顺心的事情？

胡 利 安 钱财这个东西，
我从未为了它
夜不能寐，寝食不安。
一如继往，我对金钱
既不反感也不看重。
但它仍像驯服的羔羊
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家。
我过去富有，
现在仍然家资巨万，

直至我寿终止寝。
感谢上帝的恩赐与命运的安排，
堂·胡利安·德·加拉加萨
将成为马德里、加迪斯^①和波多的
银行家，我的特奥多拉。
资金虽非首屈一指，
但他恪守信义，实在可靠。

特奥多拉 好，好，好，那么，为什么
不久以前
你还忧心忡忡？

胡利安 我是在遐想，
畅想好事一桩。

特奥多拉 胡利安，你在想美事，
这我不觉得奇怪。（亲昵地）

胡利安 马屁精，别讨好我！

特奥多拉 告诉我，你想什么？

胡利安 我想为某个佳作，
再来个锦上添花。

特奥多拉 为一个新厂扩建？

胡利安 它不是钢筋水泥工程。

特奥多拉 可是，那是……

胡利安 是出于慈悲心肠的
时间久远的工程。

特奥多拉 （发自内心的欢快）我已经知道了。

胡利安 是吗？

^① 加迪斯是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城市。

特奥多拉 你想的是埃内斯托。

胡利安 你猜着了。

特奥多拉 可怜的孩子！

你做得对，他是

那么好强，那么善良！

胡利安 一切都是为了他父亲，

豪侠与忠诚的楷模。

特奥多拉 啊，多有才啊！

才二十六岁，已学贯西外

真是个奇才，谁知道将来会……

胡利安 才华？但过于横溢，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满脑子的奇情异想，

人情事故全然不谙。

如今世道无情多变，

再大的才华弃于一边。

谢世三百年后，也许才被发现、追认。

我担心他马失前蹄，

从此无法站立起来。

特奥多拉 你是他的保护人，

胡利安，你不会不管他吧？

胡利安 不管他！

只要我的心仍是鲜红的，

无时无刻不在脑中萦绕：

我欠他生父旧情甚多，

忘掉此事比登天还难。

堂·胡安·德·阿塞多

为了庇护我的父亲，
不惜损害自家名声，
丢掉财产甚至生命。
我以自家名誉担保，
只要这个青年需要，
我可以献出拥有的一切，
甚至以我的性命相报。

特奥多拉 好极了，胡利安，这才像你。

胡 利 安 如你所知，
一年前或许更早，
好人堂·胡安谢世。
听说其子生活困苦，
我匆匆搭乘火车
径直赶赴赫罗纳^①。
几经说服，才迫使他弃家
随我回到这里。
就在这大厅之中
我对他讲明：
“你就是我拥有一切的主人，
因为我欠你父的旧情无数。
如果你愿意，你就是
一家之主，或退而言之，
虽然我无法与你生父攀比，
他是如此高尚，
是我一生追随的楷模，

^① 赫罗纳是西班牙南部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城市。

你不妨把我看成你第二个父亲。

只要你留下，喂！

咱们看看，谁更尽到父责。

特奥多拉 不错，你是这么说过。

这个好可怜的人儿
把你的脖颈紧紧搂住，
突然像个孩子似的
嚎啕大哭。

胡 利 安 说得对，他还是个孩子，
我们应该想着他，
为他前途、远景着想。
这就是你刚才看见的，
我为什么如此严肃、心事重重。
我在寻找使他幸福的方式与途径。
而你却在一旁唠叨什么
夕阳、彩霞、风光无限美好。
自从在我们的小天地里
有了光彩照人、最纯洁的两颗太阳以后，
我对那美景早已不屑一顾。

特奥多拉 那么是我没有猜出你的心事，
你是在想为埃内斯托做些事情？

胡 利 安 正如刚才所说。

特奥多拉 那么，还要大大超出你
已为他做出的一切？
相处一年有余，
我们亲如一家。
你待他如亲骨肉，

我对他如亲兄弟，
对自己的儿孙也不过如此。
胡 利 安 这样做是对的，但还嫌不够。
特奥多拉 还不够？但我觉得……
胡 利 安 你想的是眼前，而
我考虑的是今后和未来。
特奥多拉 前途？未来？
安排此事，我轻车熟路。
与我们同住，岁月不限，
他如在自己的家园。
按自然法则正常发展，
他恋爱、成家，
出自高尚的目的，
你将足够家产相赠。
正如我信奉的谚语所言：
“婚后应自立”，
“她”与“他”从教堂返回自家。
不会因远离我家
我们就把他们遗忘，
更不会关系从此疏远。
你会看到他们生活美满，
我们更觉得福如东海。
他们生儿育女，我们儿女成群，
谁会怀疑？（亲热地）
至少我们有一个女儿，
她与埃内斯托之子相恋，
最后匹配良缘。（这段台词表演的细微变化、风趣性，

建议由演员自己处理。)

胡 利 安 看在上帝份上，你还有完没完？（笑着。）

特奥多拉 听你谈起未来，
我才把前景描绘。

如果非此前景，
我万万无法接受。

胡 利 安 特奥多拉，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但是……

特奥多拉 上帝啊！怎么又来了个“但是”……

胡 利 安 唉！特奥多拉，
庇护不幸青年，
除了偿还旧债，
还应对他好感无限。
阿塞多之子
人品出众，价值连城，
得此厚待，理所当然。
但人际往来
一向复杂万变，
总应考虑周全。
特奥多拉，我是想说，
正如钱币有正反两面，
给以庇护与接受帮助
恰是矛盾对立的两面。
我担心慷慨的馈赠
会招惹他感到屈辱、难堪。
他生性清高、自负，
几乎还有些桀骜不驯。

特奥多拉，要设法消除他的这种心理，
还要为他多做事，
又得装作没做什么。

特奥多拉 用什么方式？

胡 利 安 你看是不是……

噢，他来了。（看着舞台深处。）

特奥多拉 那么，就别说了。

第 二 场

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和埃内斯托在舞台深处。

胡 利 安 来得正好。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特奥多拉。（心不在焉地问候，坐在桌子旁沉思。）

胡 利 安 你怎么了？（走近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没什么。

胡 利 安 从你眼神里看到某些东西，
它显示着某种渴望，
你痛苦吗？

埃内斯托 任性！

胡 利 安 你不快活吗？

埃内斯托 从未有过。

胡 利 安 也许我让你讨厌？

埃内斯托 您是个讨厌的人！我的上帝！
（站起身来并热情地走向胡利安。）
不，不。您的爱子之情发自内心，
您的友情直通我心。
您透过我的眼神
审视出我的内心世界。
先生，是的，我是有点儿心事，
但我要向您全部倾吐。
堂·胡利安，望您谅解，
还有您，也是一样。（面对特奥多拉）
我本是一个疯汉，年幼无知，
忘恩负义。
不配得到您的恩爱、照应，
这已是显而易见。
我有这样的好父亲与姐姐，
本应感到幸福无限，无需考虑未来，
但是归宿的考虑总把我缠绕。
原因、理由让我脸红，难以启齿。
对，对，你们会理解我（强有力地）
住在这儿的虚假处境
与乞讨生活。

特奥多拉 这话是……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这话可真伤人。

埃内斯托 是这样子的，夫人，
我讲得不对，但实情如是。

胡利安 而我的看法正与你的相反，

假如真有人全靠讨饭过活，
那人恰恰不是别人，
而是胡利安我本人。

埃内斯托 先生，我知道
两个忠实朋友的故事，
不知出于何种经济原因，
因为我对钱财不感兴趣，
而且也没有什么记忆。
你们使我父荣光无上，
此举可以说义胆侠肠。
假如自问我是否回报，
可能我将是不义负心人。
我还年轻，堂·胡利安，
初出茅庐，微不足道。
但我还能做某种营生，
去换取口中的面包。
这叫高傲还是怪僻？
失去理智？我无从知晓。
但父亲生前的教诲
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无需烦扰他人，
自己能独立赢得的东西，
任何人均不应求助。”

胡利安 看来我对你的帮助
让你感到苦恼、难堪。
看来你认为你的两个朋友——

我们成了让你讨厌的债权人。

特奥多拉 您应理智地思考。
您无所不知，学问不小，
埃内斯托，但在这方面
人类的情感更是无所不包。

胡利安 这种轻蔑的高傲
我父不曾在你父面前显示。

特奥多拉 在我看来，当时他们的友谊
与我们现在的大不一样。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的想法是好的。

埃内斯托 确实，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知道还是个很不明智的愚人。
(十分激动地) 堂·胡利安，请您原谅。

胡利安 (对特奥多拉) 他的头脑已是乱麻一团。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 好像不是这个世上的人。

胡利安 是这个世上的人，
学问再深的学者
也会在小水坑里淹没。

埃内斯托 (悲伤地) 在这个世上
我不知会走上什么道路？
但当我预卜前程，
我不知为何要颤抖，
这是真的。
这个世上的水坑和大海一样
也会让我淹没？
我不否认，我对小水坑的

恐惧大于对深深的海洋。
大海宽广无垠
但终究沙滩是其尽头，
而水沟的气味
蔓延到无限的空间、角落。
只要摆动强劲有力的双臂
就能与巨浪拼搏。
而面对无法防范的、薄雾般的瘴气
只得束手待毙。
假如我注定要失败，
我并不畏惧死亡的来临。
在我临终前的片刻，
我只想看看，
想要吞噬我的大海，
或试图刺死我的利剑，
或压顶而下的顽石，
只有这点要求而已。
我要触摸到、感觉到
对手的形体，看到他的激怒表情，
我鄙视着他倒下，
我鄙视着他死去。
我不能让我的肺部
驯服地吸进
散落在我周身的
逐步扩大的、残害我的毒气。

胡 利 安 （对特奥多拉）我是否对你说过？
他已失去理智！

特奥多拉 但是，埃内斯托，咱们这是说到哪儿了？

胡利安 与我们刚刚说的

问题

有什么联系？

埃内斯托 先生，当人们看到我

被收容、庇护，居住此地，

我可以想象，也是这么认为的，

人们对我怎样考虑：

每当与你们乘车

穿越卡斯提亚大道；

每当某天上午

与梅塞德斯、特奥多拉

一道外出，一道在剧场包厢看戏；

每当在您的庄园狩猎，

每当坐在同一位置上共进三餐，

尽管你们都是好心肠，

先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

“这个人是谁？”

“是他们的债权人？”“不像。”

“是他的秘书？”“也不是。”

“是他的合伙人？”如果是合伙人，

却又很少带他去商业公会。

他们就这样窃窃私语。

胡利安 没人说闲话，

你在说梦话。

埃内斯托 请别……

胡 利 安 这是谁说的？说出姓名来。

埃内斯托 先生……

胡 利 安 只说出一个就行。

埃内斯托 就在你们上头，
住在四层楼上。

胡 利 安 叫什么？

埃内斯托 堂·塞维罗。

胡 利 安 我的兄弟？

埃内斯托 不错，是您的兄弟。
还嫌不够吗？堂娜·梅塞德斯，
他那高尚的妻子与夫人。
还要吗？还有佩皮托。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胡 利 安 (气愤地)我说，我发誓，说实话，
“他”，严人宽己，是个怪人。
“她”，唠叨不休，嘴上缺个守门人。
那个小伙子是个被人操纵的学舌鹦鹉。

埃内斯托 但他们传播着“道听途说”。

胡 利 安 这些都是你冥思苦想出来的。

品德高尚的人，
对这种无稽之谈
只是报之一笑而过。
对肆无忌惮的背后议论，
只会还以更大的鄙视。

埃内斯托 这品德是很高尚，
所有宽厚的人
都这样行事。

但据我所知，
传播谣言的人
从道听途说得到启迪，
不管他是有意或无意。
开始是谣传，
谣言传千遍，尘土也变金。
流传的窃窃私语，
让我们看到他们
包藏着的蝎心。
这是过去的确有其事的反映，
还是无中生有的中伤？
这是对过去已有过错的重新审判，
还是栽赃陷害挑起争端？
这条唠唠叨叨无休止的舌头，
它是败坏别人名声的人还是
要求严格的导师？
它是助纣为虐的帮凶还是
传播信息的报子？
它是刽子手还是诱人下水的魔鬼？
它想杀人灭口还是想让人斯文扫地？
它是故意伤人还是过失伤人？
如果这张嘴巴去审判别人，
是出于伸张正义还是怀有狼子野心？
堂·胡利安，究竟是什么？
我不清楚。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不过时间与事态的发展

将会把它们证实。

胡 利 安 对这些哲理问题
我全然一窍不通。
我想你的怪僻性格，
使你耗尽脑汁，去想这类问题。
但是，我不想让你难堪，继续忧虑。
你严于律己，渴望自食其力，
自己拥有体面的一席之地。
难道不是这样吗？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 利 安 回答我。

埃内斯托 (兴高采烈地)是这样的。

胡 利 安 这个体面的位置，我已替你准备就绪。
目前我还缺少一名秘书，
他们从伦敦向我推荐了一个，
但我不想聘请他人，
只想聘用那个性情古怪的(以一种亲热的责备口吻)
甘愿与别人一样的
以不高的固定工资并靠自身劳动的
被那个人视为自己的亲骨肉的人。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 利 安 (既诙谐又严肃)但是，我是一个
要求严格的生意人。
我的钱财从不
白白地支付给别人。
我要对你充分利用，
我要让你空闲全无，

在我家里，你只能拿到
你应得到的那些。
黎明即起，
十个小时苦干文书差事。
我对你严格要求，
只会比塞维罗更加塞维罗^①。
在众人面前你是这种人：
为我个人利益工作的牺牲品。
但是，埃内斯托，
你永远是占据我心灵的
那同一个人。（激情无法自控，改变语调，拥抱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拥抱胡利安）堂·胡利安！

胡利安 接受吗？

埃内斯托 当然。

我听从您的一切安排。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你终于将猛兽驯服。

埃内斯托 （对胡利安）一切为了您。

胡利安 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

现在我去给我的联系人写信，

自然，首先我得向他们道谢，

我意识到他那高水平的英语，

这在来信中已显示无疑，

可惜来信太迟，

^① 在西班牙文中，塞维罗意为严格。

不会公开表示内心的感情。

我会爱也会恨，

爱啥恨啥，

一向分明。

同样，人们对我不公，

我会以牙还牙，

要是人们恩爱待我，

我会以德还报。

梅塞德斯 (对塞维罗)他们说的是什麼？

塞维罗 我也没听清，

事情真蹊跷。

(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继续在阳台上小声谈着。)

梅塞德斯 (对塞维罗)是埃内斯托。

塞维罗 显然，另一个当然是她啦。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塞维罗 瞧瞧，他们又泡在一块了。

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瞧，除了这些话，

狗嘴怎会吐象牙？

梅塞德斯 塞维罗，瞧，真是这样，

得弄清楚，

人人都在这么议论他们。

塞维罗 (往前走)今天，就在今天

我得向胡利安挑明。

梅塞德斯 这个男人真是

厚颜无耻。

塞维罗 让圣人作证吧！

他与她，两个不知羞耻的人。

梅塞德斯 不幸的人啊！

她还这么年幼无知，

我去跟她谈谈。

特奥多拉 离开我们？

搬到外边去住，那万万不行。

这是什么想法？胡利安

肯定不会赞同。

塞维罗 (对梅塞德斯)搬？见它的鬼吧！没弄清事实真相
我也不会赞同。

(大声地)喂，特奥多拉！你没看见我吗？

你就这样对待来人？

特奥多拉 (离开阳台)堂·塞维罗，多么高兴见到你。

梅塞德斯 还没吃饭，怎么？还没到时间？

特奥多拉 哦，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 你好，特奥多拉。

塞维罗 (旁白)多会装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特奥多拉 我让他们点灯。(摇晃放在桌上的铃。)

塞维罗 对，对。

人们应该看得清楚。

仆 人 (在舞台深处)夫人……

特奥多拉 赫纳罗，点灯。(仆人下。)

塞维罗 正如人们常认为的那样，

在坦诚、履行义务的窄路上行走，

既不着急，也不脸红心跳，

因为路上充满着光明。

(仆人拿灯进来，大厅里立即光亮辉煌。)

特奥多拉 (停顿片刻,很自然地微笑着。)
跟别人一样,
我也是这么认为。(走向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 当然喽。

塞维罗 (故意地)您好!堂·埃内斯托!
这么说,我进来的时候,
您与特奥多拉在一起喽?

埃内斯托 (冷冷地)显而易见,我是在这儿的。

塞维罗 上帝啊!我看不能说“显而易见”,
在黑暗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走近埃内斯托,和他握手,使劲盯着他。特奥多拉和梅塞德斯在一旁说着话。塞维罗又旁白。)
他的面颊绯红
好似刚刚哭过。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有婴儿和热恋的人
才会哭哭啼啼。
(大声地)胡利安呢?

特奥多拉 去里面了,
在写一封信。

埃内斯托 (旁白)尽管我耐心不算小
我也难以控制住自己。

塞维罗 我去看看他。
开饭还会有段时间吧?

特奥多拉 时间很宽裕。

塞维罗 (搓着双手看着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好。那么说干就干。

(大声地)回头见。

特奥多拉 回头见。

塞维罗 (离开时故意看着他们俩,旁白)
我敢对天发誓。

第 五 场

特奥多拉、梅塞德斯和埃内斯托。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埃内斯托坐在一旁。

梅塞德斯 (对埃内斯托)今天您没见到我们?

埃内斯托 没有。

梅塞德斯 也没见到佩皮托?

埃内斯托 夫人,没有。

梅塞德斯 他在楼上
很孤单。

埃内斯托 (旁白)让他孤单去吧!

梅塞德斯 (既神秘又严肃地对特奥多拉)我想让他走开,
因为有话对你说。

特奥多拉 你?

梅塞德斯 (同前)对,
很严肃的事情。

特奥多拉 那么,请说吧!

梅塞德斯 可是,他在这儿……

- 特奥多拉** 我不懂。(上面的一切对话都低声进行。)
- 梅塞德斯** 大胆点儿!(拉着特奥多拉的手,亲切地握住,特奥多拉茫然地看着她。)
- 你让他越快离开越好。
- 特奥多拉** 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
- 埃内斯托,
- 你能不能替我办件事……
- 埃内斯托** 一百个愿意。
- 梅塞德斯** (旁白)就是一个我还嫌多呢!
- 特奥多拉** 请您到楼上
- 去找佩皮托,
- 也许让您办这事
- 有些不合适。
- 埃内斯托** 没关系。
- 梅塞德斯** (旁白)瞧,多么卿卿我我,
- 多么亲热的口气!
- 特奥多拉** 问问他是否去过王子剧场,
- 给我们那张包厢月票
- 办好了延期手续。
- 我对他说过,你一提他就知道。
- 埃内斯托** 我很高兴,
- 马上就去。
- 特奥多拉** 谢谢,埃内斯托
- 我很抱歉。
- 埃内斯托** (走向舞台深处)上帝啊!
- 特奥多拉** 再见!

第 六 场

特奥多拉和堂娜·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事情严重！

梅塞德斯，让我吃惊、不安！

瞧你这口气，这股神秘劲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塞德斯 是件很严肃的事。

特奥多拉 是谁的事情？

梅塞德斯 是你们的。

特奥多拉 是我们的？

梅塞德斯 你要知道，

是胡利安、埃内斯托还有你呢！

特奥多拉 三个人的事？

梅塞德斯 对，是三个人的事。

（特奥多拉惊异地看着梅塞德斯，停顿片刻。）

特奥多拉 那么快讲吧！

梅塞德斯 （旁白）本应一次挑明，

但我不能

我要口严，因为这是棘手的事情。

（大声地）

喂，特奥多拉，

不管怎么说，我丈夫
是你胡利安的兄弟。
大家伙儿
都是自家人。
不管是出生入死
还是遇到各种情况
我们都要互相
勉励、庇护和帮助。
今日我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当然，明朝，一旦需要，我们
毫不脸红地向你们求救。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这事不在话下。
请你把话说明，别绕弯子。

梅塞德斯 直至今日我还不愿迈出这一步，
但今天塞维罗又对我倾吐：
“一切事情到此为止，
我哥哥的名声、荣誉，
我珍惜、维护，
如同进行自我保护。
但某些事让人痛心疾首，
总是听见有人背后议论，
使我无颜面对父老兄弟。
总是看见他们俩回避众人
相视而笑。
这种卑鄙行径
必须立即制止，
我无法忍受

马德里城内的传闻。”

特奥多拉 接着说,接着说下去。

梅塞德斯 好,你听好。

(停顿片刻,梅塞德斯死死盯着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上帝啊! 人们都传些什么?

梅塞德斯 不管水多,还是水少,
河响一定是水在流动。

特奥多拉 我不知道河响还是不响,
也不管水多还是水少。
我只知道,我等得不耐烦了。

梅塞德斯 (旁白)可怜的孩子! 我真替她难过。
(大声地)这么说,你还没听明白?

特奥多拉 我? 没懂。

梅塞德斯 (旁白)也是个木头脑袋。
(大声而有力地)
都变成丑闻了!

特奥多拉 是谁的?

梅塞德斯 还会是谁呢! 你丈夫呗!

特奥多拉 (猛然一下子站立起来。)
胡利安? 瞎扯!
哪个缺乏教养的人,
竟说出这种话?

哼! 要是被胡利安听见,落在他的手里!

梅塞德斯 (劝解着又让特奥多拉坐在身边。)

他得有很多只手才行啊,
因为那么多的人在传。
如果事实并不是这样,

众人传后也变真。

特奥多拉 卑鄙行径指的是什么？

为啥如此奥妙神秘？

人们都在传些什么？

梅塞德斯 你听了不感到难堪？

特奥多拉 我会难堪？为什么？

梅塞德斯 喂，特奥多拉，

你还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

在这年龄无意干了些轻薄的蠢事，

过后又后悔哭了一阵，你说，

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特奥多拉 不明白。

我怎么能明白？如果

你说的事与我无关？

梅塞德斯 这是一种卑劣的行径，

也是一位夫人的丑闻。

特奥多拉 （不安地）她叫什么？

梅塞德斯 她叫……

特奥多拉 （又制止她）叫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关系。

（特奥多拉远离梅塞德斯，但仍坐在沙发上。特奥多拉这种厌烦而远离对方的动作与梅塞德斯以保护人姿态坚持靠近的动作很明显。）

梅塞德斯 男人是邪恶易变的，

总是试图从女人处

求得片刻的欢乐，

酿成女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让丈夫名誉扫地，
家庭也从而破裂。
从此无法抬头，
羞愧难忍无地自容，
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唾弃，
这就是社会公德的惩治。
上帝的惩处更为严厉：
良知簿上载永世。

(两个人已经坐到沙发的另一端。特奥多拉尽力躲开梅塞德斯，蜷缩着身子，双手捂住脸，她终于听懂了。)

来，特奥多拉，到我怀里来。

(旁白)小可怜啊！我的心都软了！

(大声地)那种男人不值得你去爱他。

特奥多拉 但是，夫人，你这
无中生有的当头一棒从何而来？
这些话既没让我心惊、
恐惧，也不会让我眼泪纵横，
它只会引起我无穷的怒火。
我刚才听到的那些，你是听谁说的？
谣言涉及到的那个男人是谁？是？
也许是指他？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啊！（暂停片刻）
那个女人是我，是这样吗？
(梅塞德斯点头，特奥多拉站起来。)
那么好，尽管你会发火，也得听着。

人们造谣污蔑，
你向我传谣中伤，
我不知两者谁更卑劣。
可恨的舌头煽风，
风又在翻浪！
可恨的人们瞎编，
居心龌龊、不良。
他们狼心狗肺，
造谣惑众逼我就范，
让我成为千古罪人，
想法多么卑鄙、混帐。
天哪！我从没那样想过，
天哪！我从没那样看待。
我可怜他不幸孤单，
我把他当弟弟疼爱。
胡利安是他的庇护、主宰，而
他又是那样英俊、高尚。
(停住，看了一下梅塞德斯又转过头去，旁白。)
她用什么眼神在看我，
我不能在她面前夸奖
埃内斯托。上帝啊！
我还得装成另一种样子。(明显的痛苦状。)
行了，行了，安静点儿。
(大声地)我感到多么忧虑不安！
多么令人痛心，多让人心寒！
人言可畏，
让人身败名裂！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我的妈妈呀！亲爱的妈妈呀！

我心中的胡利安啊！

（倒在左边的大扶手椅上啜泣，梅塞德斯力图安慰她。）

梅塞德斯 请你原谅，我可没这么看过你。
别哭了，别认真把它当回事儿。
你过去的举止足以说明品行端正。
可是话虽这么说，
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看法。
大肆渲染述说
你与胡利安的人们，
百分之百的是由于
你们自己过分不检点，
留给他们传谣的口实，
才让人家往坏处联想。
你刚刚度过二十六个春天，
而胡利安年已四十有余，
埃内斯托又是满脑子虚幻，
你丈夫整天忙于他的事业，
另一个男人沉湎于奇情异想，
你赋闲家中，无他事牵挂。
你们两人经常一起
出出进进，
人们看见你们一起散步，
人们看见你们共入王子剧院，
人们往坏处去想固然不对，
但是，特奥多拉，

我觉得对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要正视现实，理性分析，
人们造谣是在犯罪，
皆因你们提供机会。
我还可以告诉你，
当今社会对“行为不轨”
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
特奥多拉，你别害怕，
真是残暴无比，凶狠无情。

特奥多拉 （转向梅塞德斯，但没注意听她的讲话。）
你在说胡利安吗？

梅塞德斯 他成为京城议论取笑的话柄，
还有你……

特奥多拉 至于我……这你别管，
但是胡利安，我多倒霉啊！
他的为人这么正直、豪爽。
要是他知道了……

梅塞德斯 他会知道的。
现在塞维罗
正在与他谈这个谣传。

特奥多拉 你说什么！？

胡利安 （在内台）够了！

特奥多拉 上帝啊！

胡利安 你别说了。

特奥多拉 咱们快点离开这儿，
我多倒霉啊！

梅塞德斯 （向右边第一个大门探了下头。）

对,快走,留在这儿反而不好。

(特奥多拉和梅塞德斯转向舞台左边。)

特奥多拉 (站住)但是:为什么?

我真成了应受谴责的人?

可恨的谣言,虽然

不能让人玷污永世,但是,

它能让人掉价,丧失尊严。

虽然它明明是个无中生有的怪胎,

但也会使我们在众人心中另眼看待。

为什么感到让我恐惧的天罗地网

牢牢地将我捆绑?

(这时,堂·胡利安在前,堂·塞维罗随后,从舞台右侧门出场。)

胡利安!

胡利安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跑向胡利安,紧紧地投入他的怀抱)

靠在我怀里,

这才是保住你尊严的地方。

第七场

特奥多拉、堂娜·梅塞德斯、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人物从左到右排列的顺序如下:堂娜·梅塞德斯、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特奥多拉偃

依在堂·胡利安的怀里。

胡利安 尽管这是初次发生，
看在上帝份上，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今后谁再让她以泪洗面，
(指着特奥多拉)我发誓，我说话算话，
假如谁还传播谣言，
就别想迈进我家门坎，
即使是我兄弟，也休想进来。
(停顿片刻，胡利安爱抚、宽慰特奥多拉。)

塞维罗 胡利安，我只不过转达了
人们在你背后的议论。

胡利安 造谣诬陷。

塞维罗 可能是。

胡利安 就是诬陷。

塞维罗 那么让我把人们
传说的在这儿讲讲。

胡利安 这是卑鄙行径、耻辱、谎言、粪土。

塞维罗 我只是重复……

胡利安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停顿片刻。)

塞维罗 你这就没道理了。

胡利安 我理由十分充分。
你从街上
把垃圾脏物搬到我家，
做得够好的了。

塞维罗 没做错。

胡利安 不应这么做。

塞维罗 咱们共用一个姓。
胡利安 仅此而已。
塞维罗 你的名誉！
胡利安 你想想，这是当着我妻子的面。（停顿。）
塞维罗 （对胡利安，低声地）要是让在九泉的父亲得知！
胡利安 那又怎么样？塞维罗，这是什么意思？
梅塞德斯 别说了，埃内斯托来了。
特奥多拉 （旁白）要是让他知道了，
多么不好意思！
（特奥多拉转过脸，低下头。堂·胡利安注意地看着她。）

第 八 场

特奥多拉、堂娜·梅塞德斯、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埃内斯托和佩皮托。后两个人站在舞台深处。人物在舞台上由左至右的次序如下：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即埃内斯托和佩皮托进到舞台后就分开了，埃内斯托站到堂·胡利安身边，佩皮托站到特奥多拉的边上。

埃内斯托 （从舞台深处向堂·胡利安和特奥多拉处观察片刻，旁白。）

他与她在这儿……这不是在做梦。

难道真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是从这个白痴处听到的。（指佩皮托，这时他正走过来。）

这么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了。

佩皮托 （诧异地看着台上的每个人。）

你们好，祝你们胃口好，

快是吃饭的时间了。

特奥多拉，这是包厢的月票。

堂·胡利安……

特奥多拉 （机械地接过票子）谢谢，佩皮托。

埃内斯托 （对堂·胡利安，低声地）特奥多拉，她怎么了？

胡利安 没什么。

埃内斯托 （同上）她脸色苍白，还在流泪。

胡利安 （无法控制地）我夫人的事，你别管。

（停顿片刻，堂·胡利安与埃内斯托相互看了一眼。）

埃内斯托 （旁白）可气！今天什么事都发生了。

佩皮托 是个疯子。（指着埃内斯托，对他母亲低声地）

我只是拿特奥多拉

跟他开个小小玩笑，

他就气得要宰了我！

埃内斯托 （大声地，情绪悲愤，态度坚决，表情高尚。）

堂·胡利安，我笨嘴拙舌，

事情表达不清。

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我还是决定

不再接受您给我的工作。

先生，我承认，我这是

把您的好意当成驴肝肺。

胡 利 安 为什么？

埃内斯托 因为我是这么一种人：
充满梦幻的诗人。
我需要旅行走动；
我生性放荡、好动
还有点桀骜不驯。先生，
因此我父对我束手无策。
我不能像别人那样
让我成为无所事事的门客。
我素爱冒险生涯，
愿成为新的哥伦布去远行。
我说得是否在情在理，
最后请堂·塞维罗考虑决定。

塞 维 罗 您确实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您现在业已老练成熟。
很久很久以来，
我的想法与您相同。

胡 利 安 那么说，你是
迫切渴望出外旅行？
那么说，你想把我们撇在一边？
那么，你旅行的费用从何而来？

塞 维 罗 他走，到何处落脚，
自然是他愿意去的地方。
此外，为了更加合乎情理，
他旅行开销你应全包。
(对胡利安)我想全部开销

你不会吝惜分毫。

埃内斯托 (对塞维罗)我既不想接受无中生有的谣言，
也不愿享用出于怜悯的施舍。

(暂停片刻)

总之，最后我一定得离开。

生离死别是很痛苦，

也许今生今世再难相会。

最好现在好离好散

彼此紧紧拥抱辞别。

(对堂·胡利安)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十分激动地)请宽恕我的自私考虑。

胡利安 (旁白)瞧！他们两个人如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特奥多拉 (旁白)他有多么崇高的美德！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是什么不让您来拥抱我？

这是咱们最后的告别。

(伸开双臂走向堂·胡利安，堂·胡利安把他抱在怀里，双方紧紧拥抱。)

胡利安 不行，事情业已看得清楚，

这既不是第一次拥抱也非最后的诀别，

这是在两个诚实、正直的人之间的

坦诚的接触。

你这不明智的旅行打算

今后不要再向我提出。

塞维罗 这么说，他不走了？

胡利安 永远不走！

那个外出计划，

不管它是出自

一个孩子的随心所欲，
还是出自一个
疯子的癫狂乱想，
我都不会同意。
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改变立场。
即使在这个著名城市，
可鄙的流言蜚语
使我蒙受更大的侮辱，
我也不会去改变主意。

塞 维 罗 胡利安……

胡 利 安 行了。桌子已经摆好，
等着我们去用餐。

埃内斯托 我的父亲！
我不能留下。

胡 利 安 我相信你会留下。
除非你认为
我对你管教太严？

埃内斯托 看您说的！

胡 利 安 咱们吃饭去，到时间了。

用手挽着特奥多拉，
(对埃内斯托)陪着她走进餐厅。

埃内斯托 (看着特奥多拉，退缩地)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看着埃内斯托，退缩地)埃内斯托？

胡 利 安 对！没错儿。

就像过去那样。

(双方行动迟疑。最后，埃内斯托走近特奥多拉，特奥

多拉挽起埃内斯托的手臂，但谁也没看谁，显得生硬不自然，这一切建议演员自行处理掌握。对佩皮托）喂，还有你，把手臂伸给你妈妈。（佩皮托把手臂伸向梅塞德斯。）塞维罗，我的好兄弟，咱们俩一起走。（靠在塞维罗身旁。）全家就这样去吃饭。人家高高兴兴地举杯畅饮。不是有人窃窃私语吗？让他们去说吧！甚至去喊吧！人们的无中生有，对我来说分文不值。现在住房的墙壁应是透明的玻璃体。让人们透过灯罩发出的光亮看看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两人在一起。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清楚明白，造谣中伤的结果我是如此处理和“重视”。让事态听其自然发展。（这时一个身穿黑礼服、系白领带的仆人上。）饭菜……

仆 人 已经摆好。

（他打开餐厅大门：门内有一大餐桌、数把椅子，吊灯高悬，总之，一间豪华的餐厅。）

我们吃饭是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干蠢事想置我们于死地。

请进。(请主人入内。)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你请。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你请。

特奥多拉 你们请。

梅塞德斯 你们先请进。

特奥多拉 不，梅塞德斯，你先请。

(梅塞德斯和佩皮托在前，慢慢走进餐厅。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好像在沉思，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埃内斯托看着特奥多拉。)

胡利安 他看着她，

而她在流泪哭泣。

(他们俩慢慢地走在梅塞德斯的后面，特奥多拉迟疑地走走停停，擦着眼泪。)

(旁白，对塞维罗)他们在小声说话？

塞维罗 我不知道。

我想象是。

胡利安 为什么他们两人

朝我们这边看了看？

为什么？

(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站住，很快地回头看了一眼，又继续走下去。)

塞维罗 现在你刚进入清醒状态。

胡利安 我正进到你的疯狂里！

啊！造谣，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它也会渗透到人们心里。

·伟大的牵线人·

（他跟塞维罗进入餐厅。）

【幕 落。】

第 二 幕

一间很小的房间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十分简陋。舞台深处有一扇门，舞台右侧有另一扇门，通向另一间房间。舞台左侧有一个阳台。一个摆着几本书的松木书架，一张桌子，一张扶手椅。左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并排摆着两个不大的放照片的镜框，一个镜框内放着堂·胡利安的照片，另一个镜框空着，看来照片被拿掉了。桌上摆着一盏熄灭的油灯。一本但丁的《神曲》。书打开着，正好是有关弗兰西丝嘉轶事的那个段落，还有一张被烧黄的纸片。此外，还有零散纸头和一出戏剧的手稿。室内摆设很简单，和这个简陋的房间正相匹配。白天。

第 一 场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一个仆人。三个人从舞台深处出场。

塞 维 罗 先生没在家？

仆 人 没有，先生。

他很早就出去了。

塞 维 罗 没关系。我们等他。
因为我想堂·埃内斯托
迟早总会回来。

仆 人 可能快来了，
谁也没他那么准时，
谁也没他行动那么准确。

塞 维 罗 好吧！你去吧！

仆 人 是，先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在外面听候吩咐。
(仆人从舞台深处下。)

第 二 场

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

塞 维 罗 多么朴素啊！（环顾整个房间。）

胡 利 安 你最好说，
多么简陋！

塞 维 罗 这是间什么屋子！
卧室只有一个门。
(看着右侧的门，然后又看看舞台深处的门。)
前面还有这个办公室，
只有这些。

胡 利 安 魔鬼饶舌持续不断，
说什么以怨报德的人们，
说什么暗藏隐私的感情，
说什么低贱下流的激情，
开头是由这些可恨的谣言引起，
鬼话连篇没完没了。

塞 维 罗 他的迁出并非由此引起。

胡 利 安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可知道是由谁引起的。

塞 维 罗 这个人是谁？
难道是指我？

胡 利 安 有你。但是，
在你之前，还有那些
无事生非的小人，
毫无顾忌地传播谣言，
诋毁我和我妻子的名誉。
最后还有我，这个懦弱、耳根软的
醋劲儿十足的卑劣小人，
竟让这个青年出走。
他显示出高傲的性格，
也证实了我的无义无情。
你看，那些辉煌的厅堂，
我那显示阔绰、大方的举止，
我亲手签字的贷款批条，
我们的豪华舒适的生活，
所有这些我们享用的财富，
你知道，都是来自何处？

塞 维 罗 我把它早已忘记。
胡 利 安 你算说对了，
确实业已忘记。
来自那助人为乐，
来自那慷慨而又
豪爽的善举。
作为朋友或正直诚实的人，
他帮助了另外一个人，
却又一声不响地悄然离去。

塞 维 罗 你對自己过于苛求，
你知恩图报已到这种程度
为了它几乎丧失幸福，丢掉名誉。
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与你相比，圣徒也会自惭形秽。
不管坏事还是好事
万事都应有个尽头。
他自负而且固执，
尽管你反对、不赞同，
但他是自己的主人，
处世为人自负其责。
那天离开深宅大院
是因为他愿意住进陋室一间，
自讨孤独与凄凉。
事情虽然可悲可叹，朋友，
但是，有谁能阻拦，避免发生？

胡 利 安 如果人人都忙于自家事情，
即使有人背后指指点点，

他无暇顾及诳语闲言，
把别人荣誉当儿戏，
信口雌黄将人诬陷。
你说，
为了尽到神圣职责，
我把埃内斯托当成义子，
她待他犹如自己的亲弟弟，
这与他们有何相干？
在饭桌上、在剧院里，
或在散步的林荫道上
看见一个年轻美貌女子与
一英俊的青年同在，
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
去编造丑闻无影无边？
在这个尘世上，
男女之间的纽带联系
难道只有不纯正的情爱？
不应有友谊、感激和同情？
青春与美貌相遇
只会引来诋毁种种？
我们退一万步设想
“饶舌妇”说的果是实情，
我的眼睛可以明察秋毫，
我的谨慎小心会帮我留神，
一旦需要洗清耻辱，
我还有手中的剑和一颗炽热的心。
凭什么我需要这帮狂妄无知的小人？

塞 维 罗 对,鼓唇弄舌的人
固然做得很不应该,
但我是你的亲兄弟,
一张纸上写不出两个姓,
我怎么能听之任之闭口不谈?

胡 利 安 看在上帝份上,当然不能。
但你应慎重小心从事,
仅对我一人说明这不幸事情,
你不应该在我家中
翻江倒海胡搅一番。

塞 维 罗 我此事做错,
完全出于对你的过分爱护。
我承认自己的过错,
外人与我造成的损害。
但他们是谣言的制造者,
而我只不过愚蠢地
成了这些人的传声筒。
(兴致勃勃又亲热地靠近胡利安。)
但重要的是,胡利安,
你已清白,把坏名声甩掉,
解除了疑虑,
可以像骑士那样舒展胸怀。

胡 利 安 可是我还不能够
扬眉吐气、胸怀大展。
这些谣言制造者
虽被我谴责、唾弃,
但不能说它们

没有在我心灵占据一席之地。
我愤怒地声讨了
人们的惑众妖言，
大声疾呼：说谎！
但我又低声自问：
要是他们没有说谎？
万一他们歪打正着？
两股力量截然不同
拉我扯我让我归顺，
让我判断裁决，
让我站在他们之中的一边，
成为他们各自的帮凶。
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疑团繁衍，逐步扩大，
愤怒的心在咆哮，
鲜血般殷红的帐幔
遮住眼帘。

塞 维 罗 你在胡思乱想。
胡 利 安 不，我没胡想乱想。
兄弟，我把心扉向你敞开。
假如我态度坚决，
拼命加以阻拦，
当他迈向大门槛，
我捷足先登用手阻拦，
埃内斯托哪能出走离开？
这点你是否想过？
他之所以走成，

恰恰是我不安的念头作怪，
它向我发出一种响声，告诫说：
“让城门敞开，随其进入，
然后紧闭，严加管理。”
在守卫荣誉的城堡里，
“城池中的守将
不轻信别人才算称职”。
心里所想与嘴里所讲不同
是口是心非：
大声呼喊：“埃内斯托，回来吧！”
“别再回转。”心中同时暗想。
对他貌似坦诚，
实际虚假懦弱，
狡诈而无情义。
不，塞维罗，
一个正直的人
不能这样行事。
(一下子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神情极其沮丧。)

塞 维 罗 看管好既年轻
又美貌，何况
感情过于奔放的妻子，
事情只能是这样。

胡 利 安 不应这么说我的特奥多拉！
她如同一个镜面，
由于我们的不慎，
用口中的哈气将镜面笼罩，
争先恐后的毒蜂

拥到镜前窥探，
遮住阳光的普照。
如今，在这面神圣的镜中
成堆的蛆虫蠕动猖獗，
我必须亲手驱赶
这些隐匿的阴霾，
让明镜高悬天日重现，
映出纯洁的蔚蓝一片。

塞 维 罗
胡 利 安
塞 维 罗
胡 利 安

这再好不过。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那你还有何欠缺？
相差还很远。
我已对你倾吐
内心的矛盾。
我性格也因而
随之改变。
现在妻子见我，
总是愁容满面，
孤独、沉默寡言，
我也变了原样，
即使尽力复原，
种种努力徒然无效。
当她发现这一改变，
自然扪心自问：
怎么了？我的那个胡利安，
上帝，我爱过的丈夫何在？
我做错何事失去他的信任？

是什么卑劣想法将他纠缠，
把他从我怀里抢占？
一个阴影
横挡在我们之间，
一步又一步
把我们分开，
慢慢使我们疏远。
失去了亲密无间的信任，
也不见愉快幸福的交谈。
微笑已被冻结，
语调苦涩难咽。
我有的只是不该有的嫉妒猜疑，
特奥多拉有的只是悲哀的哭泣。
我的爱情受到损害，
我也亲手刺伤了她，
那女人的尊严和情意。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塞 维 罗 我们正走在
上天报应的道上，
既然你看得如此明确，
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解决？

胡 利 安 我的努力全然无效，
我知道对她猜疑是无中生有。
但今天看来违背真实的谎言
也会在明朝转变得木已成舟。
我一步一步地失掉她，
他一环一环地赢得她。

有谁敢说今后这事不会出现。

（抓住塞维罗的手臂，表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嫉妒心理。）

我，醋劲十足，阴险伪善，
我，处事不公，专横跋扈，
而他慷慨又高尚，
总是温文尔雅、谦恭礼让，
还头顶一圈殉道者的圣洁光环。
谈吐文雅、举止潇洒、衣着讲究，
这种青年自然会得到女人的青睐。
在这场不平等的竞争中，
他的条件总占上风，
这是不言自明的情况。
他赢得我失去的一切，
对此，我回天无力，束手待毙。
对此，你也会坚信不疑。
再加上饶舌者们
恶语中伤的宣传，
尽管他们俩以实相告：
“我们从未相爱！”
但重复百次的谎言
也会变成至理真言。

塞 维 罗 喂，胡利安，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不如同意
他提出的远走高飞的主意。

胡 利 安 我恰恰是来劝阻他的打算。

塞 维 罗 这样你就太不明智，
他不是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让他去，别从中阻拦。
祝他一路顺风，
愿航船满舵全帆。

胡 利 安 你愿意让我在特奥多拉的眼中
成为嫉妒成性而缺情少义的小人？
可怜的兄弟，你哪里知道：
一个被妻子瞧不起的丈夫
只能降到情人的地位。
一个被丈夫蔑视的妻子
不仅只配做丈夫的情妇，
还会让丈夫蒙受耻辱，
无地自容，脸面全无。
你愿意我的妻子
在无边的苦海里，
为那不幸的流浪儿
愁思绵绵，
虽断犹牵连？
你哪里知道，
只要我在她脸颊上
发现一滴泪水，
就会立即想到
这是为埃内斯托
流淌、轻弹。
我恨不得用激怒的双手
将这泪水擦干。

塞维罗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胡利安 只能忍耐，别无良策。
这场戏如何收场
还得编剧人来定夺，
他们靠两眼睛编乱造，
好或坏也由双眼决定一切。
塞维罗 (走向舞台深处)我觉得有人来了。
仆 人 (在后台，没出场)主人就要回来了。

第 三 场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佩皮托，在舞台深处。

塞维罗 你来这儿干嘛？
佩皮托 (旁白)哎呀！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当不成消息灵通人士了！
(大声地)这么说，咱们大家都来了。
再见吧，伯父！再见吧，父亲！
(旁白)霍，他们知道发生的事情。
(大声地)这么说，你们是来找埃内斯托的。
塞维罗 到这里，不找他还找谁？
胡利安 这个疯子干的事情你已经知道？
佩皮托 关于他干的……？当然，一点儿。
我只知道别人也知道的。

塞 维 罗 不是明天吗？当……

佩 皮 托 不对。

明天他就得离开，
那事今天就得处理完。

胡 利 安 （惊奇地）你想说什么？

佩 皮 托 我？

是佩佩·乌塞达昨晚
在俱乐部大门口
给我讲的事情，
他是内布莱达子爵的决斗助手。
要么是埃内斯托刺死对方，
要么就是性命被对方了结……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胡 利 安 详情尽知。

（口气肯定，做手势不让塞维罗插话。）

塞 维 罗 我们……

胡 利 安 （旁白）塞维罗，别说了。

（大声地）听说他明天启程，
但今天还要跟人拼命……

当然，我来此是

不让他决斗和远行。

（这场戏中尽管是为了埃内斯托远行的事而来，但胡利安假装了解详情，哄骗佩皮托吐露真情。整个对话和表演的细节建议由演员自行处理。）

塞 维 罗 （旁白，对胡利安）什么决斗？

胡 利 安 （旁白，对塞维罗）我也不知道，
但很快就会明了。

佩皮托 (旁白)哼,我并非吃素的傻瓜。

胡利安 (用了解内情的口吻)我们知道……
是跟一个子爵……

佩皮托 对,是跟子爵这么一个人。

胡利安 埃内斯托跟人有场决斗,
一个可靠正直的人
刚了解内情,
就向我们透露详情。
据说情况相当严重!……(佩皮托在旁边点头。)
当着众人的面
大争大吵全场哗然。(佩皮托点头。)
“你说谎!”“你说我骗人?”
出言不逊,对骂不停……

佩皮托 (兴高采烈地打断,夸耀自己知道得更多。)
对骂!?!一记响亮的大耳光
打得满脸大开花!

塞维罗 谁打了谁?

佩皮托 埃内斯托打了子爵。

胡利安 是埃内斯托,你还不懂吗?
(对塞维罗)子爵把埃内斯托放在耻辱柱上烧烤,
埃内斯托实在无法忍受,
才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佩皮托 确实如此。

胡利安 我不是对你说过,
那人给我讲述了前后经过。
(口气很肯定地)情况很严重吧?
(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

佩皮托 非常严重。

我都觉得难以对你们开口。

但这对你们已不是秘密。

胡利安 出于什么动机，想要达到何种目的？

（很紧张地靠近佩皮托，佩皮托故意停顿一会儿，卖关子。）

佩皮托 一场殊死的决斗！

（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看着他们两人，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显得坐立不安。）

这位子爵既没害怕

也不躲避，

他是位好剑手。

胡利安 内布莱达为什么

挑起争吵？

佩皮托 可以说根本没有发生争吵，

待我慢慢向你们细说。

（停顿片刻，他们两人极其不安地走近佩皮托。）

埃内斯托原本计划

明天离开马德里城，

去加迪斯看看能否

买到“熙德^①号”船票就启程。

由于路易斯·阿卡拉斯

应允给他写推荐信一封。

① 熙德原名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毕瓦尔（1043？—1099），西班牙抗拒摩尔人入侵的民族英雄。“熙德”——古阿拉伯语，是对男人的尊称，是“主人”的意思。是摩尔人送给罗德里戈的绰号。

信件极其重要，推荐可靠有效。

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决定去咖啡馆

将信件拿到手。

但阿卡拉斯尚未来到，

只得在一旁等待，

咖啡馆里的顾客

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

阿卡拉斯桌上的常客

眉飞色舞摇唇鼓舌，

继续高谈阔论。

谁也没有发现这青年

眉头紧锁，面部改色，

牙关紧咬，怒不可遏。

人们里外三层围拢，

将三寸不烂舌鼓动，

一手把半边天遮住。

牛鬼蛇神齐出动，

造谣生事显神通。

一团乌烟瘴气

赛过机车放的黑烟臭气。

茴香甜酒刚下肚，

杯盘狼藉桌上现，

烟头糖迹染台面，

大理石的咖啡桌

成为丑闻的解剖台。

一杯陈酒刚咽下，

一个“下贱”女人又上耻辱簿。

秽语恶言脱口而出，

博来满堂喝彩大笑。

一旦把他人闲事管尽，

使多少男人名誉扫地，

让多少女人冤沉海底。

不管这件还是那件

难道件件都是实情？

不过是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咖啡馆餐桌上的桃色新闻。

当然，此话并非出自我口，

我也从未这样考虑。

埃内斯托持此看法，

谈情况时向我表明。

胡 利 安 快点讲！说下云！

佩 皮 托 指名道姓各个点过，

最后的名字钻入耳中，

埃内斯托无法忍受，

拍案疾呼：谁敢让这位

正人君子蒙受耻辱？

说者回答：是一位夫人，

姓甚名谁直呼其名。

埃内斯托怒形于色，

一头冲向内布莱达。

可怜的子爵仰面躺倒，

那儿成了阿格拉曼王的战场^①。

简单地说，

今日将在一间大厅

比剑决斗，但我不知是在何处？

胡 利 安 （用力抓住佩皮托的手臂。）

前面说的那个正人君子是我？

佩 皮 托 先生！

胡 利 安 特奥多拉就是那个女人？

她的、我的、我们的名誉，

是在什么地方扫地的？

（双手捂住脸跌落在扶手椅上。）

塞 维 罗 （旁白，对佩皮托）瞧你粗心，干出的好事！

佩 皮 托 他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我还以为……

胡 利 安 脸面丢尽！威信扫地！

塞 维 罗 胡利安！（很亲切地靠近他。）

胡 利 安 是真的，我知道，

哎！当我缺乏自信

就会灵魂出窍。（使劲地抓住他弟弟。）

上天啊！为什么他们

对我这般横加凌辱，

他们凭什么对我们随意践踏。

没什么了不起，我清楚

作为一个骑士，我应如何反应。

① 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53）的骑士叙述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穆斯林国王阿格拉曼，击败了法国查理大帝的军队，围困了巴黎。

塞维罗，你能帮助我吗？

塞 维 罗 如果你同意，我愿誓死效劳！

（两人紧紧握住手。）

胡 利 安 （对佩皮托）决斗时间？

佩 皮 托 三点钟整。

胡 利 安 （旁白）我要宰了他！

是的，我要杀掉他！

（对塞维罗）咱们走！

塞 维 罗 去哪儿？

胡 利 安 去找子爵。

塞 维 罗 你想干什么？

胡 利 安 我想……

我试图竭尽全力

讨回被损害的声誉，

挽救胡安·阿塞多之子

危在旦夕的性命。

（对佩皮托）谁是决斗助手？

佩 皮 托 阿卡拉斯和

鲁维达两人。

胡 利 安 我认识他们两个。

让他留在此处，（指着佩皮托。）

也许埃内斯托就会回来。

塞 维 罗 明白了。

胡 利 安 你直接出去打听

决斗的具体场地。

塞 维 罗 你已听说了。

胡 利 安 来吧！

塞 维 罗 胡利安，你怎么了？

胡 利 安 一种欣慰，
很久没有的感觉。

（神经质地拉住塞维罗的手。）

塞 维 罗 欣慰！你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胡 利 安 与这小子相会很高兴。

塞 维 罗 与内布莱达？

胡 利 安 对。这下好了。今日之前
尚摸不着造谣生事者，
无法看清其本来面目。
现在终于得知藏匿处，
最终使他现出原形，
原来是个子爵式人物。
你这魔鬼三个多月来
血口喷人、造谣中伤，
今天，你得小心，
我要以牙还牙、一决雌雄。
（胡利安和塞维罗从舞台深处下。）

第 四 场

佩皮托一人。

佩 皮 托 得，先生，好一桩事情错综复杂，

毫无道理的一团乱麻。
不管怎样，伯父下了蠢事一桩。
竟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
跟一个充满浪漫想法的、
英俊的青年常来常往，
何况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他们只有姐弟间的纯洁友情
这明明是指天发誓的大谎话。
他把她视作姐姐，
对伯父敬如父亲。
我可是个狡猾的狐狸，
虽说年龄不大
但是见多识广。
这么年轻的一对，又非一母同胞，
鬼才相信姐弟的纯洁情谊。
从人们的话语，我们可以推测，
瞧瞧那股亲热劲，人们
哪能接受和理解。
干吗一定往好处想？
人们不是常常看见
他们出入剧院闲逛
有时还在莱蒂罗公园
并肩漫步踟蹰而行？
确确实实看见他们俩在一起，
看在眼里，话从口出。
埃内斯托对我指天发誓：
“绝无此事”，

两人“几乎从未”这样外出。
“只有一次”，这已足够。
如果一天里有一百个人
看见他们是这般模样，
就会变成不同的百天里
看见他们上百次相聚。
先生，有这些旁证材料，
谁还会去核实调查：
他们俩真是姐弟情谊
心地坦荡、无猜？
一起散步，仅此一次
还是次数多得无法统计？
这么做既无必要也不合适
此外多少有些荒唐和滑稽。
看见他们俩的人都这么说，
他们说的并非捏造也非撒谎。
我看见他们一次。另一个也说“我见到”，
一次加一次，便成为有把握的两次，
“我也看见了”，这就变成了三次。
另一个是第四，再有另一个就是第五次。
他们好心地运用加法
一直加到无限的次数。
他们之所以看见，因为平时很留心，
上帝赋予的五官
就是为了及时享用，
何必礼让不去使用。
在这个世上人人应牢记

不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就等于排除险情、杜绝攻击。（暂停片刻。）
对这“坦荡、清白”的情愫
我得留神。
情感一向是个复杂棘手的问题。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
他与特奥多拉如此接近
反而坐怀不乱，岂非怪人。
也许他是个哲人、学者、
数学家、物理学者，
但他们也得食人间烟火，
都是具有情感的人。
而另一个体态优美诱人，
这就足已构成犯罪物证。
多么希望这些墙壁能够与我对话，
多么希望散落在这间房间里的
埃内斯托的内心思想
能够聚拢变成可见的外形，
嘿！瞧，比如说，
那个照片镜框只剩下框框，
而另一个照片里
堂·胡利安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过去特奥多拉与我伯父的
两张照片一向并排陈列。
而如今她的照片不见，
已被取下，为了什么？
是为了避免感情再受干扰？（在桌前坐下。）

假如是这个原因，这很不好。
假如把它置于最佳角度，
使之更贴近心窝——
一个神秘莫测的庇护场所，
那就更加糟糕。
飘浮在空间、搬弄是非的
小鬼们正在编织着
捕获猎物的无形大网，
你们有疑团就能对他声讨。
你们毫不留情地指控
这个不可思议的哲人！
(他看着桌子，发现但丁的《地狱篇》。)
这是他内心情感的另一种表现。
我来此看他不仅一次，
但是这部优美作品
总是打开置于桌上。(翻看。)
“但丁：神曲”
这是他偏爱的诗篇。(又看了一次。)
看来仍旧停留在
弗兰齐丝嘉那个篇章。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我已猜中、认定：
不是埃内斯托从未读过
就是他只爱读这一篇章。
我发现这儿有水迹一道，
好似泪水掉下的痕迹，
先生啊！

婚后宁静生活多么不易！

什么样的神秘深渊

把你等待！

一张撕碎的纸片？（从桌上或地上捡起。）

噢，还残留一些笔迹。

（站起来走近阳台，试图读这张捡起来的纸头。这时

埃内斯托进来，站住看着佩皮托。）

第 五 场

佩皮托和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你在看什么？

佩皮托 你好！埃内斯托！

一张纸头

被风刮来。

埃内斯托 （拿着看了一下，然后又还给佩皮托。）

我不记得上面写的东西。

佩皮托 是些诗句。你听。

（很困难地读着。）

“你的烈焰把我吞没。”

（旁白）是献给特奥多拉的。

埃内斯托 随手练笔。

佩皮托 （不再往下读）只这几行。

埃内斯托 我们的生命没有价值
就像这纸头一张：
几声痛苦的呐喊
几捧被弃的灰烬。

佩皮托 这是你写的诗句？

埃内斯托 是的。
有时闲来无事，
任笔横竖奔飞，
此诗昨夜写出。

佩皮托 为了求得灵感
将自己置于创作环境之中，
你向但丁文学大师
伸出求援之手？

埃内斯托 大概是……

佩皮托 不用说，
这是部巨作，
弗兰齐丝嘉的轶事^①。（指着那本书。）

埃内斯托 （带有讽刺、不耐烦的口吻。）
今天你到这儿来
就为把我刺探。

佩皮托 活见鬼！没法全都弄清。
这里，这部打开的书
我真不懂其中意思，
你得给我解释一番。
你读一本爱情书

① 见序曲的第四场。

只是用它耗时光。
书中的弗兰齐丝嘉和保罗
来到但丁所描述的地方，
流泪阅读朗斯罗^① 与
归内维尔女王的恋爱曲。
这种爱法未免有些愚蠢。
这一烈火燃烧这种顽石，
阅读此书带来一个亲吻，
英俊青年心中欲火燃烧
全身颤抖亲了女孩香唇。
佛罗伦萨的诗人
借此场景和机会，
语调绝妙非凡，
手法简洁明快，
描绘了你翻开的这一段。（指着《神曲》一书。）
有个问题我不理解：
“那本书和写书人
就是我们的加勒奥托^②；
那天我们没再往下读。”
“没再往下读”此话我懂。
我的疑难并不在此。
只是，请告诉我，这加勒奥托

① 朗斯罗是圆桌骑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在亚塔尔王的朝廷里，他爱上了归内维尔王后。他是古代法兰西传奇《湖上的朗斯罗》中的主人公。

② 加勒奥托是《湖上的朗斯罗》传奇中的另一个角色。他撮合了王后和朗斯罗的第一次相会，“加勒奥托”从而变为“淫媒”的同义词。

为何出现，又是何种身份？

你肯定清楚这点。

它是你所写戏剧的（指着几张纸，看来是剧本草稿）

大标题。它一定会给你

带来不少荣誉。咱们瞧一瞧。（拿起剧本翻看。）

埃内斯托 加勒奥托是

王后与朗斯罗

爱情的媒介，有个绰号

叫“月下老人”或

“拉皮条的人”，

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神经

引起轩然大波，

才动用加勒奥托此名。

佩皮托 很好，正确，我已领会理解。

难道在卡斯蒂利亚语言里

找不出更恰当、现成的词？

埃内斯托 极其准确又唾手可得的词，当然有。

这种职业能把别人的

轻俏变成自己的多乌隆^①，

迎合人们的喜好，

让各种人的意愿

殊途同归。表达此意

自然有恰当词语，

我也心中有数。

假如剧本封面（指着剧本）

① 西班牙古钱币。

用了很形象又具体的词语
我将陷入窘境无疑，
何况我也不会如此行事。（从佩皮托手中拿回剧本，
丢到桌上。）
从每个特殊的情况
发觉一种特殊要点，
加勒奥托有时竟是
社会上的每个成员。
它起了媒介作用，
自己不一定知晓。
归因面貌各异的
陋习将人们左右操纵。
但损害名声、造谣中伤的伎俩
如此令人发指，
另一个加勒奥托行径举世罕见。
一个男人还有某个女士
各自愉快和谐安居乐业，
履行遵守每人的义务，
一切显示得美满幸福，
从没引起别人的关注。
在这著名的城市里
好景始终维持不长，见鬼！
皆因某一天早上
人们看到他们俩。
就从那天开始，
不知是卑鄙的目的所趋
还是有个顽固不化的头脑，

整个社会
竟无缘无故坚持认为
这对男女藏有隐私，
品德不端，行为不轨，
这样认为就这样去讲：
没有理性使之改邪归正，
没有人能阻止这眉来眼去，
结果本地最正直者名誉扫地。
这种行径着实令人发指，
最初造谣者毫无道理，
末了毁誉者却事事占理。
这对可怜的人
被这种气氛围困，
被这股逆流吞没，
所受压力这么大，
不知不觉中相互靠近，
原无此意被生扯一起。
他们俩倒下时只得相互搀扶，
他们俩临死前只会相爱不已。
世人成了诋毁名声的主将，
造出的种种谣言将人击毙。
这就叫加勒奥托……

(旁白)滚开！滚开！

撒旦的思想，
你的烈焰把我吞没！

佩皮托 (旁白)假如特奥多拉也这么想，
上帝快快保佑堂·胡利安！

(大声地)这么说,昨晚写下的诗
就是涉及这个主题?

埃内斯托 不错。

佩皮托 你很快就得
跟内布莱达比剑
还如此冷静悠闲,
不在乎一切事情,
还在诗词格律上
浪费时间。
内布莱达剑法熟练
而且算是一条硬汉。
为啥你不练练击剑,
来个“直刺紧逼”或“一停三击”,
何事不胜过
你冥思苦想寻找韵律,
绞尽脑汁地编撰诗句?
你还如此沉着不急,
可否想过
站在子爵面前
才是大事一桩?

埃内斯托 我没有细想。理由充分:
如果我杀死他,“大家”获胜,
如果他杀死我,我是赢家。

佩皮托 好,但愿如此。

埃内斯托 咱们别再谈这话题。

佩皮托 (旁白)现在我巧妙地问他……
(靠近他,小声地)决斗就在今天?

埃内斯托 对,就在今天。

佩 皮 托 去郊外决斗?

埃内斯托 那个时间已不可能
这场决斗要避人耳目……

佩 皮 托 在某人家里?

埃内斯托 是我提出的决斗场地。

佩 皮 托 在哪儿?

埃内斯托 就在这上面。

(以冷冰冰、无所谓的口吻回答所有这些话。)

有间闲置不用的房间,
从天窗射进一道光线,
没人会注意那个场地
它是理想的决斗战场,
又无需花钱另租地方。

佩 皮 托 现在还缺什么?

埃内斯托 利剑一把!

佩 皮 托 (走近舞台深处)外面有人说话,来人了……

(对埃内斯托)是决斗助手?

埃内斯托 很可能。

佩 皮 托 (将头探出门外)好像一个女人的声音。

埃内斯托 (也向那边走去)不过,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第 六 场

埃内斯托、仆人和佩皮托。

仆 人 (神秘地)有人在打听我们先生。

佩 皮 托 何人在打听？

仆 人 是位夫人。

埃内斯托 真奇怪。

佩 皮 托 (对仆人低声说)是要钱的？

仆 人 (对佩皮托低声说)她哭哭啼啼。

佩 皮 托 (大声地)长得年轻吗？

仆 人 说实话我无法

对您说清楚：

前厅过于黑暗，

这位夫人

又是遮面打扮，

要想看清她

难于上青天。

说话声音如此低

很难明白她意思。

埃内斯托 会是谁呢？

佩 皮 托 来人想见你。

埃内斯托 我猜不出是谁……

佩皮托 (旁白)事情让人困惑不解。
(大声地)喂,你忙你的事,
拥抱告别,好运气。(与埃内斯托拥抱,并拿起帽子,
对仆人)傻瓜蛋,你还等什么?
仆 人 那么说,先生让来人进门。
佩皮托 面临这类事情
需要揣摩人意。
遮面女人要进来,
就算天塌地陷
也别打开大门。
埃内斯托 (对这时已经站在门口的佩皮托)好了,再见。
佩皮托 再见,埃内斯托。
(他与仆人从舞台深处下。)
埃内斯托 一位夫人?……为何而来?……
出于什么原因?(停顿片刻,这时特奥多拉出现在舞
台深处,头部用围巾遮住,走了几步又停下,)
她已经进入。

第 七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她站在舞台深处不敢往前走。埃内斯托在舞台前景处转向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您打算和我谈,

夫人,您认为合适,就请讲……

特奥多拉 (摘掉面纱)对不起,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我做得不对,不是吗?

埃内斯托 (迟疑地、结结巴巴地)我……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清楚……

出于什么原因

我能有此殊荣。

哎,我在说些什么?

这下可有我的好戏看了!

假如您的尊严在此

得到尊重和体现,

事情就得如此,别无他法。

(十分激动地)夫人,何必去担心

您的到来是错事一桩?

特奥多拉 没什么……往日

它永远成为过去。

从前挽着您手臂

穿行于大厅之中,

我从未心跳和脸红,

出于心胸很坦荡

毫无胆怯与顾忌。

听说明天您启程

奔赴美洲新大陆,

您要走,我自己……是的,

如同其他远行者

也许一去不复归,

就要失去一挚友
心中惻惻又愀怆，
要在过去我自己
敢当夫君众人面
与您拥抱撒泪别。

埃内斯托 (想做一个动作，但又停止。)

啊！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但是，现在……

今非昔比，
咱们俩之间
有道深渊。

埃内斯托 夫人，您说得对。
如今咱们两个人
无法姐弟般相爱。
假如见面相拥抱
会玷污彼此双手，
美好关系已过去，
彼此只能多克制，
需要相互成仇人……

特奥多拉 (天真又不安地) 为何相互成仇人？

埃内斯托 我说过此话？

恨您——可怜的夫人？

特奥多拉 的确说过。

埃内斯托 请您当成耳旁风。

有朝一日需要我，
请您提出别耽搁。
即使是赴汤蹈火

我要为您无所惧……

(很激动,后又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改变语气。)

只是要尽我义务。(暂停片刻。)

反目成仇!要是由我嘴

脱口说出这个词,

那是因为我考虑

给您——如此善待我的好人

带来麻烦和后果,

尽管未料此结局。

特奥多拉,您应恨我,

不该我去抱怨您。

特奥多拉 (悲伤地)他们使我终日哭泣,

对,一想此事泪水淋漓。

(很温柔地)然而怎能把此事

归罪于您,埃内斯托。

经过冷静地思考

谁也不应指责您。

世道冷酷又无情

人们造谣持恶意,

再说我可怜的胡利安

性格怪僻难捉摸。

身处此境您何错?

他发脾气我痛苦,

语气尖刻刺我心。

愤懑过度会短命,

为何怀疑我忠心?

埃内斯托 这种局面我没想到,

也许出于本能天性，
处处防范爱起疑心，
即使面对自己兄弟
也不放过蛛丝马迹。

（情绪激昂。突然停下，因为发现解释来解释去又要回到原来失言之处。这时特奥多拉听到门外有声响，就走向大门。旁白。）

我的心啊！你欲往何方？
在你深处有何想法？
你口中说他人造谣
你的举止却提供旁证。

特奥多拉 您听……有人来了。

埃内斯托 是两个人……

（走向舞台深处）是他们？

特奥多拉 （有些害怕和紧张）这是胡利安的声音！

他要进来……

埃内斯托 不会的，他已经站住了……

特奥多拉 （同前，好像在问埃内斯托。）

要是胡利安……

（做出要往右侧去的动作，但被埃内斯托既坚决又很有礼貌地拦住了。）

埃内斯托 如果是他进来，哪儿也不用藏。

心正不怕敲鬼门。

如果是多事的小人，

特奥多拉，您就躲在那儿。（指着右边的门。）

没事了，没事了。（听着外边。）

特奥多拉 我的心快要

蹦出我胸腔。

埃内斯托 别再担心，
要进屋的已经离去，
或许都是我们的梦幻。（走向舞台前景处。）
上帝啊！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同上）埃内斯托，
来此只想谈谈心，
时光却流逝快如箭……

埃内斯托 飞逝而去！

特奥多拉 好，我要想说……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请您原谅，
但是可能会有人来，
他们也该到来，
若被碰上不够方便。

特奥多拉 我来此处
正为此事，
就为阻止别人来。

埃内斯托 您是说……

特奥多拉 一切我尽知。
我害怕您
为我流尽鲜血。
我看见眼前血流淌，
我感觉这里直喷涌。
（手捂着胸膛。）

埃内斯托 胸中热血，
满腔沸腾。
决心已下，

誓刃子爵！

他不是想让别人蒙耻辱？

他只能得到流血的回敬。

特奥多拉 （吃惊地）让他死？

埃内斯托 当然。（制止特奥多拉的请求动作。）

一切我都愿听从您，

从这儿您可得到一切，

但只有一件事例外：

想起这件奇耻大辱，

我绝不怜悯内布莱达，

休想让我心慈手软。

特奥多拉 为了我决斗？

埃内斯托 为了您！

特奥多拉 如果真是这么回事，

可会变成大丑闻！

埃内斯托 很有可能。

特奥多拉 我亲自前来调解求情，

您非但不想放弃决斗，

还说什么会变成丑闻。

埃内斯托 我无法避免这场决斗，

只能以牙还牙来严惩。

这么思考也这么说出，

一切后果均由我承担。

既然他们挑起这争端，

那么我只能还击惩办。

特奥多拉 （走近埃内斯托，好像怕她自己听见，低声。）

那么，胡利安怎么办？

埃内斯托 胡利安？又怎么了？

特奥多拉 假如让他知道！

埃内斯托 迟早总会知道。

特奥多拉 那他将会有何想法？

埃内斯托 他还会怎么说？

特奥多拉 为我清白名誉去决斗
除了爱我的丈夫以外，
谁能有此勇气和权力？

埃内斯托 不是为了维护一位夫人的名誉吗？

不管哪个正直的人，
只要听到对妇女诬陷，
不管是否与那妇人
沾亲带故或是熟人，
均应挺身而出相助，
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只不过是我自己。但
为何要去决斗？
为何当场为您辩护？
皆因我在场耳闻恶语。
谁能懦弱退缩量得失？
难道我不是现场目击人？
在场的第一个人
就应承担此事，
别人无法代替。

特奥多拉 （很用心地听着，被埃内斯托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感
染，热情地握住埃内斯托的手。）
品德高尚，为人正直，

埃内斯托您此名不虚。

(又停止,离开埃内斯托,悲伤地。)

但是,这样一来,埃内斯托,

(十分肯定地)我的胡利安就要脸面丢尽。

埃内斯托 脸面丢尽?

特奥多拉 肯定这样。

埃内斯托 是何原因?

特奥多拉 无法说清。

埃内斯托 谁会议论?

特奥多拉 公众舆论。

埃内斯托 但为何故?

特奥多拉 有人挺身而出

还击谣言中伤,

惩治无理之徒,

但并非我的丈夫,而是……

(放低声音,低下头避开埃内斯托的目光。)

站在他的立场

惩治毁誉者们,

只会扩大事态。

埃内斯托 (被说服,但还不完全赞同。)

如果会导致这局面,见鬼!

还真得周全去考虑,

否则无地自容难生活!

特奥多拉 我也这么看。

埃内斯托 如果真这样,事情复杂又可怕。

特奥多拉 所以您就让让步吧!

埃内斯托 这不可能。

特奥多拉 我恳求您！

埃内斯托 不行。

特奥多拉，这很清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最好胡利安蒙在鼓里，
由我对付可恨的子爵——
这个衣冠禽兽，记住，
他还是个好剑手。

特奥多拉 （面对这种保护，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觉得埃内斯托多少让胡利安丢了面子。）

我的丈夫
也有一颗火热的心！

埃内斯托 真糟糕！

要么是我没说清，
要么是您没听清。
他的胆识我了解。
但维护名声尊严
要面临殊死决战，
两个对手怒发冲冠，
难以猜测和预言
会出现怎样的结局！
无法预料谁倒下，
也不清楚谁会伤。
堂·胡利安与埃内斯托
必有一人前去应战。

（诚恳又悲切地）该谁去，含糊不得二选…。

特奥多拉 （极为不安地）您去？不行！另一个，也不行……

埃内斯托 为什么？这是命中注定。

我死，别人毫无损失，
我自己也无重大的损失。

特奥多拉 （几乎无法控制，要哭出来。）

看在上帝份上，可别这么说！

埃内斯托 我在这世上有何牵挂？

拥有什么友谊？

有什么甚笃的情爱？

又会有哪个女人

跟在遗体后面

流尽爱的泪水？

特奥多拉 （控制不住流淌的泪水）整个晚上

我一直为您祈祷，

您反而说没人会……

（一种感情爆发）我不愿意您去死！

埃内斯托 （激动地）啊！可以为任何人祈祷，

眼泪却只能为一人流淌。

特奥多拉 （奇怪地）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因自己失言而惊诧）什么？

特奥多拉 （离开他）没什么……

埃内斯托 （低下头不敢正视特奥多拉）对，

刚才我说的那句话

说明我荒唐又随便，

恳请您别往心里去。

（停顿片刻，双方沉默不语，一个远离另一个，谁也不敢看谁。）

特奥多拉 （指着舞台深处）您听又……

埃内斯托 (转向特奥多拉所指之处)人已到了。

特奥多拉 (走向舞台深处,侧耳细听。)
他们想要进来……

埃内斯托 (动作同上)没错。
(指着他的卧室)特奥多拉,到那里去。

特奥多拉 我身子正
不会影斜。

埃内斯托 不是您丈夫。

特奥多拉 不是胡利安?

埃内斯托 (把她带到右侧)不是。

特奥多拉 (站在门口乞求着)我希望……
您把决斗取消。

埃内斯托 真见鬼!我已经打了他
重重一记耳光……

特奥多拉 我怎么不知道!
(绝望地,深知一切都无可挽回。)
那么,您逃走吧!

埃内斯托 让我逃走!

特奥多拉 为我!为胡利安!看在上帝份上!

埃内斯托 (绝望地)让对手咬牙切齿恨我,我毫不在乎,但让他
人蔑视鄙夷我,这万万不成!

特奥多拉 再问一句话,
是决斗的助手来找您?

埃内斯托 还不到时候。

特奥多拉 说的是真话?

埃内斯托 真话,特奥多拉。
您讨厌我吗?

特奥多拉 永远不会。
佩皮托 (在外面)我得见到他！
埃内斯托 快进去！
特奥多拉 是。(进入右侧门。)
佩皮托 谁不让我进来？
埃内斯托 啊！是造谣中伤反对，
是怕不法行为变成真。

第 八 场

埃内斯托和佩皮托。佩皮托在舞台深处情绪极其激动不安，没戴帽子。

佩皮托 到地狱去吧！我要进来！
埃内斯托！……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怎么了？发生何事？
佩皮托 不知该如何对你说……
需要……
埃内斯托 说呀。
佩皮托 我脑子一团浆糊乱糟糟！
天啊！天啊！谁会想到！
埃内斯托 发生什么事？
快点说清楚。
佩皮托 (极快地)发生什么？

· 桩不幸事件！

胡利安得知你们决斗
前来你处找，可你人不在，
又把你决斗助手去寻找，
大家一同奔向子爵的家园。

埃内斯托 到内布莱达家？

那又会怎么样？

佩 皮 托 真见鬼！

如同一场暴风骤雨
冲走原来定的协议，
打乱过去所有的意愿。
总之，一切全乱套，
正中堂·胡利安下怀。

埃内斯托 接着说，快点讲！

佩 皮 托 （离开埃内斯托走向舞台深处。）

他们已经上来……

埃内斯托 谁？

佩 皮 托 他们呗！（向外探头远望。）

他们正把他架过来……

埃内斯托 （狠狠地一把抓住佩皮托，把他拖到舞台前景处。）

你说的这些

让我吃惊！说下去，快，快。

佩 皮 托 他逼子爵来决斗，

说无法避免此事件，

子爵回答：“咱们就一对一。”

说罢堂·胡利安往回转，

是来你家说明白，

可是吃了闭门羹。
你的仆人把大门关，
说你正会见一位夫人，
无论哪位都一律谢客。

埃内斯托 那后来呢？

佩皮托 堂·胡利安出门说：
“这样更是好条件。
一切由我一人来完成。”
他、内布莱达和助手们，
我爹还有我也赶到，
大家一同到了楼上，
你明白了吧……

埃内斯托 他们两个决斗了？

佩皮托 一个怒不可遏，
一个满腔怒火，
两条汉子伺机寻找战机
设法找到剑头对的靶心——
对方心脏。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呢？不！你在说谎！

佩皮托 他们已经到了这里！

埃内斯托 别说了！别说了！
小声告诉我，谁被……

佩皮托 瞧，他们在那儿了。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鲁埃达从舞台深处上场。受伤的胡利安由后两人架着。他们的排列顺序是堂·塞维罗、堂·胡利安和鲁埃达。）

埃内斯托 我的天啊！

第 九 场

埃内斯托、堂·胡利安、堂·塞维罗、佩皮托
和鲁埃达。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我的恩公！
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急速哭着冲过去。）
胡 利 安 （声音微弱地）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都是我不好。
塞 维 罗 咱们快些。
埃内斯托 父亲！
塞 维 罗 他伤口很疼！
埃内斯托 都是我的错。
胡 利 安 不对。
埃内斯托 都由我引起。
请您原谅我！
（在堂·胡利安的右侧拉住他的手，侧身跪下。）
胡 利 安 你已履行自己诺言
无需再去进行决斗，
我也完成应尽义务。
塞 维 罗 要一张床！
（离开堂·胡利安，改由佩皮托搀扶。）
佩 皮 托 （指着右侧的房门）咱们扶他进那里！

埃内斯托 内布莱达！
塞维罗 别再发神经。
难道还想再逞强，
再刺一剑结果他？
埃内斯托 （抑制地）发神经！啊！走着瞧！
我们两人要较量，这是我的权利！
（快速奔向舞台深处。）
塞维罗 抬到你卧室，放在你床上……
（埃内斯托已到舞台深处，听后吓得站住了。）
埃内斯托 抬到哪儿？
塞维罗 里边。
佩皮托 对！里边。
埃内斯托 不行！
（急促地用身体挡住门。搀扶着几乎半死的胡利安的人们吃惊地站住。）
塞维罗 不让抬进去？……
佩皮托 你疯了？……
塞维罗 靠边站！没听见？人都快死了！
胡利安 他说什么？他不愿意？
（用既惊异又害怕的目光看着埃内斯托。）
鲁埃达 我真弄不明白！
佩皮托 我也一样。
埃内斯托 他要死了！他在哀求我！
他怀疑我！父亲！
塞维罗 一定得抬进去！
（越过埃内斯托的肩头推开门，特奥多拉出现。）
埃内斯托 天啊！

塞 维 罗

是她！

佩 皮 托

鲁 埃 达

一个女人！

特奥多拉

（急促地跑向胡利安并拥抱他。）

我的胡利安啊！

胡 利 安

（推开她，看着她，用了很大劲才挣脱扶着他的人站立起来。）

是谁？特奥多拉！

（昏倒在地。）

【幕 落。】

第 三 幕

场景与第一幕同。沙发被一把扶手椅代替。夜晚。桌上摆着一盏点燃的灯。

第 一 场

佩皮托在中场右门处听了一会儿，又走向舞台中央。

佩 皮 托 危机终于过去，
至少没有新消息。
堂·胡利安真可怜，
伤势严重性命难延。
生命天平的指针
在生死之间摆动不定。
一种死亡正在等待，
另一死亡又向他袭来：
躯体精力耗尽，荣誉遗臭万年。

这两种深渊
比无指望的爱情
不知要深邃多少。
见鬼！家中发生悲剧，
弄得我比那写诗人
更加感情用事情意缠绵。
丑闻、决斗、死亡、
背叛、名誉扫地，
方方面面在我脑海
构成乱麻一团！
上帝！何等天日！
怎样的夜晚！
更糟的事情
又会怎样出现？（暂停片刻。）
照此状况
若劝伯父
超脱痛苦，
方法实在愚蠢不当。
一种想法在脑海
生根，纵有回天之力，
谁能将它
从双眉紧锁的大脑排开？
他应该明白知道：
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不宜从埃内斯托家挪开，
任何头脑清醒理智的人
都会对此清楚明白。

是谁来了？（走向舞台深处。）

噢，我母亲来到。

第 二 场

佩皮托和堂娜·梅塞德斯，在舞台深处。

梅塞德斯 塞维罗呢？

佩皮托，还在守护他哥哥。

我知他一直爱他，

但没有想到

爱得如此深沉。

假如我担心的事发生……

梅塞德斯 你的伯父他怎样？

佩皮托 在受活罪，沉默不言。

时而噪音嘶哑粗暴

高喊：“特奥多拉！”

时而双手紧抓床单

呼唤：“埃内斯托！”

随后又像一尊塑像

直挺挺地卧床不动。

两眼发直盯着房顶，

象征死亡的冰冷汗水

不断滚淌在饱满的天庭。

体温突然迅速上升，
他从床上猛然坐起，
竖起双耳仔细聆听，
说“她”和“他”在外等待，
跳下床想出去会见。
我父亲泪流满面，
一再乞求和宽慰
才使他平静如前。
真使他宁静下来？不可能。
激怒的鲜血在体内沸腾，
愤怒的火焰在胸膛燃烧。
母亲，要是你看到
他那歪七扭八颤抖的双唇，
他那犹如兽爪干枯的指头，
就会感到伤心难受。
我觉得
那头白发像蔓草横生，
那对瞳仁正逐步扩大，
它们好似气急败坏地拽住
游弋在身边的死亡阴影。

梅塞德斯 你父亲见他这样，
脑子又会怎样想？

佩皮托 他很难过，
发誓为兄报仇。
他也切齿咬牙地呼叫
“特奥多拉”还有“埃内斯托”。
正像上苍的意愿，没让三人相见，

假如他遇见这对恋人
岂能压住攻心的怒火！

梅塞德斯 你父亲人很好。

佩皮托 非常好。

但是脾气躁。

梅塞德斯 是这样，但发作却很少。

他不常发火，

除非不得不这样做……

佩皮托 除非得到应有的尊重

否则像下山的孟加拉虎。

梅塞德斯 他总是事出有因，理由充足。

佩皮托 我知道他总是有理，

这次又是做得在理。

特奥多拉在哪里？

梅塞德斯 在楼上，

不停地哭泣，还想到楼下。

这个抹大拉的马利亚！^①

佩皮托 实实在在！

她是悔过出家的妓女

还是放荡的不贞之妇！

梅塞德斯 别这么说，她很不幸！

她还是一个孩子！

佩皮托 她就这样天真无邪

那么轻信甜言蜜语

① 抹大拉是地名。加上抹大拉就与另外一个马利亚区别开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魔鬼附体，后被耶稣赶跑。

做出纯洁温顺的模样
毁掉了堂·胡利安！
就算你的说法有理：
“她还是一个孩子！”
孩子家能做此丑事，
天知道她成人之后
又会变得怎样荒唐。
梅塞德斯 她还不算什么罪人。
你那朋友写剧本的
恶棍梦想家和诗人，
才是罪恶的祸根。

佩 皮 托

这我不否认。

梅塞德斯

那人现在哪里？

佩 皮 托

唉！

受到良心谴责的埃内斯托
负疚之心无法摆脱，
正在街道广场踱来踱去。

梅塞德斯

他感到内疚？

佩 皮 托

很可能。

梅塞德斯

多么悲伤！

佩 皮 托

多么不幸！

梅塞德斯

真让人沮丧！

佩 皮 托

真残酷无比！

梅塞德斯

叛徒！

佩 皮 托

刽子手！

梅塞德斯

莫大丑闻！

佩 皮 托

空前绝后！

梅塞德斯 胡利安多可怜！

佩皮托 这一年多背运！

第 三 场

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与仆人。

仆 人 堂·埃内斯托求见。

梅塞德斯 他竟有胆敢露面……

佩皮托 胆大妄为令人惊叹！

仆 人 我想他是……

佩皮托 你想得不对。

仆 人 他只是顺便来瞧瞧，
听他对车夫说道：
“等一会儿，就出来。”
这样我才来禀报……

佩皮托 (对他母亲) 怎么办才好？

梅塞德斯 让他进来再瞧。(仆人下。)

佩皮托 我来对付他。

梅塞德斯 使用策略很重要。

第 四 场

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和埃内斯托在舞台深处。
堂娜·梅塞德斯坐在安乐椅上，佩皮托在一旁站着。埃内斯托在中场处，没人理睬他，没人向他问候。

埃内斯托 （旁白）从今起我将受到
蛮不讲理的虐待，
尽管我无辜清白，
却对我视而不见
如同敝屣般对待。

佩皮托 （转向埃内斯托，冷冷地）埃内斯托，你听着。

埃内斯托 什么事？

佩皮托 （同上）我想告诉你……

埃内斯托 是让我出去？

佩皮托 （改变口气）我？上帝！怎么这么想？

是的，只是……想问问……

（好像边说边找合适的词）是真，还是……

后来……去找了子爵……

埃内斯托 （语调低沉，低下头）是的。

佩皮托 你结果了……

埃内斯托 我发疯般跑下去，把他们阻拦，
我们重新跑上楼，我关好大门，

两个助手,两把利剑,
后来……我不知道……两剑撞击……
一声叫喊……一记猛刺……
“哎呀!”一声……鲜血直流……
刺杀者岿然屹立……中剑者躺倒在地。

佩 皮 托 我的天! 你好剑法。母亲,您可听到?
梅塞德斯 又多一笔血债!
佩 皮 托 内布莱达罪有应得。
埃内斯托 (走近)梅塞德斯,发发善心,只问一句!
堂·胡利安呢? 堂·胡利安现在怎样?
您要知道我多么忧虑不安、痛苦无边!
大夫他怎么讲?

梅塞德斯 他的伤势很严重,
若您进去探视他
只会给他增痛苦,
使他更往死亡靠。
请您尽快离开这儿。

埃内斯托 我想看看他。

梅塞德斯 请您马上离开。

埃内斯托 不。

佩 皮 托 过分傲慢无礼!

埃内斯托 (对佩皮托)这话过奖。

(用尊敬的口吻对梅塞德斯)夫人,请原谅,
我只不过是
人言可畏的牺牲品。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 我的天!

埃内斯托 梅塞德斯,您细细想:

我这样的男人被欺凌，
无端被骂为无耻小人，
被逼着走入绝境，
投入危险的殊死决斗，
手刃对方才犯下罪行。
而这一切并非为自己，
是为维护众人的权益。
这场斗争残酷又隐蔽，
我声名被毁亲人失去
还有他们对我的拳拳爱心。
人生旅途平淡又单调，
只有伤感与我永相依。
我来此地只是想知道
堂·胡利安是否有希望？
我别无他求，再无奢望，
只求得到这唯一宽慰，
为何您还要加以拒绝
(向梅塞德斯)只求您说出这一句话！

梅塞德斯 那么好，
大夫说……情况在好转。

埃内斯托 可，这是真的？
没骗我？是实情？大夫这么肯定？
您是大好人！……您心肠慈悲！……
这是真的？我的上帝！会是真的？……
上帝！救救他！……他不能死去！
愿他重获幸福！……愿他把我宽恕！
愿他再拥抱我！……胡利安我想见到你！

(他跌坐在附近的扶手椅上,双手捂住脸啜泣。暂停片刻。)

梅塞德斯 要是让你父亲看见,要是他出来……

(梅塞德斯站起来,她和佩皮托走向埃内斯托,对埃内斯托)冷静点!勇敢些!

佩皮托 一条汉子在流泪!

(旁白)这种神经质的男人真可怕:

杀人和哭泣都是一个模样!

埃内斯托 如果说我泪水纵横,
如果说我抽搐啜泣,
就像女人孩子般软弱,
别以为这是悲伤自己,
是为“他”与“她”,
为他们失去的幸福,
为从此一蹶不振的家族荣誉,
由于我以怨报德带给他羞耻。
这耻辱并非来自我“行径卑鄙”,
而是源于我命里的厄运灾星。
我是为此而哭泣!

假如我的犹如泪水的鲜血
能够抹去悲痛的往昔,

上帝啊!

我可以

洒尽鲜血不让它残留半滴。

梅塞德斯 行行好,小点声!

佩皮托 得了,以后

咱们再谈哭泣和悲戚。

埃内斯托 如果今天人们还在碎嘴闲言，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整个城镇已经变成
吞噬正人君子的漩涡。
三个人的荣誉名声
被裹进人们取笑挖苦的激流，
顺着卑鄙小人挖掘的渠道，
被冲进蒙受耻辱的社会深渊。
可怜的人前途断送
良知受压，脸面丢尽。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声音再小些。

埃内斯托 不行。

正道消息犹如春雷灌耳，
窃窃私语才会小声嘀咕。
没人清楚悲剧因果，
但是却会乱说一通。
人人都说“一大奇闻”！
从未有人知根知底。
(埃内斯托站着，梅塞德斯和佩皮托饶有兴趣地想听
城里的传闻。)

一些人说，
特奥多拉被她丈夫
堵在我家，我恼羞成怒，
拔出罪恶的宝剑
刺进这位君子的胸膛。
另一些人好似我朋友，
把我置于体面的境地：

正当防卫刺死胡利安，
这场决斗很符合规则。
但也有更加知情的人
说堂·胡利安先于我，
替我赴约斗内布莱达，
只因我犹豫又彷徨
或因为恐惧没胆量，
或正躺在女人的怀抱，
未能及时赴约到现场。
不对！这些流言不真实，
让我头炸，火冒三丈，
让我心闷，气冲斗牛，
就像火山即将要喷发。
你们去看看最下流的蜚语，
你们去听听最无耻的谎言：
肮脏的灵魂，险恶的用意，
彻头彻尾的社会渣滓！
秽语污言随风四处飘散，
以讹传讹假变真乱嚼舌。
你们从大街听到的
只是谣言种种，
你们得到的后果
只是两个正直的人
还有一位纯洁夫人
变得寡廉鲜耻声名狼藉。

梅塞德斯 我不否认此事令人伤心，但是
外人说这说那事出有因。

佩 皮 托 特奥多拉去了你家,她还……

埃内斯托 这是为了劝阻我
不同子爵去决斗。

佩 皮 托 那为何要躲藏?

埃内斯托 只因担心被看见
闲言碎语没个完。

佩 皮 托 此事解释很容易,埃内斯托,
让人信服难又难。
因为人们更容易相信……

埃内斯托 让我再次背黑锅,
就会使你很得意!

佩 皮 托 对特奥多拉来说,
不算越轨也是轻桃。

埃内斯托 明知故犯是理所应当!
天真无意却行为不当。

佩 皮 托 按照你的逻辑,
除了天使圣人,
天下好人难觅?

埃内斯托 对,说得对。
这种造谣中伤,其实
能等于什么价值?
可怕的是下流的想入非非,
可恶的具体行动,
能把他人思想毒害污染。
不厌其烦地引人注目
所谓“隐私”和“偷情”,
最终让人们认定接受,

卑鄙的做法令人厌恶，

纵然黑夜不见五指，

卑劣行径也能“看见”！

事情就是这种局面。

(旁白)为何他们的眼神奇怪地盯着我，

为何他们的表情惊愕地听我言？

(大声地)我就是我，不会更名和改姓。

我杀子爵只因他当众造谣，

对诬陷行为要伸张正义。

如果谁还想出更大的难题，

更凶狠的反扑藏在我心间。

佩 皮 托 (旁白，对梅塞德斯)事情看来已很明显，
他并不想悔过自新。

梅塞德斯 (旁白，对佩皮托)做出的解释真不清楚。

佩 皮 托 还在不断地标榜自我。

梅塞德斯 (大声地)埃内斯托，请您离开。

埃内斯托 让我离开不可能。

今晚若不见病人，

夫人，我将失控无理智！

梅塞德斯 要是塞维罗碰见你？

埃内斯托 看见我又有何妨？

他本是个忠厚人，来吧！再好不过！

心虚才躲避，骗人心才虚，

我不会轻易害怕、躲闪。

佩 皮 托 (听了听)有人来了。

梅塞德斯 正是他！

佩 皮 托 (到舞台深处)不是他，是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是特奥多拉！……特奥多拉！

我想见到她！……

梅塞德斯 （严厉地）埃内斯托！

佩皮托 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我要见她，只是想要
求得她的宽容和原谅。

梅塞德斯 您没考虑……

埃内斯托 我考虑很周全，我一切都明白。

怀疑我们俩在一起？啊！别这样，
够了！你们不用害怕。

为了她，我可以献出

鲜血、生命、前途、荣誉和良知！

但是，我们俩见面？啊！永远不行，不再可能。

我们之间已经竖起血染的屏障。（从左侧下。）

第 五 场

堂娜·梅塞德斯和佩皮托。

梅塞德斯 让我单独跟她在一起，
你进里面去看看你父亲。
我想试探她灵魂深处，
我的话定能把她打动，
对此我内心充满自信。

佩 皮 托 那么你们两个
待在一起聊聊。
梅塞德斯 再见！
佩 皮 托 再见！（从右侧中景处下。）
梅塞德斯 说干咱们就干。

第 六 场

特奥多拉和堂娜·梅塞德斯。特奥多拉胆怯地走进来，
在堂·胡利安的卧室前（舞台中景处右侧）停下，很焦
急地听了听，用手帕捂着嘴哭泣。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迎上前去）是你？
梅塞德斯 勇敢些。
光哭有何用？
特奥多拉 他怎样了？他怎样了？
说句实话！
梅塞德斯 好多了。
特奥多拉 能救活吗？
梅塞德斯 我想能！
特奥多拉 上帝啊！我要为他而活！
梅塞德斯 （很亲热地把特奥多拉扶到前景处。）
我相信你会理智思考，

我不愿见你眼泪汪汪，
充满悔恨和忧伤。

特奥多拉 这我知道。

(梅塞德斯点头表示满意。)

我真倒霉！做得不对，
不应去看他，这是真情。

(当看到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忏悔，梅塞德斯表现得有点不高兴。)

昨晚你向我讲述

口角和决斗……

尽管你使我

感情受伤害，

还得感谢你热心肠。

对此不用怀疑，

但事情原委无法说清。

啊！圣母！怎样的夜晚？(双手交叉，眼望天空。)

呻吟声！梦呓语！

我的胡利安在愤怒！……

且闻！屈辱的惩处！……

流血！残酷的搏斗！……

所有这些一幕幕闪现眼前！

还有那可怜的埃内斯托

也许为了我气息奄奄……

为何用这眼光盯着我，

难道你依然不信任我？

跟别人一样往坏处想？

梅塞德斯 (口气生硬地)我在想

你为那小子的性命担忧

这完全多此一举不值得。

特奥多拉 不对，内布莱达可是好剑手，
你看，我的胡利安不是被……

梅塞德斯 终于为胡利安报了仇，
那个好剑手躺倒在地，
一剑直接刺中他心窝。
这样一来你没有道理（不怀好意地）
担惊受怕又哭哭啼啼。

特奥多拉 （饶有兴趣地）埃内斯托干的？

梅塞德斯 是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刺中了子爵心窝？

梅塞德斯 两人面对面决斗。

特奥多拉 （无法控制自己）啊！多么勇敢！多么高尚！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什么事？请讲。

梅塞德斯 （严肃地）你的心思我猜出。

特奥多拉 我的心思？

梅塞德斯 对。

特奥多拉 什么心思？

梅塞德斯 你自己最清楚！

特奥多拉 得知胡利安的仇已报，
我表现出如此兴高采烈，
完全出自内心的激动。
我无法克制冲动，
此时此刻做法不太妥。

梅塞德斯 你的脑子还有别的。

特奥多拉 难道你比我
还了解自己？

梅塞德斯 (故意地)当你心里有了崇拜者
就会堕入爱慕的漩涡。

特奥多拉 我崇拜谁？

梅塞德斯 那个小伙子
英雄气概。

特奥多拉 是他品德高尚！

梅塞德斯 两者半斤八两，
好戏从此开锣。

特奥多拉 是我的话语不理智？

梅塞德斯 是你身上的浪荡情感显露。

特奥多拉 没完没了！……
总往坏处想！……
我心怀莫大怜悯
此情伴随我终生。

梅塞德斯 你为谁怜悯？

特奥多拉 还能为谁？
除了胡利安。

梅塞德斯 你从未听说过
在女人的身上，
怜悯还有忘却
往往同时存在？

特奥多拉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谈！
发发慈悲行行善！

梅塞德斯 我只是凭我经验谈，
拨正思想让你明白，

令人蒙受耻辱的肮脏情欲，
势如干柴烈火
在我身旁蔓延燃烧。
假如现在能像过去那样，
为了我的那个心上人（指着堂·胡利安房间。）
甘愿献出满腔热血，
不惜让它流尽淌干……
可你们硬要把我们俩分开。
如果你丈夫
让我现在就进去
紧紧抱住胡利安，
感情诚挚痴情一片，
一潭热泪将他浸透，
双方心灵相互沟通，
满腹狐疑烟消云散。
在崇敬胡利安的同时，

为何一定要去厌恶
敢于为我奉献生命
慷慨而又高尚的人？
怎能这样忘恩负义？
难道不厌恶必定等于爱？
我的天！

世上的人都这么想，
离奇的谣言钻我耳，
悲痛的局面我也见，
惑众的谣言将我围，
以致我自己也怀疑自己，
甚至惊异地扪心自问：
“难道真像人们认为，
我内心深处藏着某种
不该有的廉价感情？
它在卑鄙和痛苦的时刻
把我五脏六腑来点燃，
甚至我自己也没察觉？”

梅塞德斯

是你不说实话的缘故。

特奥多拉

我说了实话。

梅塞德斯

你没爱上他？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你听我说，
我不知怎样把你说服。
从前你若说出这句话，
我会暴跳如雷怒火烧。
现在你应该看得明白
我在同你把问题探讨：

究竟我是不是正派女人？
仍然被认为是个善良人？
是地地道道的贤妻良妇？
还是与此全然相反？
遭受凌辱是罪有应得？
(双手捂住脸，跌坐在右侧扶手椅上。)

梅塞德斯 别哭，我是对你信任。
别哭，特奥多拉，你的表白已足够。
别再哭，我想对你说的
只有这一句：
埃内斯托并非你想象中的人，
埃内斯托并非值得你信任。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他是个好人。

梅塞德斯 我不这样认为。

特奥多拉 他爱胡利安。

梅塞德斯 他是在欺骗。

特奥多拉 我的上帝！又来劲了……

梅塞德斯 我并非让你猜他心中的欲火，
只想告诉你他对你产生爱慕。

特奥多拉 (很惊异地站起来)他爱上我？

梅塞德斯 这件事是人所共知！
刚才就在这间大厅
当着我和佩皮托的面……
你能想象这情景！……

特奥多拉 (不安地)好，请把话说完，
后来怎么样？

梅塞德斯 他已直言不讳：

言词激烈发誓言：
为你他愿献一切，
生命、荣誉、良知甚至灵魂！
而且还想与你见面，
由于我们坚决反对，
他才被迫从这儿离开。
我坐立不安好紧张，
生怕塞维罗撞见他，
怕勾起怒火难收场。
现在看你又怎么想？

特奥多拉 （尽管并非本意，还是表现出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和
某种兴趣相混合的奇妙感情。）

上帝！
这无中生有竟会成真？
我对他有情这事当真？

梅塞德斯 你又流泪对不对？

特奥多拉 这不幸生活过得真累，
面对痛苦教训谁人不落泪？
他是这么高尚又完美，
竟遭受凌辱名誉毁……
你说，他在里面，
他……埃内斯托！……圣母玛利亚！……
喂，梅塞德斯，梅塞德斯，
让他赶快离开我们家。

梅塞德斯 我也这么认为
听你话，我高兴。
（发自内心的喜悦）原谅我，刚对你相信！

(热情地拥抱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从前你不信任……

(这句话由女演员尽情表达作者意图。)

梅塞德斯 别出声，静一静。

他过来了。

特奥多拉 (果敢地)我不该见！

告诉他，我要去看胡利安！(转向右侧。)

梅塞德斯 (拦住她)要知道……这已不可能。

他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现在了解你的情感，

高兴你对他心生鄙夷，

就像我过去对他严厉。

特奥多拉 让我进去！

埃内斯托 (出场并停下)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 (旁白，对特奥多拉)现在要走为时已晚，

必须兑现诺言，

对他表达明白。

(大声地，对埃内斯托)就在刚才

我对你发出了逐客令，

现在由这家女主人

再重复一遍这个命令。

特奥多拉 (小声地，对梅塞德斯)别让我一人留下。

梅塞德斯 (小声地，对特奥多拉)难道你还害怕不成？

特奥多拉 (旁白)我会害怕？有什么可怕？

(做手势让她离去。梅塞德斯从中景处右侧下。)

第 七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下逐客令……让我出去。

(停顿片刻,两人沉默不语,不敢互相正视对方。)

那么说,您现在要我走?

(特奥多拉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但没看着对方。)

特奥多拉,您别害怕!

这个命令我完全服从。

(悲伤又恭敬地)别人休想让我听从

这使他们感到难堪!

(很温顺地)尽管您使我处境尴尬,

但为您我可以忍受一切。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我让您尴尬……不!

您把我看成……

(有点胆怯和不快,但没看着对方。)

埃内斯托 我并不这样认为。(再次停顿。)

特奥多拉 永别了!祝您幸福!

(既没移动身子也没看着对方。)

埃内斯托 永别了!特奥多拉!

(他站着等了一会儿。但特奥多拉一动不动,既没看他也没伸手道别。最后埃内斯托离开,走向舞台深处)

但又转身走向特奥多拉。特奥多拉感觉他又走回来，
显得有些不安，但仍然没看他。)

如果因为我流年不利，

给您带来种种不幸，

我对此的确很伤心。

作为男子汉我发誓：

若能以死抹掉不幸，

那么很快就会实现：

往日阴影和垂死气息，(特奥多拉抬起头，害怕地看着他)

这苍白悲哀的容颜，

那让人害怕的目光，(这时特奥多拉正抽泣不止。)

这嗓子发出的啜泣，

那脸庞流淌的泪水，

所有这些一扫光。

特奥多拉 (离开埃内斯托，旁白)梅塞德斯没撒谎。

我白长双眼毫无察觉。

埃内斯托 发发善心，

做一次最后告别，只是最后的一次。

特奥多拉 好，永别了。

我原谅您造成的种种不幸。

埃内斯托 我造成的！

我！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不是这么说的？

埃内斯托 我做错何事让您如此对待？

特奥多拉 只当我不曾存在，

咱们俩的关系就此了结。

埃内斯托 您这种口气！如此轻蔑！
特奥多拉 （无情地用手指着大门）请您出去！
埃内斯托 就……就这样出去！
特奥多拉 我丈夫将死在屋里，
我也将在这里死去！
（身体有些摇晃，不得不扶住扶手椅以免摔倒。）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急忙上前想扶她。）
特奥多拉 （强硬地加以拒绝）不，别碰我！
我自己行！（暂停片刻，演员的眼神与表演技能靠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发挥。）
心中的郁闷才得以舒展。
（想走几步，但两腿无力，埃内斯托还想搀扶，又遭拒绝。最后她自己离开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为何不让我扶？
特奥多拉 （无情地）只因您让我们蒙受耻辱！
埃内斯托 我让你们？
特奥多拉 是的。
埃内斯托 我？（停顿片刻）
可是，上帝！她说些什么？
难道她也……这不可能！
她想寻死！
这不是真的！我真快发疯啦！
特奥多拉，您回答，这不是真话！
夫人，只求您讲一句话，
看在上帝份上，
一句原谅的话，一句安慰的话，
或者一句怜悯的话！

即使离开也心甘情愿，
从此诀别也不再埋怨，
尽管这事对我来说，
宛如割肉切肤痛，
前途葬送难挽救！
如果取得您谅解，
虽然未来形孤影单，
有您的好感信任相随，
至少有您的慈悲心怀！
换句话说，相信您
把我当作正人君子，
过去我从未使您蒙辱。
现在将来也永不冒犯。
众口一词我不在乎，
蔑视他们信口雌黄。
他们热衷造谣中伤
只会激起我更强的憎恶。
这社会的世态炎凉，
他们顽固不化凶狠残暴，
背后诽谤攻击，
这一切我都无所畏惧，
清楚应该如何反击。
但是现在看到您
心地最纯洁的
我梦幻中的人，
却怀疑我的忠诚意图，
把我看作口是心非的小人！

不管何时有需要，
为了您，我甘愿
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即使在天堂归宿地^①，
我也会这么行事。
(感情充沛，极其焦虑不安，带着绝望的口吻。)

特奥多拉 (不安情绪不断增加)
您对我并不了解很多。
咱们分手吧，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这样分手，怎么可以！

特奥多拉 快点！
求求您，快离去！
(指着胡利安的卧室)胡利安……在受罪。

埃内斯托 我很清楚这状况。

特奥多拉 那我们不能忘掉他。

埃内斯托 不能。
但是，我也在受罪！

特奥多拉 您？埃内斯托！为什么？

埃内斯托 只因您的鄙视态度！

特奥多拉 并非如此。

埃内斯托 您刚才说过。

特奥多拉 那是在骗您。

埃内斯托 这我不信。一定有原因。
虽然我们都在受苦受罪，
但各自方式却不尽相同。

① 西班牙人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在天上有自己的位置。

在这场永久性的斗争里，
在这场无情面的战役中，
他是在阳世受罪和痛苦，
我被打入地狱倍受煎熬！
特奥多拉 上帝！我的面颊似火烧！
埃内斯托 我的心脏憋闷呼吸不畅！
特奥多拉 行了，埃内斯托，行行好！
埃内斯托 我只哀求这个！
特奥多拉 怜悯之心！
埃内斯托 是的，乞求您的怜悯！
您在怕什么？您又是怎么想？（走近她。）
特奥多拉 如果刚才冒犯您，请原谅。
埃内斯托 冒犯，谈不上。请说实话！……
只求您讲句真心话！
泪水流满面颊，
双膝对您跪下。
（在特奥多拉面前跪下并拉起她的双手。这时胡利安
卧室的房门打开了，塞维罗出来站在房门口。）
塞维罗 （旁白）真是不知羞耻！
特奥多拉 堂·塞维罗！

第 八 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埃内斯托站在

左边，堂·塞维罗则走到他与特奥多拉之间。

塞维罗 （用一种不外露的愤怒口气对埃内斯托，但压低声音以免被胡利安听见。）
我找不到恰当的词语
对您表达愤怒和鄙视，
千仇万恨化为一句话：
您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我很荣幸地告诉您，
给我马上出去别耽搁！

埃内斯托 （同上）为了尊重特奥多拉，还有这个家庭，
为了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受罪人，
我很愉快地以沉默作为回敬，
我的先生。

塞维罗 （以为他要走，用讽刺的口吻）
沉默与服从
谨慎又可行。

埃内斯托 您没听懂我的话。
如果我不愿服从呢？

塞维罗 您还想赖着不走！

埃内斯托 只要特奥多拉
不再赶我出去，
我当然要留下。
不久前我打算离开永不归，
但上帝和魔鬼们拦住我。
您一来就血口喷人，
对我无端破口大骂，

像地狱魔鬼在发难。

我感到我的双脚底

好像大树生了根，

牢牢扎入地层深处。

塞 维 罗 我倒要试试，叫仆人来
用铁锹把它连根刨掉。

埃内斯托 请便。

(埃内斯托带着威胁的表情向塞维罗面前迈了一步。

特奥多拉迅速走上前站在两人之间，拦住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然后很庄重地转向小叔子。)

无疑，您忘记这是在我家。

只要一家之主我丈夫活着，

只有我们两人

有权下逐客令。

(很温柔地对埃内斯托)

不是为了他，只是为了我，

为了我的忧虑和不安请您……

(埃内斯托看到特奥多拉站在自己一边，无法掩饰自己欢快的心情。)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您要我走？

特奥多拉 我请求您。

(埃内斯托很有礼貌地低下头，向舞台深处走去。)

塞 维 罗 你让我尴尬难堪，

你使我下不了台。

我吃惊你好大胆，

比埃内斯托更凶！

(威胁地走向特奥多拉,埃内斯托走了几步停下,但又下决心走下去。)

你真是个丧门星,

竟胆敢跟我作对?

快给我低头认罪!

(埃内斯托继续走着,但走走停停变得更为明显。)

你这个贱妇胆小鬼,

一旦偏袒他的事

精力好像无穷尽!

这不是恋情是什么?

可是请你别忘记,

塞维罗赶走他之前

还会把你扫地出门。

你导致胡利安流血,

还辱没家庭好名誉。

你怎么有脸把家还?

(粗暴地抓住特奥多拉的一只手臂,气急败坏地摇动。)

埃内斯托 嘿!不行,不行。

(很快来到塞维罗和特奥多拉中间,把他们俩分开。)

你这家伙,放开她!

塞维罗 你又来了?

埃内斯托 不错!

塞维罗 你又回来干什么?

(从这时起失去控制。)

埃内斯托 因为你对她蛮横无理,
我气恼万分来报不平,

我不回来又怎么行？
回来，我回来，
就为惩罚你包天狗胆。
回来，我回来，
就为怒斥你这无耻小人。

塞 维 罗

你骂人！

埃内斯托

你说得不错。

特奥多拉

别，别……

埃内斯托

只因他先动手，
见他心怀恶意，
如此这般地（用力抓住塞维罗的一只手臂，
对特奥多拉。）用手抓住您。

塞 维 罗

无礼暴行！

埃内斯托

不错！但我的手不能松开！
你是否有过妈妈？很爱她？
你十分尊重她？
希望你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
尊重特奥多拉，这
蒙受耻辱痛苦的女人！

塞 维 罗

你敢这样对我讲话？

埃内斯托

不错，话还没说完。

塞 维 罗

我要你的命！

埃内斯托

要我命！那好，咱们以后再说。
（特奥多拉想把两人分开，但埃内斯托很温柔地用手
阻止了她，另一手仍没松开。）
现在你需要信仰一位上帝……
一位造世主！一线希冀！

好！就像跪在天父圣坛前，
在特奥多拉面前弯下双膝，
快给我跪下，脸朝着地！

特奥多拉 发发善心！

埃内斯托 跪下！（逼塞维罗跪到特奥多拉面前。）

特奥多拉 够了，埃内斯托！

塞维罗 好啊！你等着。

埃内斯托 跪在她脚下！

塞维罗 你敢！

埃内斯托 我怎么不敢！

塞维罗 为她？

埃内斯托 没错！

特奥多拉 行了，安静点！

（特奥多拉害怕地指着胡利安的房间。埃内斯托
放开塞维罗。堂·塞维罗站起来退到右侧。特奥多
拉把埃内斯托拉到舞台深处，这样她与埃内斯托在
舞台一侧形成了一组群体造型。）

第 九 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随后堂·胡利
安和堂娜·梅塞德斯出场。

胡 利 安 （在台内）让我出去！……

梅塞德斯 (司上)上帝! 这不行!

胡利安 咱们走! 是他们两个! ……

特奥多拉 (对埃内斯托,拉着他往外走)您走吧!

塞维罗 (对埃内斯托)我要报仇!

埃内斯托 我不在乎。

(这时候堂·胡利安出场,他面色苍白,十分虚弱,气息奄奄。梅塞德斯一再阻拦他。他出现时,堂·塞维罗站在舞台前景处右侧,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两人站在舞台深处。)

胡利安 他们两个在一起! 正要去哪里?

拦住他们! 想躲开我吗,叛徒?

(想冲向他们两个,但力不从心,只好犹豫不定。)

塞维罗 (走过去搀扶他)别,别这样。

胡利安 他们俩骗了我! 他们俩说了谎!

卑鄙的小人!

(在他诅咒的时候,塞维罗和梅塞德斯把他搀扶到右侧的扶手椅上。)

瞧! 这两个人,在那儿!

她跟埃内斯托!

为何两人在一起?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两个人分开)没什么!

胡利安 为何他们不过来?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伸出双臂,但没有靠近他)我的胡利安!

胡利安 到我怀里来!

(特奥多拉迅速投入堂·胡利安的怀抱,他使劲地搂

着她。停顿片刻。)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
(对他弟弟)我知道他们俩欺骗了我！
我把她紧紧搂抱在怀里！
她罪有应得，我可以让她死！
看着她！看着她！我不能这样做！

特奥多拉 胡利安！

胡利安 (指着埃内斯托)那人呢？

埃内斯托 先生！……

胡利安 他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喂！你过来！……

(埃内斯托走近堂·胡利安，后者用手拉住特奥多拉。)

我现在还是她的主人！

特奥多拉 我是你的人！我是你的……！

胡利安 别装蒜！别再骗我！

梅塞德斯 (试图宽慰胡利安)看在上帝份上！

塞维罗 (同上)胡利安！

胡利安 (对他们两个人) 安静点！别多说！

(对特奥多拉)你的心思我猜着了！

我知道你在爱着他！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试图辩解，但没有得到机会。)

马德里城在流传！

整个城市都知道！

埃内斯托 不是这样，父亲！

特奥多拉 不是这样！

胡利安 他们还想否认？还不承认？

事实俱在,毋庸抵赖!
而且是我亲眼所见。
灼人烈焰使我心明眼亮。

埃内斯托 您说的欺骗和背叛
都来自您
充满火气的臆断。
先生,请您听我说!

胡 利 安 还想再来欺骗我!

埃内斯托 (指着特奥多拉)她的确清白无辜!

胡 利 安 这我无法相信你!

埃内斯托 先生,我敢以父亲的名义起誓!

胡 利 安 你可别亵渎他的名声,
破坏我对他的好记忆!

埃内斯托 以我母亲临终之吻起誓!

胡 利 安 这吻早已被你抛弃。

埃内斯托 只要您同意,不管以什么名义。
喔!我的父亲!
我敢向您起誓!

胡 利 安 别来什么誓言,别再谎话连篇,
无需抗议和争辩……

埃内斯托 那好!您要什么?

特奥多拉 你要什么?

胡 利 安 事实真相!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他要什么?
他让我们做什么?

特奥多拉 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埃内斯托,怎么办?

胡 利 安 （恶狠狠地瞪着他们两个，带着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

啊！当着我面还要花招！

搞攻守同盟，真不要脸！

这些我已全看见。

埃内斯托 您气血攻心来臆断，

并非真实亲眼见！

胡 利 安 气血攻心这不假。

内心如同活火山，

遮目眼罩被烧掉

最终识破你们俩。

为何你们相对视？

为何你们欺骗我？

埃内斯托，你来讲，

为何你目光如炬，

而非两眼泪汪汪？

过来，近点，再近点。

（强迫他走近，让他低下头，最后让他跪在脚下。这样堂·胡利安就在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之间。这时胡利安用手触摸跪在脚下的埃内斯托的眼睛。）

看到了吗？没有眼泪！双眼枯干！

埃内斯托 原谅我！原谅我！

胡 利 安 若想取得谅解，

只有坦白罪恶！

埃内斯托 没有犯罪！

胡 利 安 坦白！

埃内斯托 事实并非如此！

胡 利 安 当我的面
你们对视……

塞 维 罗 胡利安！

梅塞德斯 先生！

胡 利 安 （对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难道你们是做贼心虚？
不是情同手足姐弟爱？
那么对此你们来证实。
眼睛的瞳仁硕大明亮
是显示内心的窗口。
我能辨纯洁无瑕之光
或者夹带杂质的眼神，
如此靠近我能一眼望穿：
这对目光是纯洁如初
还是充满欲火在燃烧。
特奥多拉，你也过来，一定要……
嘿！过来，你们俩靠近些！
（他把特奥多拉拉倒在面前，使劲让他们两个靠近，
逼迫两人对视。）

特奥多拉 （使劲挣开）啊！不行！

埃内斯托 （也想挣脱，但堂·胡利安紧抓他不放。）
不！我不能这样！

胡 利 安 你们在相爱！的确在相爱！
在此我看得很明白。
（对埃内斯托）我要结果你的性命！

埃内斯托 可以！

胡 利 安 给你放血！

埃内斯托 心甘情愿！
胡 利 安 (拉着埃内斯托让他下跪)别动！
特奥多拉 (阻止他)胡利安！
胡 利 安 你保护他？你向着他！……
特奥多拉 不是为了他！
塞 维 罗 为了上帝！
胡 利 安 (对塞维罗)别多嘴！
(把埃内斯托按在脚下)
不忠的朋友！……不肖之子！……
埃内斯托 父亲！
胡 利 安 (同上)忘恩负义的小人，背信弃义的叛徒！
埃内斯托 并非这样，父亲。
胡 利 安 我要在你脸上
用我的手掌——白制的钢印
盖上一个耻辱的印记！
(用了很大力气，在埃内斯托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埃内斯托 (大叫一声，站起来，手捂着脸跑向左侧)哎呀！
塞 维 罗 (手指着埃内斯托)罪有应得！
特奥多拉 上帝啊！(双手捂住脸，跌倒在右侧的椅子上。)
梅塞德斯 (好像在为胡利安的行为辩解。)
他在犯梦游症！
(上面四种喊声极其短促，发生在令人惊愕的刹那间。堂·胡利安一直站着注视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塞维罗和梅塞德斯在劝阻他们。)
胡 利 安 这不是犯梦游症！是我的惩罚，上帝啊！
无情无义的人，你有什么想法？
梅塞德斯 咱们走吧！走吧！

塞 维 罗 胡利安，走吧！……

胡 利 安 好，我就走！（由塞维罗和梅塞德斯搀扶着艰难地走向卧室，不时回头看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梅塞德斯 快点，塞维罗！

胡 利 安 瞧他们俩，这对冤家！报仇了！

不是吗？不是吗？我看是。

塞 维 罗 看在上帝份上！

胡 利 安 看在上帝份上！……

胡 利 安 （拥抱他）我只剩下你一个！

世上只有你爱我！

塞 维 罗 我，当然！没错！

胡 利 安 （继续走，接近房门停下，再次看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

她在为他落泪！

对我一眼不看！

我快死了！真的，快死了。

塞 维 罗 胡利安！

胡 利 安 停一下，等一等！

（在卧室门前停下。）

永别了，埃内斯托！

我终于以牙还牙：

你让我名誉扫地，

我叫你无地自容。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梅塞德斯从中景处右侧下。）

第 十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埃内斯托倒在大椅子上，特奥多拉站在右侧。停顿。

埃内斯托 （旁白）老实忠诚有何用？

特奥多拉 清白无辜值几分？

埃内斯托 会让人们良知泯灭！

特奥多拉 上帝！请发发善心！

埃内斯托 可怕的灾星！

特奥多拉 悲惨的命运！

埃内斯托 可怜的女人！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这个倒霉人！

（到此为止都是旁白。）

塞 维 罗 （在内台，以下都是惊恐不安的喊声。）

哥哥！

梅塞德斯 救命！

佩 皮 托 快，快！（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站起来，两人靠拢在一起。）

特奥多拉 痛苦的喊声！

埃内斯托 死亡的哀嚎！

特奥多拉 快快，咱们快去！

埃内斯托 到哪儿去？
特奥多拉 那里！
埃内斯托 （拦住她）我们不能这样。
特奥多拉 为何不能？
我愿他活！（十分焦急不安。）
埃内斯托 （同上）我！
可我不能……（指着堂·胡利安的卧室。）
特奥多拉 我能。（冲向卧室的门。）

第十一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堂·塞维罗和佩皮托。按下列顺序站立：埃内斯托站在台中央，特奥多拉站在堂·胡利安卧室门前。堂·塞维罗跟在佩皮托后面从胡利安卧室里出来。

佩皮托 你去哪儿？
特奥多拉 （绝望地）我想见见他！
佩皮托 这不可能！
塞维罗 不能让她进来！
不能让她待在我家！
快……把她赶出去！
（对他儿子）就在现在……别心软！
埃内斯托 他说什么？

特奥多拉 我快疯了！

塞维罗 孩子，尽管你妈妈
可能会前来阻拦，
你可得听我吩咐。
不管她恳请哀求！
要哭，让她哭！没关系！
(对他儿子)把她赶到远处去，
否则我就杀了她！

特奥多拉 家中主事是胡利安！

塞维罗 不错，是胡利安！

埃内斯托 您丈夫？他已不行了！

特奥多拉 我要见见他！

塞维罗 可以让你见一面，
然后立即离开家。

佩皮托 (好像要反对父亲的做法)爸爸！

塞维罗 (对佩皮托)你让开……

特奥多拉 我不相信！

佩皮托 这很可怕！

特奥多拉 你在骗人！

塞维罗 特奥多拉，你过来！快来看！

(抓住特奥多拉一条手臂，把她拖到堂·胡利安的卧室门口，撩开门帘，给她指着屋里。)

特奥多拉 他！……胡利安！……我的胡利安！……
他死了！……

(极其悲痛地说着这些话，退了几步昏死在舞台中央。)

埃内斯托 (双手捂脸)父亲！

(暂停片刻。堂·塞维罗在一旁满怀敌意地看着他俩。)

塞维罗 把她赶出家门！

埃内斯托 (一步站到特奥多拉面前)太残忍！

佩皮托 (犹豫地)先生！

塞维罗 (对他儿子)还犹豫什么？

这是我的决定。

埃内斯托 发发善心！

塞维罗 不错，是发善心！

这是她发过的善心！（指着屋里。）

埃内斯托 我的热血正在沸腾！

这里我实在难忍受！

塞维罗 请发作！

埃内斯托 我快憋死了！

塞维罗 生命真短促！

埃内斯托 最后求您一次！

塞维罗 (对他儿子)不行，叫人来。

埃内斯托 她真正清白无辜！

我对此指天发誓！

佩皮托 (好像代为求情)爸爸！

塞维罗 (对他儿子，轻蔑地指着埃内斯托)他在撒谎！

埃内斯托 您想推我进激流漩涡？

我不挣扎，随波逐流！

我无法预料她会怎么想，

(指着特奥多拉)她的双唇不会说话，

她的思想不再活动。

可是我已经想到的……

我要站出来说一说！

塞 维 罗 说也没用，你阻拦不住。

我自己亲自来做……

（打算靠近特奥多拉。）

佩 皮 托 （制止他）爸爸！……

埃内斯托 别动！（暂停片刻。）

谁也别想接近碰她，

她是我的心爱女人。

这正是人人希望的，

我接受你们的裁决。

裁决把她推向我怀抱：

来！特奥多拉！

（扶起特奥多拉，把她抱在自己手臂里。）

你不是想要赶她走吗？

我们服从您的决定。

塞 维 罗 原形终于暴露，无耻之极！

佩 皮 托 小人真卑鄙！

埃内斯托 所有的人

你们总是很有道理！我现在说实情！

你们希望我们热恋？那很好，激情万丈高！

你们愿意我们相爱？那很好，情爱深似海！

你们还想我们怎样？要更多，对此不反感！

你们随便发明创造！对这些，我全盘接纳！

你们四处传播宣讲！唾沫乱溅，口干舌燥！

让整个城市全知道，堂上一呼，阶下百诺！

假如有人向你们发问：

谁是这场丑戏的无耻伐柯人？

你们可以告诉他：
你自己，你从前没发现的
你周围的摇唇鼓舌人。
走吧！特奥多拉
我母亲在天之灵
将在你纯真无邪的额头上
给予一记亲吻！
永别了！她已属于我！
从今往后，对于你们和我
天公自会有明断的裁决！

（将特奥多拉抱在怀里，用挑战的眼神和动作看着在场的人。堂·塞维罗和佩皮托在前景处做出适当的反应。）

【幕 落。】

——剧终

1904[法国]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830-1914）

1904[西班牙] 何塞·埃切加赖（1832-1916）

授 奖 词

C D

人们时有耳闻，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授予正当盛年处于发展高峰的作家，以解决他们的一些物质困难，确保他们的独立地位。

授权颁发该奖的机构极愿证明一位青年天才的价值，但是诺贝尔基金的条例明文规定合乎颁奖条件的作品必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在一个还有待发展成熟的具有天赋的作家，和一个完全成熟、业已证实为天才的大师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可能踌躇的。评奖委员会无权因为其年事已高，就忽视轻慢一位宝刀不老、名扬全欧的作家。一位年老作家的作品往往更能证明他具有无与伦比的青春活力。因此瑞典文学院曾经向蒙森和比昂松表示敬意，甚至在他们都已度过华年之后，授予他们诺贝尔文学奖，这实在无可非议。在决定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人选时，学院依然注意到了几位闻名卓著的文坛宿将，希望重申对名闻遐迩的文学巨擘的许诺。

文学院特意考虑到了两位作家，他们中任何一人应该都有资格获得全部诺贝尔文学奖金。他们都不仅达到了诗歌艺术的巅峰，而且也达到

了人生的最高极限。一位 74 岁，另一位年轻两岁。因此，文学院认为应不失时机授予他们二人各自都当之无愧的(虽然是从不同观点来看的)荣誉。现在把年度奖金分开发给他们，每人得一半。如果说这样做使每一位得奖者的奖金减少了物质价值的话，那么文学院希望公开声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它认为其中每一份奖金都具有与全部奖金等值的重大意义。

—

文学院将一份奖金授予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这位可敬的老人永远都表现出诗意盎然的新鲜灵感，因此比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年轻。他的杰作之一《罗纳河之诗》，在不久前，即 1897 年才发表。而当普罗旺斯诗人在 1904 年 5 月 31 日举行 50 周年纪念活动时，米斯特拉尔的七弦琴又弹奏出了一首诗，这部作品无论神韵还是气魄，都不亚于他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

米斯特拉尔于 1830 年 9 月 8 日出生于马·伊·安纳村庄，该地位于罗纳河谷的阿维农和阿尔之间。在这个壮丽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在淳朴的乡村农民中间，他生活成长，很早就熟悉了农民的劳作。他的父亲，弗朗梭瓦·米斯特拉尔，是一个殷实农民，忠于先辈的信仰和习俗。而他的母亲，则用故乡的歌曲和传说哺育了这个孩子的灵魂。

这位少年在阿维农学院求学期间，学习了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它们强烈地打动了他的灵魂。他的老师——诗人卢曼尼(Roumanille)，更激发起他对自己的母语——普罗旺斯语的深沉热爱。

弗里德里克遵照父亲的愿望，在埃克斯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并随即获准任意选择生涯。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献身于诗歌创作，用乡村方言描绘普罗旺斯的美景。他是第一个将这种方言提高到文学语言高度

的人。

他的第一个尝试是一首描写乡村生活的长诗，接着，出版了诗集《普罗旺斯》(1852)。后来他连续花费了7年时间，写成了《弥洛依》(1859)，这部作品使他举世闻名。

这首诗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位美丽善良的农家女，因为得不到父亲允诺，而不能和心爱的穷苦青年结婚。姑娘悲痛欲绝，逃出家门，奔向罗纳河三角洲的卡马格岛，期望从三圣玛丽亚朝圣遗址的教堂寻得救援。作者以赏心悦目的笔调，细致地描绘了青年男女含苞欲放的爱情，以如椽巨笔描写了弥洛依是怎样历尽艰辛穿越了克劳岩石嶙峋的旷野。不幸的少女，疲于奔命，终未能抵挡住卡马格的烈日酷暑。她最后匍匐在朝圣遗址教堂脚下，精疲力竭，告别了尘世。在她奄奄一息时，三位玛丽亚的幻影出现在她面前。

尽管弥洛依的形象十分迷人，这部作品的价值，却并不在于其主题，也不在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在作品中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普罗旺斯的全貌渐次在读者面前展开，美丽的风景、古老的传说、淳朴的风俗，以及乡土人情，无不历历在目，扣人心弦，作品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艺术技巧。米斯特拉尔说过，他只为牧羊人和乡村农民歌唱。他是以荷马式的单纯来歌唱的。他曾自称是伟大荷马的学生，这确实并非言过其实。但他绝不是跟在荷马后面亦步亦趋，他状物写景的高超技巧证明了他富于个性化的创新精神。在他大量栩栩如生的描绘中，都传达出了人类黄金时代的气息。有谁能忘记他对于卡马格白色骏马的刻画呢？它们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美丽的鬃毛随风飘扬，似乎是受到了海神尼普顿的三叉戟的点化，刚刚奋力挣脱了海神的战车，获得了自由。如果你把它们从那可爱的海边牧场赶走，它们终归还是要逃跑的。甚至在多年远别之后，它们也还是会回到那闻名遐迩的平原。它们一听到浪

涛拍击海岸的声音，便会发出欢快的嘶鸣，向故乡致敬。

这首诗的韵律优美和谐，无处不见其艺术匠心。米斯特拉尔并不是从心理学中讨灵感，他是从大自然本身吸取创作源泉，因此人类本身在他笔下纯然是一个自然之子。让其他诗人去探查人类灵魂的深度吧！弥洛依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绯红的曙光将她映衬得格外婀娜多姿。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精神所产生的自然、优雅的艺术结晶，绝不是纯然反思性的殚精竭虑、伏案操劳的成品。

这首诗刚一发表就受到了热烈欢迎。拉马丁虽然历尽忧患、心力交瘁，但永远为美妙的诗歌所倾倒，他写下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诞生了”，把米斯特拉尔的诗歌与爱琴海群岛相提并论，把它比做一座漂流的提洛岛。这个小岛想必是从群体中分离了出来，默默地加入到了那芬芳馥郁的普罗旺斯中去。他用维吉尔的话来赞扬米斯特拉尔：“你巍然挺立的马塞卢斯！”语出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马塞卢斯是罗马的著名将军。

在《弥洛依》问世 7 年以后，米斯特拉尔出版了第二部同样规模的力作《卡朗达尔》(1867)。曾有人说这部作品的情节过于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在写景、抒情方面堪与前者平分秋色。有谁能够对人类历经劫波必将变得崇高这一伟大理想发生怀疑呢？《弥洛依》歌颂农民生活，《卡朗达尔》则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海洋和森林的令人销魂的画面。它就像是一片耀眼、澄澈的水面，极其精确、清晰地反映出了渔夫生活的情景。

米斯特拉尔不仅是史诗诗人，他还是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诗集《黄金岛》(1876)中，包含了一些不朽的美妙诗章。只要回忆一下阿科勒的鼓点，垂死的割草工人，以及令人联想起行吟诗人岁月的卢曼尼古堡就足够了，它们无不产生出落日余晖般的绚丽壮美。它还让人回忆起那美妙

神秘的赞美诗，那是应该在薄暮时分，于朦胧苍茫之中吟诵的“神圣的圣餐仪式”。

在其他抒情诗中，米斯特拉尔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坚持维护新普罗旺斯语独立存在的权利，力图保护它免受冷遇或歧视。

短篇故事诗《耐尔特》(1884)，以其瑰丽的篇章颇受读者青睐。但是叙事史诗《罗纳河之诗》却要更深沉一些，虽然出自 67 岁高龄的诗人之手，青春活力却不减当年。它文笔简洁优雅，对罗纳河冲积而成地带的风光景物的描写令人心驰神往。诗中阿波号船的船长高傲、忠诚，他认为一个人若想学会做祈祷，那首先必须做一名水手，这是一个何其崇高的典型呵！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小场景，是表现船长的女儿安格洛拉。古老的神话哺育了她丰富的想象力。有一天夜里，她幻想自己看见了河神卢扎，在罗纳河的波光潋滟中，她甚至感觉到了他的触摸。这些诗句本身就像是潺潺溪水，在月色溶溶下奔流发光。

简言之，米斯特拉尔的作品全都是赞美他深深挚爱的普罗旺斯的丰碑。

今年对于他是喜庆的一年。50 年以前，在圣埃斯特日，他和 6 个文友发起建立了普罗旺斯诗人协会，旨在净化普罗旺斯语言，并赋予它一种明确的形式。从圣勒米到阿尔一直都在说着这种语言，在整个罗纳河谷，从奥兰治到马提克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这种语言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语言文学的基础，就像是更早一些时候，佛罗伦萨方言成为意大利语言的基础一样。正如加斯东·帕里斯(Gaston Paris)和科什维支(Koschwitz)等专家所指出的，这一运动根本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它并不寻求恢复古老的普罗旺斯生活，而是要在该地区居民使用方言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为众人理解的民族语言。普罗旺斯诗人的努力很快奏效，在其洋洋巨著《新普罗旺斯辞典》(1879—1886)中，凝聚了他 20 多年的心血，

米斯特拉尔保留下了普罗旺斯方言的宝藏，为奥克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不言而喻，一位像米斯特拉尔这样的人，早已誉满天下。法兰西学院已四次为他颁奖。法国研究院授予他 1 万法郎的雷诺奖金，对他编纂这部辞典给予表彰。哈尔和波恩大学向他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好几部诗都已被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弥洛依》被古诺((Gounod)谱写成歌剧，《卡朗达尔》也被作曲家马勒沙(Mar échal)谱了曲子。

我们知道米斯特拉尔送给普罗旺斯诗人协会的一句箴言：“太阳使我歌唱。”事实上，他的诗歌已经把普罗旺斯的阳光撒播到了许多国家，甚至远在北欧，也使得许多人心旷神怡。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要求一位获奖作家必须表现理想主义。米斯特拉尔的作品，以其健康明朗和欣欣向荣的艺术的理想主义彪炳于世，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致力复兴和弘扬故乡的精神遗产，以及故乡的语言和文学。我们不是在其人及其作品中发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充分表现吗？

常 立 译

二

继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戏剧之后，英国和西班牙成为发展民族戏剧艺术的主要场所。为了认识西班牙现代戏剧，必须充分了解促使西班牙戏剧发展到今天现状的历史条件。很久以来，西班牙戏剧向我们展示出极其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具有最辉煌而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极为巧妙的、有时因袭传统的决疑论特征。一方面，色彩极为强烈，光彩照人；另一方面，热衷于对修辞对仗的追求。铿锵的语言与错综复

杂的情节相结合，戏剧的轰动效应辉煌，抒情的韵味十足。不协调性强烈，戏剧冲突的解决几乎总是以悲剧结尾告终。它的雄辩术气势磅礴，而内心表述极为丰富，严格而固执地维护荣誉的做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并没有妨碍丰富的想象力突发地表达出来。在西班牙戏剧里，人工雕琢的痕迹全无，呈现的只是剧作家完美的独创性。

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一半奖金的作家是具有光荣而独特的西班牙戏剧传统的继承人。他是一个现代之子，具有完全独立的判断力，与卡尔德隆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诗人、剧作家。时代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他热爱自由并多次挺身而出维护宽松的自由政策，他反对专制独裁或等级制度，然而从他身上仍能找到异乎寻常的勇气与自尊心——长期以来这是西班牙戏剧家共同具有的明显标志。这位作家的名字就叫何塞·德·埃切加赖。与他的西班牙戏剧家前辈一样，他善于表现存在于不同思想、性格间的极其感人的、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冲突。同样，像他的先辈那样，他很喜欢研究良知上最复杂的状况。他谙熟悲剧的基本特征，是一位能引发观众恐怖和怜悯的真正的艺术大师。就像西班牙古代戏剧大师一样，他将最生动的想象力与最纯真的艺术情感进行了天衣无缝的结合。鉴于上述理由，借用一位对他并不十分欣赏的评论家的话，完全可以说埃切加赖是“货真价实的正统西班牙人”。不过，埃切加赖的宇宙观是广阔的，他的责任感是真诚的，他的基本意识观念是宽恕仁慈的。他所保持的本民族特色的道德观也是具有世界性人道特点的。

何塞·德·埃切加赖 1833 年生于马德里，在布尔西亚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父亲当时在那里的学院负责希腊学研究工作。14 岁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公立工程学校，以孜孜不倦的好学态度和敏锐透彻的钻研能力闻名全校。五年后的 1853 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读完工程专业。他最偏爱的学科是数学和力学，对这些学科有特殊的理解力，因此，一年后，他在不久

前作为学生时常光顾的母校获得了一个教授职位。似乎有好几年，他相当艰苦地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不得不当家庭教师。尽管如此，他不久就成为很有知名度的教授，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颇有建树，并且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同时，受到自由贸易理论影响又精力充沛地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不久，这位大天才、活跃的工程师又被召去从事最高级和最伟大的工作。他三次担任国家政府的大臣。那些认识他的人，无论是他的对手还是他的朋友，都承认他在财政和公共工程的管理方面始终显示出独特的才干。

当这位出版过解析几何、物理和电学论文的学者把他充沛的精力用于戏剧创作时，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震惊，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震惊的原因。有人认为，他的剧作具有解答方程和难题的形式。他新显示的才华被大批仰慕者热烈称颂，但也遭到评论界的无情抨击。不过，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他的作品以深刻的道德寓意而著称。从一个方面看，批评家认为，根据他的戏剧中一些外科医生的例子，表明他除了用“烧掉或切除掉”的方式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种批评还是正确的。不过，在这位诗人的身上仍有些东西值得欣赏，他那种浪漫的发挥才能和朴素的刻板性格表明，任何对职责的损害都是犯罪行为。

蔑视瞬间即逝的时髦赞语，只聆听自己才华的灵感流露，埃切加赖继续他的光辉生涯，累累硕果使我们联想起洛贝·德·维加洛贝·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塞万提斯称赞他为“大自然的怪物”。和卡尔德隆。

早在青年时代，在公立工程学校上学期间，他就热衷于戏剧，攒钱买戏票。1865年，他写了一个叫《私生女》的剧本，随后在1874年又写了《支票簿》这部短剧，用的是假名而不是作者的真名，但是，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猜测就得到了答案：这位得到欢呼的剧作家是埃切加赖

——当时的西班牙财政大臣。几个月后，《最后的一夜》公演，此后，他的丰富的幻想力就不停地生产永远新颖的创作物。他以这种高效率的工作在一年中出版三到四部剧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在这里对他所有的作品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仅对得到过普遍注意的几部戏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就足够了。埃切加赖赢得第一次胜利是在 1874 年 11 月《复仇者的妻子》上演时，这部戏揭示了他的真正天才，而且剧中虽然存在某些夸大之处，但人们能够欣赏到最伟大的美。观众能够想象他们已被带回西班牙戏剧的黄金世纪，他们向埃切加赖致意，把他当做民族戏剧诗歌最光辉时代的复兴者。次年上演了《在剑柄里》，获得同样的成功。在这部宏伟的构思中显示出的壮丽影响力感动了众多观众，以至于演出中掌声不断，直到最后一幕，埃切加赖不得不登台谢幕七次接受观众的喝彩。不过，1878 年《路标与十字架》的上演引起了巨大争论，诗人显示出自己是反对褊狭的自由思想维护者，是反对狂热的人道主义捍卫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1882 年上演的《两种责任间的冲突》是他的代表作。几乎在他所有的戏剧中，处处可以找到责任间的冲突，但是，冲突达到像剧中这样的极瑞还是很少见的。另两部剧再次使他出名。这两部引人入胜、卓越杰出的剧本是《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和《伟大的牵线人》，前者在 1877 年 1 月上演，后者在 1881 年 3 月上演。《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圣洁》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和渊博的才华。剧中讲的是一个男人因为受正直心灵的感召而牺牲功名和财富，反被他的朋友和整个社会认为精神不正常，把他当疯子对待。洛伦索·德·阿文达尼奥出人意料但又不容置疑地听说，他的姓氏和财产从法律角度看不属于他，便决定放弃它们，他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那份表明他不合法的确凿的证据却消失了。全家人把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判断为疯狂，所有人都把洛伦索糟糕地当成一个头脑简单、顽固不化的堂吉诃德。这部剧的结构严谨

完整，显示出它来自一位工程师之手，剧中涉及的所有因素都得到精确计算，而且也更深入一步地向我们展示了他是一位具有创作天赋的成熟诗人。不仅仅是一场外部冲突，剧本刻画了一个极其可悲的人物的内在冲突。它包含责任与机会间的斗争，洛伦索在良心的支配下达到了殉难的境界。从他的经历已经可以看出，真诚地服从于良知的他一定是习以为常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去接受殉道者的一切遭遇。

《伟大的牵线人》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在它发表后的一个半月内，连续再版不少于五次，并且引起全国的征订热潮给作者增了光。由于以娴熟的技巧刻画了人物心理，这部作品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揭示了诽谤的威力。众人的流言蜚语玷污和损害了最清白无辜的品德。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之间没发生什么可以自责的事情，但是整个社会认为他们有罪，最后，被所有人唾弃，他们终于投入对方的怀抱。作者以如此高明细致的观察力对剧中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使那两位本来没有丝毫野心的高尚灵魂最后被迫毫无顾虑地坠入爱河。这只是由于看到自己处于被迫害境地，他们才发现了他们存在爱情这一事实。在这部剧中，诗意般的华美清晰可见，抒情般的细腻放射着炫目的光彩，结构完美无瑕，浪漫主义胜利了。

埃切加赖继续作为戏剧家工作着。今年（1904 年），他又出版了一个新剧本《疯女人》，它的第一幕是在情节的展示和独特性方面的一个真正的杰作，而且这部剧从整体上看并未显露他的诗意般的灵感在减弱。这部剧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堂·毛里西奥·德·巴尔加斯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人物，他具有那种在埃切加赖眼中十分可贵的骑士风度，他为了责任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

因此，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么一位伟大诗人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充满向上的活力，而且看待事物的方式又与高尚的思想相连。一位杰

出的德国评论家对埃切加赖的下述评论是极有道理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完全合乎规定地完成自己的责任。”

埃切加赖曾通过《伟大的牵线人》中的一个角色之口表达了对世界最悲观的看法，即最大的才华：

毫无疑问，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正是为了防止人们普遍接受上述观点，我们必须对埃切加赖的剧作做出公正的鉴赏，而他的作品已经获得公众的宠爱。为了再度锦上添花，瑞典科学院同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著名诗人、西班牙科学院的光荣与骄傲——何塞·德·埃切加赖。

罗 嘉 译

何塞·埃切加赖作品年表

新浪漫主义剧

- 1874 《存根簿》
- 1875 《在剑柄里》
- 1876 《拉维纳的角斗士》
- 1878 《在柱子和十字架上》
- 1879 《在死神的怀抱里》
- 1880 《口唇上的死亡》

哲理剧

- 1879 《没有岸的海》
- 1881 《伟大的加莱奥托》
- 1882 《两种责任间的冲突》
- 1886 《孬种》
- 1888 《庸俗中的高尚》
- 1895 《被洗刷掉的污点》

象征主义剧

1877 《是发疯还是圣举》

1892 《堂胡安的儿子》

1900 《发疯的上帝》

风俗讽刺剧

1891 《初露头角的批评家》

1890 《总是那么可笑》

1892 《玛丽亚娜》